

續  
理  
窟

N° 132

F. Rob. Sonderkamp SVD.  
Cath. Missiou Yenchowfu, Shantung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

續

*Sonderkamp.*

理

窟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º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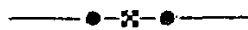
2000 11-36

Laurentius Li, S.J. (李問漁)

# PUTEUS RATIONUM

(Continuatur)

3<sup>a</sup> ed



上海主教惠重准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六年

第三版

# 續理窟目錄

一	物數推原說	一
二	太極非生物之原惟爲物之原質論	三
三	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	七
四	達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	一〇
五	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學說	一四
六	物無化生之理說	一七
七	猴不能變人論	二〇
八	植動物生動之原不出於元質論	二三
九	元質非自有論	二七
十	萬物受生於神靈論	三〇
十一	觀萬物之妙知必有造物主亭毒	
十二	天皇地皇人皇辯	三八
十三	萬民同祖論上	四一
十四	萬民同祖論下	四三
十五	盤古論	四七
十六	生民以來年數考	四九
十七	論人生當以欽崇主宰爲首務	五三
十八	欽崇主宰不可無禮論	五五
十九	天下必有真教論	五八
二十	天下真教獨一無二論	六一
二十一	論真教非主宰不能立	六三
二十二	論辨教三法說	六六
二十三	靈蹟解	六九



續理窟...目錄

二十四	主宰立教必有奇大靈蹟說	七二	三十七	讀五洲教務論書後	一三四
二十五	靈蹟不可輕信說	七四	三十八	教育與宗教不可混而爲一論	書後
二十六	預告後事足徵真教說	七七	三十九	宗教與新學柄鑿不相容辯	一三七
二十七	人人當奉真教說	八〇	四十	辨滬報民教論	一五九
二十八	論人不奉真教之非	八三	四十一	駁新聞報五茸秋訊之非	一六九
二十九	立國不可無真教說	八六	四十二	讀國風報羅馬教皇之將來論	書後
三十	圖富強必須崇真教說	九二	四十三	前題續	一八一
三十一	真教十誠說	九五	四十四	求雨論	一八八
三十二	苦口語	一〇八	四十五	論占夢	一九一
三十三	挖眼剖心辯	一一五	四十六	釋相	一九四
三十四	辨雍陽逸士弭鬧教堂之患說	一二三	四十七	齋素論	一九七
三十五	蘇報教案論書後	一二七			
三十六	辨蘇報大乖教旨一則	一三一			

四十八	雷擊惡人辯	二〇〇	六十四	論妒	二四八
四十九	停棺不如薄葬說	二〇三	六十五	戒貪財說	二五一
五十	龍王論	二〇六	六十六	論施捨	二五四
五十一	棉花生日辯	二〇九	六十七	戒僇體說	二五七
五十二	古人狂言述	二一一	六十八	慎言說	二五九
五十三	論性	二一四	六十九	天下通病說	二六八
五十四	人心道心論	二一七	七十	原勇	二七二
五十五	作事宜憑良心說	二二〇	七十一	百事空虛說	二七五
五十六	傲爲首惡論	二二三	七十二	古今大戲場說	二七八
五十七	戒淫說	二二七	七十三	名譽富貴非真福說	二八一
五十八	論淫詞小說之害	二二九	七十四	地獄說	二八四
五十九	論淫戲之害	二三三	七十五	天神論	二九四
六十	釋懶	二三五	七十六	中國宜創恤警院議	二九七
六十一	戒鑿說	二三八	七十七	郊天論	三〇〇
六十二	戒醉酒說	二四二	七十八	救護日月食論	三〇四
六十三	釋怒	二四五	七十九	惜字論上	三〇七

續理窟... 目錄

四

八十	惜字論下	三一	九十六	人死爲鬼辯	三七八
八十一	交友論	三一四	九十七	鬼無形聲說	三八一
八十二	論訂婚	三一七	九十八	論惡鬼多能	三八四
八十三	冥資助賑贅言	三二〇	九十九	邪鬼誘人作惡論	三八七
八十四	慧孛非妖星論	三二五	一百	論鬼病	三九〇
八十五	世外有無生人論	三二八	一百一	論畜魂	三九三
八十六	延壽說	三三〇	一百二	畜魂無靈論	三九六
八十七	論祭祖	三三四	一百三	畜魂無形論	三九九
八十八	論主備之責	三三七	一百四	論畜魂始終	四〇二
八十九	利弊論	三四一	一百五	巫說	四〇四
九十	心有怪疾說	三四六	一百六	萬國文字同異考	四〇七
九十一	招生人之魂論	三四八	一百七	釋夢	四一一
九十二	招死人之魂論	三五〇	一百八	釋魘	四一四
九十三	論冥婚	三五三	一百九	教瞽食力說	四一六
九十四	魂不飲食論	三五五	一百十	閱書宜知辯理說	四一九
九十五	陳氏靈魂學辯	三五八	一百十一	多設公書室議	四二二

叙

續理窟一書南沙李

問煥先生遺著也友

人為之搜集編次既

竟索叙於予之受所  
讀之全書韻十萬言  
闡微揆隱說理透澈  
洵乎能深入顯出名

赴其實者矣。綜厥立  
言本旨要在正風俗  
破迷信貫穿科學歸  
本真銓卓然成一家

言值此共和初建談  
改革者多昧於自由  
真義而矯枉過正者  
又欲一掃而空之社

會視線羣集於法政  
問題而道德風紀之  
改良與否幾成爲來  
急之務誠不可無術



以補救而範圍之是  
書若干篇各為起訖  
取材不致妨複雜立論  
務取中和果能家置

式編亦可為世道人  
心之助試舉其例  
其說性也力言性善  
冀恢復人之良知

其說鬼也。平王無鬼，  
而仍能驅除弋切魔障，  
非於新舊學說，  
俗狀態研究，  
骨素者。

莫孰能與於斯語云  
關卷有益讀是善者  
位聖經之別傳讀之  
也可奉為科學之參

攷品或世界之楮言

亦無來可

時在中華民國三年

九月上海吳馨序

續理窟序

民國三年余在檄來海上  
得此海王名牒相周旋逾年  
閱月歎竹陸子作牒以是  
書授余、讀之竟作而嘆

曰作其好儒者而治有化然  
之治也乎惟其仁故為天下  
之不道德不學問也而胥效  
納諸道德學問之域而不自  
知有博施濟眾之功惟其

然故有天下之不道德不學  
問世不以看不可教曉其音  
瘠口強聒不舍而不程其效  
推其心也雖使入九天笑地  
尚不利於人間世者作此歎



吾所不能為者或亦吾所不肯  
為矣嗚呼尚已且吾人患此  
所知耳厥有所知而不以所知  
者備不知則實際之道絕而  
社會之進步閑軀體之健

存公存國人而存私存走肉  
有品是民冥頑國於何有  
作此之毒者其或有銘於其  
哉然則其書之作仁且然不  
過其個人美德而推其效乃

不第互模範於學世何  
舊宏大願普保衆生而因  
以促社會之進化益國家於  
強盛之域不亦偉歟余故  
錄其體用焉讀在告於

其學問之賅博該量之宏  
遠特負餘事不復贅述

民國三年十二月太倉洪錫  
範序 上海王念德書

## 續理窟

南沙李杅問漁氏著

### 一 物數推原說

數者何一之聚也。天地之大，何物非一？蓋萬彙燦陳，奇奇妙妙，無一物非卓然獨立者也。一國之民庶矣，無一非個人；一林之木稠矣，無一非個木；由是遞推，何物不然？或人問予曰：合一爲數，有窮乎，無窮乎？應之曰：數有窮而無止，何也？數必可計，可計則有窮矣；數必可增，可增則無止矣；無窮則不能計，亦不可增也。數乃虛理，其義公，其用泛，其名不一。三人之爲三，與三犬之爲三，物不同而數則同也。華文曰三，法文曰脫羅亞，辣丁文

曰德來斯，他如英文，德文，意文，班文，各有名詞，而求其義不外二加一也。數可以橫推，亦可以直計。橫推者，誌現有之物，直計者，溯已往之物。天之星，地之沙，動輒千萬，更僕難計，然有其數無疑也。苟能計之，始於一，必得其終，所謂橫推者此也。直計亦然。今之人，非古人之子孫歟？今之畜，非古畜之子孫歟？自今日推至上古，傳不知幾千萬代，自唐宋推至上古，其代滅，自三代推至上古，其代更滅，又推而又上之，必至第一代而止。此必然之理，雖三尺之童，亦不待學而知之也。茲者予有詰焉：人生人，畜生畜，世世相傳，出於性力，若第一代人畜，上無父母，果何自生乎？或曰：天爲父，地爲母，萬物皆天地生之。予曰：否否，形物如

此其美，品類如此其繁，生之者宜如何靈明，而後能有條不紊，作之者宜如何權力，而後能無中生有；乃蒼蒼者，星象之聚耳，搏搏者，土石之積耳。星象無靈，土石無知，人人皆曉，豈一聚積而能作如是奇功耶？或曰：大地無知，我亦深信，若謂天亦無靈，則所謂惟天聰明，惟天顯思者，皆妄語耶？予曰：否，不然，聰明顯思之天，乃淵妙靡窮，絕無色相之天，非蒼蒼之天也。曰：然則第一代人物，果無自生乎？予曰：茲果不答，願執事自思之。

答見後論

## 二 太極非生物之原惟爲物之原質論

余作物數推原說，有客閱之，謂予曰：子言物必有數，數必有始，是誠明論，無以間矣。若謂天地不能生物，則未之辨耳。以天

地爲已成之迹，誠哉不生始物，蓋萬物已備於天地中也；以天地爲生物之德，則無物不出其造化；生物之德者，非他，太極是也；繫辭不云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天地，言兩儀而萬物寓於其中也。予曰：何謂太極，可得聞乎？曰：朱子云：太極者，理而已矣。或問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乎？朱子對曰：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有太極；未有天地萬物之前，先有此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天地萬物成。又曰：四時五行，都從太極中來；太極本爲一氣，迤邐而分二氣。此皆朱子語，其說不通。何則？凡能造作者，必自立體，人所以能聞，以其自立也，尋常物類，無一不然，况造作萬有者乎？理則依賴體，有水而



後有水之理，有木而後有木之理，無水無木，理將焉附？即有其理，惟在入意想之間，此乃虛理，並非實理。實理猶可迹，而虛理則無所能，其有與無，隨人之意思，則有，不思則無。朱子謂未有天地萬物之前，先有此理，則此理乃虛理，謂其能生萬象，有是理哉？朱子云：太極本爲一氣，後分爲二氣。子曰：不問一氣二氣，既出於一，則二氣必同類者耳；猶以一水分爲二水，所由出者水，其所出者亦惟水而已矣。原因同，效果亦同，一氣之所出，要惟一物；今天下形形色色，品類萬殊，其所以別，果何自乎？將以爲動靜使然歟？然動可以堅一物，鬆一物，而欲其變類則不能；故同是金質，擊之則堅，熱之則柔，而以金變石，則未之前聞。

將以爲陰陽使然歟？此言無謂。蓋氣而動卽爲陽，氣而靜卽爲陰，非動靜之外別有陰陽也。客曰：唯唯，謹聞命矣。然宣尼繫易，究以太極爲何物？予曰：孔子之義，當以其孫孔穎達之解爲切。

當。

穎達唐人，性傲慧，官國子祭酒，奉勅撰周易義贊，後詔改正義。

周易正義疏繫辭十一章云：太極謂

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乙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卽此太極也；又謂混元旣分，卽有天地，故太極生兩儀，卽老子所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與四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此說也，不特穎達言之，而漢書律歷志亦云：太極中央元質，故爲黃鐘；帝王世紀云：質形已興，謂之太極；陳思王七啟亦云：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沌沌，

與道俱運。綜此數說以觀，太極乃天地之元質，非造生天地之大原，眞旨鑿鑿，毋誤會可也！客曰：諾，遂別去。

### 三 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

物以類分，各有其始，前論詳之矣。客有喜天演物競之說者，質質然告予曰：天地有始，絕無疑義，地以十二時自旋一週，以三百六十六日繞日一週，其自旋也，成日，其繞日也，成歲，日與歲皆有其數，竹書記之，史冊傳之；既有數，則向上直推，必至第一歲第一日而止，第一日卽天地之始矣；天地有始而萬物生其中，安得無始？惟聞新學家言，萬物分類至遲極緩，初惟一二物自行變化，不知閱幾千萬年，而此一二物，自少數變爲多數，

自此類變成他類，變而又變，物類漸繁，卒成今日之世界。善哉！  
海格爾之言曰：自元質至於成人，凡二十二變。赫胥黎、施賓瑟亦有此說，而達爾文獨爲巨擘，蓋他人惟開其端，而達氏能集其成也。予曰：集成何如？曰：達氏創言四例，而天演之說備矣。予曰：四例之義可得聞乎？曰：可。一曰留良例，當初品物萌生，地所產，不足以供食用，於是物物相爭，勝者存，弱者亡，弱者日以鮮，強者日以增，物類因之漸美。二曰傳生例，物別優劣，恒以優品傳於子，於是傳愈久而物愈佳，至盡美盡善而止。三曰同興例，物性好高，見善必妬，妬則思齊，思齊則奮力，譬若獸一肢變美，則他肢欲與之齊，同行並起，於是不美者亦美矣。四曰停止例，

天下物各有品類，遂成大塊文章，設使變化游移，迄無定度，夫復成何世界？故某物變至某度，某物變至某度，必有一定限界，不能任所欲變也。予曰：此四例，達氏曾親見之乎？曰：否。曰：未親見，何以知之？曰：度理而知之。曰：否。否，度之於理，適與達氏之言反背，試爲吾子言之。物分動植，植者不能動，并不能易地，何以行其爭競之風？動者雖能行走，然馬同羣，牛同棧，虎同穴，鳥同巢，求友有聲，見諸經籍，鬥而致死，罕有所聞，則第一例非也。物各傳子，優劣無常，譬之田禾，今歲豐，明歲歉，往往而然，何嘗愈傳而愈美？牲畜生子，亦復如是，嘗見美秀父母，生子醜惡者，不勝屈指，則第二例非也。所謂同興例，更令人噴飯，蓋思與欲，皆

有知之作用也；動植飛潛，均無知識，安能見異而思遷？則第三例非也。物有停止之日，事固然耳，然爲物性所限，不能變，亦不復長也；若謂物自停止，如達氏所言者，則斷無其事。何也？將謂物物皆停止乎？則物已不進，所謂進化之理安在？將謂有止有不止乎？則誰爲主持，以定其行止？從知第四例亦非也。四例俱非，達氏天演之說，尙可憑信乎哉？

#### 四 達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

夫物有所同，有所不同，謂之類；類之上謂之族；二類之中又析多種。惟族也，類也，種也。華文字義相若，而哲學家立意迥殊，不可混焉者也。譬之鯤鯢鱸鯽皆魚也，水族也，然鯤與鯢爲一

類，不與鯢相雜也；鱸與鱸又爲一類，不與鯽相淆也；同爲鯢鯢，鱸鯽而大小黑白不同，則其種別矣；種可變，類不可變；族則未曾獨立，何以變乎？使有一羊焉，漸變爲牛，此乃變類，然未之聞也。客有闕予物不變類說者，爲咈然久之，旣而曰：子之說，亦一卓見，獨惜與西學牴牾耳。予曰：否否，子所謂西學，係英德十數人之私見，非大名伯拉東亞利思忒之明言；今意班法比葡瑞諸邦，罕有從達氏之說者。客曰：達氏引證多端，安可以不信？予曰：達氏之據何如？曰：達氏云，大抵形相似者出於一源，人孕十月而生，獸孕三四月七八月而生，時日雖殊，而驗其胎則血骨糳糊，人獸莫辨，非同出一源之明證歟？予曰：否，物必相同而後

知其出於一源，設惟相似，未可憑也。昔孔子貌似陽貨，陽貨亦叔梁紇之子耶？況人與獸皆胎生，欲其無血肉不能焉，初胎時猶未成形，欲其割然分別，亦非易易；雖然，醫學博學家能一見而辨之，則達氏引胎爲證，未可憑也。客曰：物果變類，某嘗見之：蠶之生也，初爲虫，後爲蛾，非變類而何？曰：否，此變狀而非變類，蓋蛾生子，他日爲蠶，未嘗出蠶類外也；何異人生幼而少而壯而老，幼則美秀，身柔弱，壯則巍峨，有膂力，老則鶴髮雞皮，偃僂龍鍾，誰謂先後非一，人已變其類乎？客曰：達氏別有一證，更確切而無疑。曰：何如？曰：地學士計自地面及深至二十里許，分爲四重，更下則流而不凝矣；以四重之最下者爲第一重，惟有砂



石，無生物遺踪，其上多植物，已成殭石，形色偃肖，碩大無朋，又其上多煤炭，又有蛤螺蛇鼈無不備，要皆大於人間之物；又其上有鳥，其狀甚怪，不與世界之禽同；又其上有生乳之獸，或似犀牛，或似羚羊；直至地面相近之區，始有人骨。達氏據是以証其說曰：物類蕃生，先粗而後精，故下重之物粗，上重之物精；精者必自粗者變成，進化之理，明如觀火。應之曰：下重之物有粗者，亦有精者，敢問精者何自而精乎？若謂其自粗變精，則何以他物仍粗，猶未變精，而此若干物業已變精也？若謂其初生卽精，則進化之理安在？總之物之精粗性也，精者常精，粗者常粗，非逐漸更張也。客曰：諾，請他日再談。

五 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學說

物不變類，予已再四論之，顧嚮之所言，惟闢達爾文之偽證，而所以不變之義，尙未明焉，茲再引仲其義。哲學有云：凡物無於己，不獲施於外，此乃法語，千古不磨。譬如財，必有於己而可以濟衆，貧無擔石，何以博施於人？一事如此，事事皆然。物之傳類，傳其有也。牛有牛之性，而生子亦牛；羊有羊之性，而生子亦羊；欲以牛生羊，以羊生牛，皆不可。何則？牛無羊之性，故不可生羊也；羊無牛之性，故不可生牛也。達氏謂世界之始，惟一二物，輾轉變遷，初而泥，既而石，既而植物，植物之數，動以萬計，其自楊至柳，自桃至李，每變一類，均須百千萬年，植物既備，方變動

物，動物分類浩繁，其遞變也，始粗而後精，初蛤蚌而後禽獸，迨變爲猴牲，則一躍而成人，覩然面目，其間歲月，不啻恒河沙數。予姑不辨時代之遙，出於達氏胸臆，惟謂其立說之奇，殊不合哲學。當初一二物，泥則泥耳，石則石耳，各具其性，不與他物混；倘萬物由一二物變成，是一二物而具萬物之性矣，有是理哉？達氏以殭石爲證，然地中物，有偈肖今物者，可知其傳遞至今時，未嘗或變；又有不與今物同者，可知其絕種已久，不復傳於世；若果變類，當必有方變而未變，似今種而非今種者，而何以未嘗一見也？意國衛助物山，連年發燄，礦質高飛，衝霄而下，堆積如山，近麓之家，多爲掩沒；曾有人掘得二千年前之物，如栗

子橄欖胡桃蚌殼等，不稍異於今種，則二千年來未嘗變種也；埃及古墓中，有人掘得四千年前之物，如穀菓麥粒等，其形色臭味，無異於今種，則四千年來亦未嘗變種也；種且不變，而況類乎？或難曰：鳥有生乳者，當是變類之朕兆。予曰：否，否，鳥有生乳者自古已然，非初無乳而後有乳，故謂之自成一類，則可謂之變類，則不可也。或又曰：地中殭物，有古有而今無者，設非變類而遺，當謂其滅類；然物性好生，詎肯無端自滅？則變類而遺，彰彰明也。予曰：否，人亦好生，然古今來族滅而踪跡無存者，不知凡幾；禽獸尤賤於人，何不可消亡耶？昔馬達加斯加有大鵬一種，百歲以來，已無踪影，則物類泯滅，有可證焉。客曰：諾，謹

聞命矣，乃退。

## 六 物無化生之理說

或問變類與化生何異？予曰：變類者，自此類變爲他類，無論其爲動爲植，桃變李，魚變鼈，皆變類也。化生不然，凡物不生於子卵，而以塊然之料，變成動植，始爲化生。禮月令腐草爲螢，此化生之說也；又曰：雉入大水爲蜃，此變類之說也。化生者必變類，而變類者未必化生，故變類之義廣，而化生之義限於一二。是說也，中國自古有之，西國亦未嘗不然；原其故，因不知物之所由出，遂以化生目之。意國於明季時，有雷第者，精醫理格致之學，嘗疑牲肉生豸，或爲化生，乃以熟肉二樽，一納玻璃球中，

封之密，空氣無由稍入，一置尋常屋隅，閱數日視之，見在隅者色敗臭惡，蠕蠕皆虫，而在球者清潔如初，閱二十日復視之，見球中之肉，色味稍改，而虫則全無；於以知肉生虫，非肉之本力，然以空氣中涵有虫子，乘氣飛揚，附於肉上，一經濕熱，隨即生。活。此事聞於外，有伐利喇里者，亦意人，數四試驗，所見相符。無何，蘇楊梅唐馬畢祁雷哈美諸人，以他物試之，果見外氣不著，均不生虫；於是全歐學士翕然相從，不復信化生之說。咸豐八年，法國大學堂教習布瑟邵利復興舊說，在在揚言，一時評議紛如，莫衷壹是。時巴黎有化學名家巴斯端爾，聞其事，爲憤憤，告人曰：化生之說，不合於理，但徒尙空言，人不我信，我將有法

以折之。乃製玻璃球一百餘，大如僧鉢，空其中，上接一管條，長似筆幹，或直上，或頂處曲下，由其口納水球中，將及其半，赴法京觀星臺，入一密室，以十球收其氣，塞管口；出至庭中，以十一球收其氣，亦塞管口。巴曰：水果自能生豸，數十日後，此二十一球，俱當生虫，蓋同是水，同是性也。不謂密室之氣，九球無虫，惟一球有之，庭中之氣，十一球皆有虫。何以故？因庭中之氣濁，多涵虫子，故無一球不生虫焉；密室之氣淨，間有虫子，然寥寥無幾，故九球無虫，惟一球生虫耳。咸豐十年夏，巴自巴黎暑假回里，携七十三球，皆儲清水，行至勃爾熱山下，以二十球收氣封之，其地僻，氣亦清，惟八球生植質，餘皆清澈無塵。巴升步伯山，

高出海面二百八十三丈，啓二十球收氣閉之，其氣更清，惟五球生微物。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巴登白山高處，冬夏積雪，啓二十球收氣封之，惟一球之水變色，其他皎潔如恒，已上實驗，足塞他人之口。雖然巴又有一據，出人意料，以清水注球中，置火上燒之，直至沸而又沸，將球中之氣盡行推出，乃以棉絮塞管口，迄今五十載，其水澄清如故，不僅無虫，并無他污，無他，外氣不入，植動子卵，不獲乘氣而進，雖千萬年不生虫也。由是觀之，化生濕生之說，不足信，而變類之說，亦因之頽矣。

七 猴不能變人論

人爲萬物之靈，昂然立天地間，智慧聰明，洞悉衆理，其尊重



爲何如，其才德爲何如。乃者人心不古，好異爭奇，欲創新說以眩人目，自誇其得所未聞，於是新學興而謬論隨之以起。華人不察，附和同聲，此祖猴之說，所以昉於英德，而今已傳徧亞東也。嘗考其大旨，謂萬物皆逐漸變成，而猴與人最相彷彿，故人自猴畜變來。問其如何變？則又分二說：一曰：當初有一猴生子，一爲猴，一爲人，故人有猴父而猴兄。一曰：否，猴所產者惟人而止，無所謂猴兄，故猴與人爲父子，無手足誼焉。赫胥黎猶豫於二說之間，未嘗執其一。海格爾、達爾文從第二說，且謂生人之猴，異於今日之猴，其種不傳於後世。海氏曰：猴之變人也，初變其爪牙，次脫其尾，次易腦，次落毛，次生髮，各有其序，動輒千

年。或曰：猴不能言，何生子能言？海氏曰：初生之人，早知取法，見鳥獸皆鳴，而奮力效之，則聲亦出；既有聲，何難別音韻以成言？達氏曰：不然，既成人，自必能言，惟初生之後，言少而難出耳。予乃詰之曰：猴身漸變，初爪牙，後毛髮，此皆實迹，可以目覩，不可以理推者也；敢問海達之徒，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不啻親見也者？總之天演之說，出於臆斷，可以瞽庸愚，不可以欺有識。哲學有言，無所據而說之者，無所據而斥之，猶言無稽之談，不屑與之爭辨。今祖猴之說，類此。難者曰：人猴相肖，莫能非之，則以猴生人，未必無因。應之曰：天下相似之物多矣；虎似貓，將謂虎生貓耶？熊似犬，將謂熊生犬耶？况人與猴相似者無幾，不相似者

居多；猴生毛，人赤體；猴俯走，人挺立；猴臂長，人臂短；人鼻高，猴鼻塌；人多腦而清，猴少腦而濁；其他歧異，屈指不勝。其最相別者，尤在靈性，人有之而猴無之；懸菓樑下，移梯可取，雖數歲之童，亦知之，而猴則望眼徒穿，欲其設一法而不能也，何也？有靈無靈，判若天壤也。竄人生子，不能授千金之業，以無所有，故不能傳也。身外之物，尙難強致，而欲以無靈之畜，傳有靈之人，其可得乎？我故曰：祖猴之說，揆於理而不通，亦驗於事而大謬，直等之嚙語可也。

#### 八 植動物生動之原不出於元質論

植物謂草木，有生而不能動者也。動物之類，所包尤廣，飛而

爲禽，走而爲獸，潛而爲魚，伏而爲虫，以其能動也，皆謂之動物。人雖亦動，然以其靈明，故別成一類，不與牲畜相混淆。生動之原者，生力動力之所由發也。或謂之生魂覺魂，名雖異而義則同，會其義，不必泥其名也。天演家謂生動二力，均出於元質。予曰：否否，哲學有云：己之所無，不獲施之於外；乃生也覺也，皆元質之力不逮，故不出於元質明也。何以證之？曰：元質叢集，方成形體，則形體之力有幾，卽元質之力有幾也。形體之力惟三：一曰吸引力，各粒互吸，相併爲一，物所以堅結，端賴乎斯。二曰凝聚力，物有既化之後，自然復聚者，如雪花六出，晶石多紋，逐漸相凝，燦然悅目，各隨其天然之性，未嘗假手於人。三曰推挽力，

重則壓，欹則倒，挽之則來，推之則去，凡百機器，俱按此理。此三力之外，元質別無妙用，而植物不然。計其功，約以三奇：一，成象之奇，植物有開花者，細瓣重疊，鮮色離奇，縱有丹青絕技，不克直逼其真，其枝葉之茂盛，盤旋條達，如錦如幃，兩兩三三，不稍紊亂，梅有梅之枝，李有李之葉，千古以來，未嘗差誤，其間巧妙，屈指不勝，同一元質，豈能生此萬殊？二，傳生之奇，植物生子，子入土，得日光之照，雨露之潤，浸漸而萌芽，浸漸而成幹，浸漸而結實，實則又生子，循環不輟，物類蕃生，代復一代，民生賴之。三，滋長之奇，初惟一子，微如小粟，萌發之後，日益增高，譬之竹，一日夜間可長七八寸，轉眼已非前狀，澳洲有樹一種，子細如麥，

迨其長大，高至三十餘丈；又如禾，自插秧以至成熟，先後三四月，子種一粒，可秀數穗，每穗少則五十粒，多則百餘粒，其力豈不大歟？由是觀之，植物之力，遠超乎礦物，而其原不出於元質彰彰也。植物如是，動物可知：動物分上下品，姑不言下品，祇以上品言之。牛羊似甚蠢，然寒則顫，飢則鳴，其知覺之性昭然；雀畏鷹，鼠懼貓，其趨避之性顯著；馬識往日之途，犬認前年之主，其記憶之力甚富；雀營巢，兔掘穴，蜂作窩，其綢繆之智甚慧；凡此作爲，遠出植物之上，豈元質所能生耶？吾故曰：植動之原，不能出於元質中也。問之世人，誰能河漢我言？

## 九 元質非自有論

元質者，形物所胚胎，爲其受形之始基，無他物先之，故以元質稱焉。自有者，其有也不生於他物，又非初無而後有，故上推逆溯，雖竭千萬人之心力，不能得其始有之一日也。天地間形形色色，爲礦物，爲植物，爲動物，皆有形色，卽皆有元質，是爲哲學之定評，亦物理所必然。譬之一粟，亦甚小矣，試以至利之刀，十百剖之，直至不可剖，其細已甚，非目力所能及，是卽所謂元質乎？曰：猶未也，是乃元粒；元質者，元粒之所由成也。或問元質有形乎？曰：形有二：一，以目力之所及爲形，是爲顯形，元質無之；一，以短長方圓之體爲形，然縹緲不可覩，是爲隱形，元質有焉。曰：有隱形必可以剖矣。予曰：刀不可剖，而按數理以剖則可；刀

剖在實物，數剖在悟想，理雖一而事不同也。嘗考哲學家言，其論元質之體，意見迥殊。或謂元質無隱形，祇有相吸之力，相吸則成形矣。此說不通，蓋無不可以爲有也，以無形合有形，何異以無財合有財，有是理哉？或謂元質之體，有一無二，惟其相結之稀密，與序次不同，故若爲金，若爲玉，若爲泥土，品類因之以分。此說亦謬，蓋物類之別，不特在稀密序次已也，散而爲麵，結而爲餅，餅之性，何嘗異於麵之性歟？由此旁達，無物不然。或又曰：元質固同，而其所以成物，又賴體模，體模則不同；體模者，成體之模，此類之所以別於他類者也。此說合理，不必以他事證，而祇以食物證之。酒食無生之物也，人啖之而變爲血肉，則有



生矣；然血肉之元質，仍是酒食之元質，未嘗易也；元質未易，而無生變爲有生，其模已改，彰彰明矣。雖然，予所欲辨者，不在元質之體，而在元質之由來。夫元質何自而生乎？或以爲自有。予曰：否，否，自有者必全有其所當有，故能恒有；不然，當有者而未曾有，何以存，更何以始乎？乃元質之爲物，相附而成形，又賴體模以成物，絕無獨立之能，又安望其自有乎？又自有者不受牽制，蓋其所以生無求於外，其所以存亦無需乎物，又何牽制之可言？乃元質不然，在木則被斫，在水則被燒，在金則被擊，在食則被化，隨在受制，無一主權，幸而無所知，否則亦甚苦矣。自有之物果如是耶？况物而能自有，其尊何如，其力何如！靈明如人，

下自庸衆，上至聖賢，舉皆生於父母，無自有之一人，而謂塊然之頑質，獨能自有，信乎否乎？

### 十 萬物受生於神靈論

凡物觸之不覺，視之不見，未可謂之無象；蓋物有具體精微，耳目之力不能及，而仍有方圓廣狹之形者，是爲質料。質料必無靈，何也？有靈者能思想，而質料不能思想也。試觀天地間，飛潛動植，品類浩繁，問有一具形體而能思想者乎？無有也。或曰：有之，人是也。予曰：人所以思想，用其靈明無像之性，非官骸有以致之，一旦瞑目，軀幹依然，而語之不知，呼之不應；無他，靈明之性已離也。既知無像之謂何，方可言萬物之所自。人之靈，不

生於動物，動物之知覺，不生於植物，植物滋長之能，不生於礦物，礦物成於元質，而元質不能自有，此皆前論證之矣。然則物物有始，而始之者伊誰？將謂元質之前別有元質乎？則前元質爲元質，而後元質不得謂元質矣；且前元質仍不能自有，而事之不可解者尙存矣。由是以思，萬物之生，必自無像者始之，而後傳於世界。或曰：始萬物者無像固已，然何以知其靈明？曰：有像者不能思想，上已言之；乃仰觀俯察，萬物之象，無妙不臻，九天之星象靡窮，八埏之物產無算，三辰不以常照而失明，萬姓不以蔓延而乏食，穀生子，子生穀，歲歲從新；禽育禽，獸育獸，在在同然；至於人，更美妙不可思議：一手之骨，二十有奇，而反正

取携，捷如影響；一目之大，有逾半寸，而一望千頃，洞悉無遺；語句之成，端賴一舌，而千音百韻，隨所欲言；若夫憶往事，判是非，識理義，皆成於轉瞬之間，人人行之，習焉不察，而一爲思索，覺造化之奇，不可以竟日語也。苟始萬物者，具體無靈，絕無思想，曷克爲此？或曰：有此神靈，有何他據？曰：有之，試以一事爲證。日月地星皆動也，動必有力，無力安能動乎？顧動之力，不出於質料，否則我依於几，而几亦動矣，我坐於席，而席亦動矣，質諸天下，安有是事？動既不出於質料，彼施動力者，必是無象之神靈，而神靈之實有無疑矣。

十一 觀萬物之妙知必有造物主亭毒說

天下事偶然者易，而常然者難；常然而惟一二事猶易，常然而多至千萬事則實難；後生學射，未嘗不偶一中的，而欲其發必中，則不能，常之難也；中才之將，可以將千人，不可以將萬人，多之難也；若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既一轍以相循，歷萬年而不變，苟非有至靈主宰，默爲亨毒，而又預料將來之阻力，早爲之防，其何能常行而不紊哉？是說也，請以六事證之：一曰形體大也，二曰爲數衆也，三曰性質奇也，四曰功用洪也，五曰傳生蕃也，六曰宗旨同也。何謂形體大？曰：地球周六萬五千里，可謂大矣，不知木星尤大千二百三十四倍，太陽尤大百二十八萬倍，天星之夥，不啻恒沙，其間有大於太陽者幾半，由是以言天

宇，大何如乎？何謂數衆？曰：寰區之物，分四大宗：曰礦，曰植，曰動，曰靈；宗分爲類，具體異而性不同，靈者惟人而已。礦物不知凡幾，植物十萬類，動物三十萬類，此類之數，尙可枚舉者也。若夫各類之中，箇數有幾，則雖千萬人持籌握算，亦不克盡其量。譬諸葉，一樹不知有幾，而天下衆樹之葉，尙可計乎？又如粟一斗，不知幾粒，而五大洲萬倉之粟，可思議乎？學士赫爾瑟謂天河非他，衆星之聚也，以其多且密，無由別其位置，故惟見一道明光耳。曾有人於一叢中，窺見十八兆星，由是思之，周天之星，衆何如乎？何謂性質奇？曰：舉天下無物不奇，蚊蠅之細，亦食亦飛，不亦奇歟？虎狼之身不甚大，而力則極大，不亦奇歟？山狗食死

肉也，齒堅爪厚，適合其宜；獅象食生肉也，牙有大力，適稱其用；黃鼠額生一骨，爲其穴地之具；水獺掌大似扇，便於浮水，故能捕魚以鼓腹；魚在水中，似難行運，詎腹中有胆，開閉從心，開則漲而輕，遂上浮，閉則扁而重，乃下墜，游泳之捷，一瞬數里。予嘗謂老圃曰：子之桃甚茂，花甚麗，菓甚盛，味甚甘，可爲之賀，但子有一事詰者。圃曰：何？曰：菓出於花，然花之中無有菓焉，花生於枝，然枝之中無有花焉，枝生於幹，然幹之中無有枝焉，其間奧妙，可得聞歟？老圃不能答，惟歸之物性而已。予曰：物性何自來乎？圃笑曰：先生之問異矣，某何以知之？予亦不復問。何謂功用？洪曰：物各有用，屈指不勝，試言浮物，環球之上無在無氣，以其

浮，故能傳聲傳光，人畜賴以見聞，苟無氣，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天下皆木偶人矣；氣又重壓河海之水，不至上升；氣含養氣，爲人畜呼吸之資，一日無氣，則人間無噍類矣。以言流物，莫賤於水，而功用之繁，鮮有過之，解渴也，洗污也，作書也，繪畫也，駕舟也，壓機也，煮飯也，烹茶也，製酒也，皆於是乎賴；其餘品物，往往而然。何謂傳生蕃？曰：人生衣食，端賴動植，御米一株可生二千粒，菸草一株生子數萬粒，一粒穀佈種於地，始而苗，旣而秀，旣而實，一粒生五六十粒；魚生於卵，亦復奇繁，石魚一尾，生百萬卵，鯉魚生百五十萬卵。西國有小魚名亞冷者，居北海，每歲五六月間，南行至英法海濱，遺卵滿灘，生子林總，蔓延數十里，



疊起數十丈，皆是此魚，傳生之蕃，可爲詫異。何謂宗旨同？曰：人爲萬物之靈，萬物皆爲人用。天覆人，地載人，日月照人，菓穀養人，花卉娛人目，牛馬供人用，鷄羊供人口腹，又有資學問，醫疾病，供他用者，總之天下無虛生之一物，卽天下無不利人之一物。其宗旨不亦同乎？夫物各有所司，欲其相約爲一，非有靈者佈置之不能。譬之牛司耕，而爲誰耕，則牛不知也；馬司負，而爲誰負，則馬不知也。由是類推，萬殊同旨。嗚呼！大造生物，無妙不臻，其所以涵養人，培植人者，亦云至矣！乃人心不古，忘棄大原，畢其生，忙碌於貨利之中，不思所以報本，亦可慨也夫！

## 十二 天皇地皇人皇辨

秦博士始創天皇地皇人皇之議，而後世著述家沿爲確論。如馬氏釋史王氏綱鑑洞冥記帝系譜春秋緯始學篇徐整三五紀等書，皆以三皇氏冠其首。且神其說曰：天皇一姓十三人，繼盤古以治，制干支，定年歲，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地皇一姓十一人，繼天皇以治，定三辰，分晝夜，兄弟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一姓九人，繼地皇以治，相山川，分九區，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言之鑿鑿，一若神遊乎太古之世者。夫道義與事實，不可相提而并論。何則？道義可推測以知，而事實不可懸擬得之也。不可懸擬得者，惟賴遞傳有人，而後可下垂千古。然宣尼刪書，斷自唐虞，而上古之事，闕然未及。陽子居歎太古之事，泯滅未傳。屈

子原嘆邃古之初，無由考核。彼三子者，皆生當周季，去古未遙，已恨未能述古，豈祖龍一炬以後，反能以上世之軼事，備舉靡遺耶？且夫人壽之修短，今與昔不甚懸殊也，黃帝百十歲，帝嚳百五歲，堯百十八歲，舜百有十歲，如此遐齡，上古已不可多得。泰西創世紀載，洪水前有馬多撒者，年九百六十有九，是爲生民以來，獨臻上壽，古今未有過之者。若夫天皇地皇皆一萬八千歲，人皇兄弟合四萬五千餘歲，吾不知其所食者何品，所衣者何質，而能寓形宇內，若此其永久也？語云：天皇兄弟十三人，地皇兄弟十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既有兄弟，必有父母，可知秦博士舍其根宗，而惟言其兄弟，是不根之論，誰得而信之。况制

千支，定歲時，天皇之功業偉矣；定三辰，分晝夜，地皇之創制宏矣；相山川，分九區，人皇之艱苦備矣；歷數萬年，統馭羣下，其事功德業，當必彪炳當時，傳流後世，何以他事俱默默無聞，而獨於年壽，歷歷可指，無稍差紊也？溯自堯舜迄於今，遞傳不過四千餘載，而世道之升降，人情之厚薄，教化之變遷，好尚之沿革，已不知幾何易矣；豈洪荒之世，歷四五萬年，風氣猶未開，人文猶未著，土水猶未平，黍稷猶未藝，直待羲皇繼起，而始得一新氣象耶？善哉，方氏鵬有云：羲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堯舜去羲農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是說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彼荒妄之談，愈附會則

愈見其支離，亦何足道哉？

### 十三 萬民同祖論上

太古之事邈矣，宇下之民衆矣，惟其邈，故載籍泯滅，莫稽先世之由來，惟其衆，故疆域紛殊，難悉譜系之相屬。雖然，余曾揆事度理，一再思維，而知最初有男女二人，傳生羣類，此一定不易之理也。然此二人者，其爲普世萬民之公始祖乎？抑天下五大洲各有始祖，以衍其苗裔乎？說者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安得同出於一原？然謂萬民爲一祖所傳，實鑿鑿有憑，絕無疑義者。何以證之？曰：萬物之生也，各以其類，未有異類相合，而能生育者。乃男女也，無論其產自東方西土，而一諧伉儷之後，未有

不呈兆螽斯，子孫繁盛，此非萬民同類之明證歟？類既同，其始祖應亦同，此萬民同祖之一證也。泰西岐黃家，歷觀普世之人，音容或異，黑白有分，而其形骸脈理，骨骸體氣，實不差累黍，則萬民之肢體同也。中國以百年爲上壽，五十爲中壽，他國亦以百年爲上壽，五十爲中壽，則萬民之年歲同也。東邦以五尺爲中人，六尺爲長人，西海亦以五尺者爲中人，六尺者爲長人，則萬民之軀幹同也。若此類者，不勝枚舉，設厥初生民，本非一祖，則越億萬里外，何竟不約而同，至於斯極？此萬民同祖之證二也。從來禮教之盛衰，每由氣質以爲變；歐亞二洲，人心最慧，故名教流行，自古已昭；斐澳二洲，秉性最頑，故其渾渾噩噩之風，

迄今未化；然其拜跪之文，又與我不甚軒輊，宛若一家之子，靈蠢各殊，而其先世之家風，有不待學而自能者，此萬民同祖之證三也。今天下文字亦多矣，一國有一國之文詞，一方有一方之士語，中與西字蹟雖別，而聲韻有適相吻合者：華人稱母曰媽，西語亦曰媽；華人言衆曰多，西語亦曰多；華人稱蜂釀者爲蜜，法文亦曰蜜；華人稱有天下者爲君，英文亦曰君，由此類推，尙難悉數。意者上古之世，系族本同，故代遠年湮而後，此數語尙未變易歟？此萬民同祖之證四也。吾願世之中外異視者，盍亦三復乎斯言。

#### 十四 萬民同祖論下

或問於予曰：子言萬民同出一祖，立論之奇特，固已耳目一新矣；然一祖之裔，其形色當不甚相遠，乃何以亞斐加人面淺而黑，歐羅巴人面狹而白，亞細亞人面廣而黃，其容貌之不同有如此；且族之所分，其言語不相差謬，乃何以東洋諸國一字成聲，一聲寓意，西海各邦，併字成音，併音寓意，斐澳二洲，多無文字之國，自西士授之，而始有知書者，其文字之不同又如此；容貌異，言語殊，族類已顯然各別，而猶謂出一祖，將誰欺乎？予曰：否，不然，子亦未之思耳。容貌之所以不齊也，一由於先世之流傳，一由於畛域之區分。西國有王名加貝者，頭鬣龐大，厥後世世子孫，象形維肖，人謂之大頭族。又有王名波篷者，隆準如



鷹爪，其後累葉雲祊，如出一模，至稱隆準者，爲波篷鼻，此特以最著者言也。由是類推，舉天下父深目，而子亦深目，父聳耳而子亦聳耳，比比皆是，則中西之人容色稍異，或以遠祖具體不同，而其子孫相率類之歟？至其顏色之異，則根於氣土，印度地處赤道，時今酷熱，故民多黑陋；歐洲地鄰北極，氣候溫和，故人多白皙；若界於兩地之間，則既不知白亦不守黑，而黃赭之色，遂觸目皆是矣。曾有歐洲人，徙居於蓋諦烏者，傳至二世以後，頭額漸削，頗似土人；又有澳洲之人，傭工於美者，再傳而後，鼻準隆起，容顏潔白，大反先人之惡狀；由是觀之，容貌之殊，非各出一祖之實據也。若夫言語之不同，則又有說以解之。創世紀

載古初同文之世，原無異言，民衆聚族，爾我忘形，一心一德，幾有四海戶庭，萬方指臂之勢，乃於沈納地，合力築高塔一座，欲其穹窿高峻，上徹雲霄，以爲萬國同宗之證，造物主惡其命意之驕且侈也，令一日者，民衆各忘其言，不能互相達意，於是分處八埏，各製言語，而古初之文詞，遂泯滅不傳矣。計建塔之年，在伏羲前二百餘載，史載上古六書未創，結繩以治者，殆卽此二百年間乎？是說也，與希臘印度古史，若合符節，意者遠祖傳述其事，而後人筆之於書，是以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不特此也，西人有曾至沈納地，卽今土國罷皮隆地者，見塔製方形，高峙八層，已圯其六，每面廣五十八丈，古蹟尙留，足備後人之參攷。

於以知萬民同祖之說，確無疑義也。或人沈吟半晌，曰：諾。於其去也，爲紀主客問答之辭如此。

### 十五 盤古論

盤古猶言盤固，有其名未必有其人也，卽有其人，必非世俗所言盤古其人也。世俗所言盤古者，裝點描摹，非人非鬼，直不知其何似。地理神鑒曰：盤古龍首人身，三五歷記曰：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運歷年記又云：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理，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穿鑿離奇，莫此爲甚！殊不知盤古旣爲人，必不出群靈族類，烏得而

龍首人身，一日九變？况爲風雲，爲雷霆，爲日月星辰，江河草木，此等妄言，更堪令人噴飯。荆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陰霽。然司馬遷不知生民源流，故史記不錄盤古事。鍾氏綱鑑但言其生於太荒，而不言其所自出；豈荆州人士，獨生太古之世，而得補其遺聞，知其誕日歟？元豐九域志謂唐陵有盤古塚，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塚，錄異記又謂成都有盤古廟，爭墩聚訟，安能取信？善哉馬氏驢有云：盤古之名，起自雜書，恍惚之論，荒唐之說，作史者目爲首君，何異說夢？王氏鳳洲謂盤古能知天地之高下，造化之事理，故俗傳盤古分天地，是說也，雖非確論，猶爲近似。何則？蓋人類之有元祖，前論已詳；

然既爲元祖，則萬世之統緒始焉，兆民之禮教防焉，五常之要道所由興，四海之法紀所由立焉，首出御世，道冠古今，其必具超羣之智，邁衆之才，而後可爲萬民之始祖，則其知天地之高下，造化之事理，夫亦勢之所宜然。泰西創世記，載元祖亞當，知微達奧，洞悉萬物體用，而各命之名。如王氏所言，盤古氏殆卽亞當其人歟？若世俗所謂盤古，則裝點描摹，非人非鬼，吾固知必無其人也。

## 十六 生民以來年數考

開闢之初，去生民猶遠也，開闢之年，茲不具論，而生民迄今，多不過七千餘載。從來紀年之制，中外各殊，中國以黃帝改元

紀年，西國以耶穌降生紀年，今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一載，卽耶穌降後之年也。西士名戴西烏者，廣搜紀年表二百餘種，核名家編記，自生民至耶穌多至六千九百八十四年，少至三千四百八十三年。又西士名梅郎者，涉獵紀年書七十五集，其最多者得七千年，其最少者得三千七百年。猶太創世記爲西海古書之冠，其紀遠祖世系，未能詳晰，遂致後之推算士，意見多岐，人各一說；或以爲生民至耶穌五千五百年，或以爲五千五百六十二年，或以爲五千三百年，或以爲五千四百九十三年，或以爲五千五百九十一年，各具見解，未知孰是。羅瑪致命錄一書，謂五千一百九十九年，潛修士名賠弟尼者，謂四千九百六

十三年，是一說，爲著述家素所鄭重；試益以耶穌降後之年，則得七千餘載，是卽生民以來之年數也。近數十年來，西人掘地得石，形象畢備，有石鳥焉，有石獸焉，有石魚焉，有石木焉，動植飛潛，無一蔑有；地學士謂此等石象，皆古者生物化成。然奇奇怪怪，隨在皆是，而獨含生負氣之形，千無一遇。且其體質不與他象相同，而其所在亦不甚深遠，此以知生人後於生物，必出八千年以上也。夫制作不以今昔殊也，沿革不以中西異也，溯自三代至於今，閱時僅三千餘載，其間格致之學日益精，兵戎之制日益備，教化之行日益廣，著述之功日益富，推而至器械也，舟楫也，技藝也，衣飾也，莫不舍舊謀新，夸多鬥艷，設數萬年

前，早有生人，則前哲不讓乎後賢，而絕技早已廣傳，巧思亦已昭著，何以至今日而竟默默無聞也？說者謂唐虞之世，洪水滔天，上古之蹟，俱爲汪洋淪陷，故不得其傳耳。夫凡可轉移之物，固已付諸巨浸，而名山勝地，奇字當留，萬丈豐碑，必多記載；乃考諸八埏四海，而絕無遺蹤可迹，抑又何耶？愚嘗歷觀西史埃及國，惟四千年前之事，尙可考，若推而遠之，則不可考矣。土國惟三千八百年前之蹟，猶可稽，若泝而上之，則不可稽矣。卽中國而言，亦惟五帝三王之業，垂於簡典，而自是以上，則盡屬牛鬼蛇神之說矣。據是以思，生民迄今多不越七千餘載，是說也，斷非鑿空無稽之論，所可同日語也。



## 十七 論人生當以欽崇主宰爲首務

自古聖人教天下立身之本，莫重於五倫；愚獨謂五倫雖重，而更有重於五倫者。何也？五倫之理，皆以人爲本，有人焉而後有倫，未聞無人而亦有倫；然則臣我，子我，友我之先，又有人我者在，其恩更大，其情更深，其責我報復，較君父諸人而更甚；吾故謂人生最重之責，不在五倫也。說者謂生我者父母，是父母卽人我者耳。然而非也，人之生也，有靈性，有情欲，有省記之力，有好惡之明，有目以視，有耳以聽，有手足以動，有百體以行，要皆父母所不能爲，而主宰畀之；則造化之主宰，實爲人我之大原，較之生鞠之恩，不啻萬倍。夫君治我而責我以忠，父生我而

責我以孝，豈有主宰人我，而獨不責我以昭事之誠耶？予嘗告執友曰：萬象森羅，無奇蔑有，其所以受生之故，是假人享用，非真與於人。譬之豪富之家，出其萬金，集衆貧人而告之曰：貸百金者以百金償，貸千金者以千金償，人或久假不歸，存心乾沒，將訟於官而下之獄，不輕恕焉。以人事比神心理，亦相若。夫人赤身入世，貧無立錫地，而踐土食毛，終身無虧缺，其所用，無非主宰之恩，所享，無非主宰之惠，富與貴者貸千金，貧與賤者貸百金，人之處境不同，而一飲一啄，一衣一褐，考厥由來，皆主宰默爲錫予，則人有欽崇主宰之責，不亦深且嚴哉？况人生斯世，嗜好無窮，若祿位，若貨財，若子孫，若名譽，若逸樂，皆其所欲，未

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然宇下無一物滿人願，古今無一人足其心，無他，人心之靈，非至道不凝也；人心之欲，非至福不遂也；顧至道與至福，惟主宰有之，亦惟欽崇主宰者得之，則反本真修，不容緩矣。或謂郊天之典，惟天子行之，他人不得僭，則欽崇之責，亦惟天子有之，無與我也。予曰：否，欽崇主宰爲衆人之責，無異忠君孝父，爲衆臣衆子之責；不忠者非臣，不孝者非子，不知欽崇主宰者，直可謂之非人。

### 十八 欽崇主宰不可無禮論

或人告予曰：萬事以心爲主，心正則不愧不怍，俯仰自如，對越夫洋洋在上之神靈，警惕乎十目十手之嚴察，旦明屋漏，幽

獨必防，一身之動靜言爲，不敢少忽，而所謂欽崇主宰者，不外乎是，何必別有外著之禮哉？予應之曰：今使有人於此，嘵嘵數千言，講論孝親之義，其大旨謂萬事以心爲主，心正則孝已全，人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侍左右，進衣食，深愛和氣，執玉奉盃，洞洞然屬屬然者，皆無益之虛文，惟足以愚其父母；斯人之言如此，誰不知其非理？蓋孝於心，又必孝於事也。昔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無違者，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則孝之不可無禮彰彰也。况主宰造我身心，恩深罔極，可無禮以敬之歟？或曰：否，不然，父母不知我心之敬，故有禮以表之；主宰則無微不燭，無隱不明，我心之誠摯，早已默鑒無遺，何必加以拜跪之文？予曰：

事親以禮，非特表我心也，然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理當以四體之勞，仰報鴻恩於萬一也；況維皇降衷，厥有恒性，人之受於主宰者，較之受於父母爲尤甚，則欽崇主宰，猥可無禮乎哉？又觀古今來大哲大賢，無一非內外兼營，神形並用，故仁義根於心，而其發於事者，必有所顯著；道德蓄於中，而其形於外者，亦有所觀瞻；矧欽崇主宰爲人生最重之責，安得默默無聞，不顯其敬意？倘欽崇主宰，而可無禮也，則敬於內終褻於外，吾恐大造之公，將責人無知，惡人負義，以爲心自吾生，身亦自吾生，用其心於致敬，而不用其身以行禮，是奪吾之功，以爲己力，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抑嘗涉獵西史，見編氓之頑蠢，莫如斐洲內地

之人，無聲教，又無文字，無學問，又無法律，渾渾噩噩之風，迄今未化，而其祈禳禱告之舉，不甚異於他邦，可知昭事有禮，出自天性，不待學習而後知，乃文人焉而強詞奪理，謂欽崇之禮，不足尚，不亦大過也夫。

十九 天下必有真教論

今夫盈天下皆教也，乖戾邪僻之徒，欲行其不軌之志，每藉教爲名，故神其謬妄，陰施其伎倆，千方百計，潛惑人心，使愚民輕信而和附之，乃可以成其私意，彼有心世道者見之，代爲殷憂，共相排斥，名其魁曰教首，稱其從曰教匪，道塗側目，鄉黨寒心，必欲驅滅之而後快，卽國家立法，亦有明條，嚴禁妖言惑衆，

有犯必懲；於是教之勢日衰，教之跡日陋，教之名亦愈傳愈下，幾不屑掛人齒頰矣。竊謂邪教多門，果不可任其滋長，然而左道流行，適以見真教之不可無。何則？大抵性有所欲，而後邪妄之事乘之；譬諸飲食，性之所欲也，有是欲而饕餮之病生；貨財亦性之所欲也，有是欲而貪吝之弊起；性之所欲，原無不善，惟荒僻淫慾之心乘之，則百弊叢生，靡所底止矣。溯自開闢以來，兩間無無教之一國，千古無無教之一世，文蠻遐邇，風俗不同，而有教則無不同，是求教之心，出於天性；天性之由來，本乎大造；大造生此性而無真教以遂其所欲，是大造愚人，斷無此理；則人有求教之心，知必有真教在也。予又有說者，人情易惡而

難善，爲惡如水之就下，不待學而自知，不待教而自縱，幽居獨處之時，耳目之間，並無物誘，而悖理之想，非分之求，出入於方寸之間，稍不留意，則反經乖度之端，匿於心者見於事，可不戒哉？行善則反是，物慾動我情，世俗移我志，平旦之氣，最易消亡，人當清夜問心，非不知積德立功，爲人生要務，無如精神不振，志氣未堅，旣進復退，稍奮又衰，不啻久病之人，使之舉重，心有願而力不逮，莫如之何也。然則爲善難而甘居於惡乎？曰：否，造物生材，各因其類，旣責人以行善，自必有扶助之法，使人知所依歸，終身致功於實德，其法非他，真教是也。由此觀之，邪教不可長，而真教則不可一日無也。



二十 天下眞教獨一無二論

今天下教門林立，涇渭不分，既入此教，必以彼教爲非，彼教之人，又以此教爲謬，各樹一幟，互相攻訐，如鵠蚌之相持，歷久不能遜讓，局外之人，作圓通之論，謂各道其道，各德其德，教不同而以行善爲本則同，何爭競之有？聽者不察，羣然附和，以爲眞教果可出於多門，而並立一時矣。殊不知教非家政比也，家政之寬嚴，由主之者自爲操縱。劉殷授子七業，韋賢教子一經，鄧禹之子十三人，各守一藝，姚崇懼諸子紛爭，預分其田園，俾各有定分。此四人者，家政迥異，而其所以齊家無異也。教又非國政比也。古今來世移時易，政之因革不同。夏之時尙忠，商之

時尙質，周之時尙文，三代之更張，已如此其極，而降至漢晉隋唐之世，更不待言矣。然歷朝國政各殊，而其所以治國則無殊也。若夫真教之於人，大異於是。教之理有根於性者，如爲父者當慈，爲子者當孝，爲君者當仁，爲臣者當忠，爲朋友與夫婦者當信與敬，此皆教之理，亦卽性之理也。天下萬民，並無二性，則性惟一而理亦惟一，理惟一而教亦惟一，彰彰明也。教之道有出於神靈之默示，非可以人意測者，萬姓一家，四海兄弟，神靈欲洩其奧，必將明示人間，使天下共聞共曉，是所示必出於大公，必本夫一致，教亦何自而分乎？且真教之行，以昭事爲先，而造化之大原，有一無二，則昭事之所歸者無二，而昭事之教，應

亦獨一而無雙。况教爲立身之本，凡爲人，皆當有教，舉天下億萬生靈，均是人，亦均是教，烏得歧視於其間？或難曰：大道雖一，而俗尙轉移，五大洲因事制宜，各行一教，豈不甚善？應之曰：子將以五洲之教，同一規模乎？抑否乎？如曰否，則五洲之教，制度各殊，而五教之中，惟一教爲真，餘皆不足從，烏乎可？如曰同，則地雖分，而教無二致，天下仍一教而已矣。

## 二十一 論真教非主宰不能立

塊然之物，鎮定一方，經千萬年而不移，吾知其必重；天下之事，廣行遠紹，有始克終，歷千萬年而不變，吾知其必有大權。何則？權之於事，猶重之於物也，物不重則不定，權不大則事不能

行，故一國之政，非君不立，百年之化，非聖人不成。欲合五洲萬國同歸一化，同行一政，則君與聖人之權，均有所不逮。何也？君之權施於己國，不施於他國也；聖人之權，昭垂於百祀之後，不能逆行於千載上也。若大公至正之教，理至明，道至大，法至嚴，地至遠，時至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神聖以至於下愚，自太初以至於末世，自通都以至於僻壤，凡爲生靈，皆受其範縛，故真教之權，大莫與京，真如天地之高厚，歷億萬祀而屹然不動，不亦奇歟？<sup>？</sup>顧事之成，必有所由肇，教之行，亦必有所由立，試問孰主裁是，孰操縱是，使真教常行而不絕乎？<sup>？</sup>聖人耶？<sup>？</sup>吾國有聖人，他國亦有聖人，吾國聖人立教，他國聖人未必從，他國聖人立

教，吾國聖人未必服，是天下至公之教，非聖人所能立也。帝王耶？中國帝王立教，他洲之人不肯遵，他洲帝王立教，中國之人不肯守，是天下至一之教，又非帝王所能立也。將使萬國人民，羣相集議，待至詢謀僉同而後共立一教耶？五洲各國，贅弊不通，言語不達，風俗人情，各不相同，安能合不齊之衆，而強之使齊？況趙孟所貴，趙孟能賤，教由人興，守不守亦隨人意，天下安有大公至正之教，而可徑情逞臆，放縱自由哉？然則真教烏乎立？曰：非上天主宰，斷不能創制垂型，亘古今而彌宇宙，使教澤普遍於人間。况真教之所以尚，報本也，明理也，正人心也，致後福也；人立之教，如果存心懇摯，或可以致報本之誠，然古今來

道義無窮，人不能盡知其原委，人而立教，何用明衆理乎？夫人耳目之所知，惟在外著之言爲，不及內心之底蘊，人而立教，不及內心，將何以正人心乎？教之所以行，又貴福善禍淫，令人警惕，然休咎吉凶，非人所能主，人而立教，又何以能致後福歟？由此觀之，眞教惟主宰能立，而外此則盡屬虛文，不足爲萬世法也。

## 二十二 論辨教三法說

嘗謂教之眞僞，爲人生最大關鍵，不得不力爲分辨。而辨教之法，迥異於辨物：辨物以色，辨教以理；辨物以目，辨教以心；物惟一辨之而已足，教則再四思維，躬親考問，不可淺嘗中止；迨

歷時已久，察理既精，而後恍然知薰蕕之各判，邪正之兩歧，向之不易索解者，今且瞭然於方寸，事固然焉。夫天地主宰，至靈至聖，至義至仁，惟其仁，故不欲欺人；惟其靈，故不能受欺；惟其聖，故不以不善之事責於人；惟其義，故不以不公之舉加於人；據是以思，其立教以示人也，理必詳明，道必中正，人知某教爲主宰所立，自當一德一心，爭先崇奉。無如教門林立，涇渭難分，視其外不知其內，驗其跡莫測其心，以故從教不可冒昧，而辨教亦不得不嚴也。竊意辨教之法，可約以三：凡數教當前，莫分真偽，當察其形跡有無背理之處，觀其行爲有無違道之舉，原其立教之旨，有無不軌之陰謀，探其言語之間，有無反常之僻。

論數者之中，苟有一弊，知非主宰之教，而無容進察矣，其法一。今者人心詭譎，設計多工，假義假仁，欺世盜名，教之形於外者，雖無瑕可指，仍不能保其必真，又當觀其所傳之道，偏全何如，所言之理，中正何如，所求之福，清潔何如；數者之中，苟有一弊，又知非主宰之教，而無庸進驗矣，其法二。一人之聰明有限，半生之精力易窮，淵深奇妙之理，往往懸擬焉而難明，既驗內外事理，又觀有無生死肉骨等舉，爲邪神所不能爲者，有之知必爲主宰之教，無之未必爲主宰之教，其法三。三法兼行，萬無一失，則眞教無疑，而遵守之責，不能委矣。惜乎今之人，不加考察，衆惡亦惡，未知教之實際，而泛泛悠悠，逞情詆毀，如此之人，直



猶對日光而掩目，亦何怪其終入迷途哉？

二十三 靈蹟解

宇宙間形形色色，無一不奇，而不以靈蹟名者，何也？爲其得之有道，行之有素；夫人耳濡目染，習以爲常，故事雖奇，而不以爲奇也。然則蹟而曰靈，非物之必異，夫尋常而事則必反乎恒度。譬之水，常物也，借令河中之水，累積如山，屹然不動，則靈蹟矣。地生五穀，亦常事也，借令田中之禾，倏忽之間，不苗而秀，則靈蹟矣。蹟者何？有形可觀，有聲可聞，衆目昭彰，歷久不滅，而可爲依據者也。若夫心思之穎悟，術藝之精工，省記之久遠，馳聘之迅速，強力之邁衆，事雖奇，不得謂之靈蹟也。泰西格致之士，

鉤深索隱，博採廣搜，核今古之靈異，分爲三等：一曰超物性，如生死人而肉白骨，遠超乎物之本力，不可強致者也；二曰反物性，如烈火不焚，巨石不重，其事反乎物之本度，非日常數觀者也；三曰過物性，如垂死忽痊，沉痾立起，雖爲性力所能，而霍然立愈，實出物之常度者也。三者之中，超性爲最，反性次之，過性又次之，要皆實有印證，而後能取信於人，非虛浮誕妄之事可比也。吾華<sup>人</sup>少見多怪，往往而然，凡事少出庸常之外，卽不究其果靈與否，輒衆口喧傳，同聲附和，不靈而亦以爲靈，殊可笑焉。泰西自化學進步以來，將怪怪奇奇之事，盡歸之物性，是事雖靈，而不以爲靈，失之太過，不知物力之所至，固難明悉，而物

力所不能至，則殊易曉也。譬如山，靜也，而今自移矣；金，重也，而今騰空矣；水之性沉也，而人步行江海，如履坦途矣；人之性弱也，而某也站立竿頭，累月不下矣；此等異行，人力難之，彼精化學者，亦將謂物性使然耶？嘗讀泰西格致家言，凡靈蹟之由來，或大造自爲之，百神不能助其力，或百神獨行之，不必大造降其尊，竊以爲是二說，俱非居中之論；蓋超性之功，既不出物體，則何異，無是物而化生爲有，非大造不能也。反性過性之功，非從無生有，惟有是力而陰阻之，或力不逮而速致之，何難假手於百神，立著其成效？吾願考靈蹟者，勿以見聞所及，拘執其成見可也。

二十四 主宰立教必有奇大靈蹟說

嘗謂立教難，而立教以令人崇奉則更難，蓋教非號令比也。號令出於朝，傳之鄉曲，小民未見君王，而百官有司，承上治下，堂堂行事，刑法森嚴，皆知官吏之政令，實出於國君之意旨，故帖然遵守，不敢或違；若主宰與人，幽明相隔，視之不見，聽之勿聞，苟一日者，降大造之尊，憫世人之愚，親自立教，示人正道，吾不知主宰將何以處此？欲默告人人，潛行感觸耶？吾恐人心多昧，情慾錮蔽，雖告者本夫一致，而聽者各存私見，叅以異論，雜以邪說，行見失之毫釐，謬於千里，百弊叢生，異端疊出，又烏能合萬姓於一教？由是觀之，主宰立教，必擇一二聖人，示以奧義，

授以大權，令其代宣聖化，訓誨羣生，使天下同風，共登道岸，而主宰之心，將於是乎一快。然而人情莫測，至理難明，聖人教民如此如彼，而衆人將謂子之所言，安知非出自見，以愚惑吾心？於是口舌相爭，莫衷壹是。當是時，惟有驚人眩世之舉，可使人豁然通，恍然悟，知聖人之所言，實爲主宰之訓諭，於以知主宰立教，不可無靈蹟以爲憑也。雖然，古今靈蹟，甚不一轍，或爲人忠直，昭事虔誠，入火而不焚一髮；或喪心叛理，無惡不爲，不病而腦裂腸流；或病入膏肓，已瀕於危，不藥而頃刻痊愈；如此之事，罄竹難書。推原其故，或以示賞罰之公，或以明大造之仁，皆不足爲眞教之證，故無之不可爲眞教，有之亦未可遽以爲眞。

教也。即使有人於此，矜奇作異，力顯神通，倏忽之間，引物於百里之外，飛翔於千丈之上，大言於衆曰：予所以行此者，卽以明吾教之正。竊意此等事蹟，仍不得爲實據，何也？異言怪行，正神能行，惡鬼亦能行，安知非惡鬼所爲，用以迷惑吾心？然則何如而可？曰：必有大聖人出，侃侃立談，闡明正道，曰：謂予不信，吾將復生死人，以證吾立教之真；旋卽於稠人廣衆之間，將已死數十年之人，一呼而起，飲食如恆，如是則其教必真，絕無疑義。吾故曰：主宰立教，必有奇大靈蹟也。

二十五 靈蹟不可輕信說

人之知，莫大於棄疑，棄疑者，非不疑也，惟當信則信，當疑則

疑，處萬事，應萬機，一轉念間，知微達奧，明如觀火，未嘗猶豫於方寸間也。昔堯舜三代之時，禮義明，刑政修，荒誕不經之說，偶播人間，而妖怪邪術之徒，罕見於史籍。自漢唐迄今數千百年，巫覡僧尼，充塞宇宙，其所以愚惑人心者，或陰通鬼祟，舉止離奇，或徒托空言，千方煽惑，愚民少見多怪，不知分辨，遂以爲某物靈也，某像亦靈也，某人之病不藥而痊，靈事也，某人之災難，有所犯而致之，亦靈驗也，衆口雷同，莫置一喙；及經有識察驗，覺此唱彼和，要皆空中樓閣，無一定之真憑。嗟夫！如是而爲靈蹟，不亦大可笑哉？竊歎此等妄論，貽害實非淺鮮。何則？人情喜奇好異，自古已然，異端邪教之流，往往百計揣摩，投人所好，飾

此怪怪奇奇之事，以搖惑夫衆心，心既惑矣，然後誘以妖言，進以邪說，小民如醉醇醪，隨所指授，將大中至正之教，反以爲迂拘而不足信，殊可痛焉！泰西博學之士，事事探求，不稍疎忽，其剖辨靈奇，尤爲嚴密，大旨謂人有大德，乃能感通大造，興作靈功，其作之也，堂堂顯著，無妖幻之可虞，其所行之事，又中規中矩，無乖僻之可疑，既行之後，其事久存不滅，任人考驗以爲證，見之者，非特一二愚蒙，必多端方誠直之人，述之者，不特一家一族，然萬口交同，可爲依據，其施行之意，惟以明大造之慈仁，正道之光明，凡此數端，皆理之所當然，無之不得爲靈蹟。故遇有驚心駭目之事，欲知其邪正何如，當先觀其爲人何如，行事



何如，立意何如，又驗其事之存留何如，目覩與耳聞者又何如，果能萬事合宜，一無弊竇，而其蹟實非人力所能爲，乃可謂大造之靈蹟；非然者，現樓臺而作幻，附草木以興妖，河上聞聲，夢中示象，要皆羣魔之妖異，安可歸諸大造之靈哉？

## 二十六 預告後事足徵真教說

藏往知來之學，聖人不能強致，而占人卜正之徒，既無實德以感神，自不能先事而知臧否。乃世人不察，有所舉動，往往卜策拈蓍，求兆於先機，探隱於卦象，一若枯龜乾草，真能示我吉凶者。原世俗之所以爲此，殆未知未來之事，所由別也。未來者未有之謂，凡事先於今者，謂之已往，後於今者，謂之未來，今之

已往，卽昔之未來，今之未來，卽後之已往，事蹟昭然，原無異致，惟時日不同，稱謂因之懸絕。試括其類而計之。未來之事，分類有三：一曰今雖未來，而我知其必來，如日月之相蝕，彗孛之顯見，天象之運行，四時之迭變，如此之事，歷數家均得預曉，非我所謂未來也。二曰事有出上主意，而世人不能推測者，譬如百年之後，將有名世者出，其貌若何，其年若何，其聰慧知謀學問事功又若何，凡此皆上主生之，亦惟上主知之，人不得預知也。三曰事有出人私見，而神靈未嘗強之者，譬如有人於此，將於十數年後，某日作某工，某日言某事，某時之念善，某時之念惡，其志慮言爲，本無定度，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在本人未知後日

所爲，而百神不能逆料，知者其誰，要惟上主。今天下崇尚邪神，事多妖妄，求仙問鬼之舉，隨在都有；而驗其蹟，或言語支吾，渺無實據，或千言偶有一中，既不能取信於人，烏得爲眞教之證？然則何如而可？曰：使有大賢於此，言於衆人曰：予受命於上主，謂若干年後，將有大聖降於世，生於某地，長於某方，生平行某事，死於某年某月某日，斯大聖者，爲主宰特遣之人，將立眞教於天下，使萬民共尊而共奉，謂予不信，可記吾言，以觀於後。時人一呼百應，朝野周知，將斯人之言，筆之於書，傳佈寰區，歷久無誤；及至預示之期，果有一傑人出，舉止不凡，行爲出衆，始而見其生長之地，與大賢之言合焉；繼而見其生平行事，及其傳

道訓人，與大賢之言相應焉；又後而見其死亡之蹟，亦與大賢之言，若合符節焉。如此奇應，非上主不能爲；苟有其事，則大聖之教，必真正而無疑焉。

二十七 人人當奉真教說

嗚呼，真教之難行也！人但知真教之當行於天下，不知真教之當行於衆人。衆人者，天下之所由成；天下者，衆人之聚也；真教不行於衆人，則偏而不周，大失立教之本心，而所以爲人之道，亦於是乎虧。吾故謂既有真教，卽人人皆有守教之責，而考厥緣由，約有三端：一曰窮原，二曰明理，三曰求福。何謂窮原？曰：人生斯世，如作客然，其來有自，其歸有所，其俯仰天地間，亦有

一定之意向；設使茫茫度日，渾然漠然，衣食是求，耳目是娛，此外別無注念，是名爲萬物之靈，而實則與禽獸不甚異。何則？人飲食，禽獸亦飲食也，人娛耳目，禽獸亦娛耳目也，縱富貴功名貨財文學，人欲之而禽獸不能欲，然此等事，皆身外之緣，其所以裨益我者，不過目前之歡樂，究非悠久之良謀，則人之所以爲人者，其必於貨利功名之外，又能知所從來，明所將往，而此等至理，非真教不明也。然則本原不可昧，而真教亦不得不從矣。何謂明理？曰：人所以別於他物者，以其有知識焉耳。知識之用，以明理爲本，理愈明，則心愈安。羣生姿質不同，當各盡其力，以知其所能知。無如聰明有限，精力易窮，即使畢世研求，竭情

推測，理之淺顯者能知，而理之淵妙者終昧，一有所偏，則失毫  
謬千，荒誕不經之說，因之以生，欲明至理，惟真教能啟迪之，則  
至理不可不明，而真教亦不得不守矣。何謂求福？曰：人情莫不  
趨福而避禍，百年荏苒，轉盼成空，此生之休咎，不足重輕，而一  
經瞑目，慶殃立判，永不遷移，惟在生時慎所趨向，乃可期死後  
多福。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此之謂也。然事無巨細，得其道而行  
之爲善，非其道而行之爲不善。今天下庸庸碌碌，事蹟無窮，而  
其間真可謂善者，寥寥無幾，無他，不得其道也。道非真教不能  
明，而欲行善邀福，又當以守教爲先務矣。嗟夫！人生在世，多不  
過百年，忽忽悠悠，渾然一夢，而萬世無疆之福，卽於是乎積聚，

人非癩癩，可不慎所擇哉？

二十八 論人不奉真教之非

古今人心之變，不啻天壤相懸，三代以前，民情純樸，禮讓風行，真教之名，未嘗嘖嘖於人口，而真教之義，早已深入於寸衷，以故不言而喻，不脛而行，自一國至於萬方，莫不知真教之當崇，無一人可自外於聖化。降至今日，殊不可以昔比；熙熙者，惟利是圖，逐逐者，惟慾是逞，身心之學，棄如弁髦，不特輕視夫教，恥言夫教，且以懇懇守教之人，爲迂拘而不足重，觀其平日所爲，遇釋則釋，遇道則道，遇不拘何教，卽行不拘何教之事，強之拜佛不辭焉，授以符籙忻然焉，迫之以怪誕不經之舉，無所求

而不應，直似登場傀儡，優孟衣冠，一日之中，三四變易也。在知禮達義者見之，固以爲非是，而尋常無識之人，反以若輩爲多才，謂其識時務，合時宜，故能隨地更張耳。嗚呼！夏葛冬裘，因時以易，而教亦可因時以易耶？羊棗菖蒲，隨人所嗜，而教亦隨人所嗜耶？真正之教，若大路然，所以範圍斯人，各歸於正，上以盡昭事之誠，中以盡待人之責，下以盡持己之心，務使不愧不怍，立德立功，以邀身後無疆之福，不然，歧趨妄作，莫登道岸，猶之行千里者，躑躅道途，不知所往，人東亦東，人西亦西，終日往返，不進寸步，如是而欲至所當至，吾不知其可也。雖然，失路之害，不過廢時曠業，其害尙輕，而不守真教，則虛度年華，不知報本，



後患無窮，可不畏哉？吾不解若輩之存心，究竟奚似？將以爲舉天下並無眞教，故不必守耶？此論斷斷不通，何煩申辨。將以爲各教皆眞，故不妨殊途以同歸耶？此又推諉之詞，不難一言以駁詰。蓋理一也，道同也，今天下教門林立，各持一說。楊子之言曰：爲我，墨子之言曰兼愛，儒者之言曰：人死爲鬼，佛者之言曰：人死輪迴，爲人，爲獸，爲鳥，爲蟲，爲魚，爲鼈，各視其生前之善惡以賞罰之。此四說者，意義牴牾，言詞矛盾，謂四說皆非則可，謂四說皆是則不可。何則？道惟一而教亦無二也。國家造士，必有一定之章程，父師訓子，亦有一定之規矩，况大造至靈，無微不燭，豈肯任人妄作，以開其百弊之端？由此觀之，眞教不可不守。

而人生斯世，自當明辨真偽，以知所從違也。噫嘻！

二十九 立國不可無真教說

說者謂國家立法，刑賞兼施，刑所以誅惡，賞所以報功，彰瘝既明，勸懲自著，而真教重歸源之學，祇可以責君子，非可以期小人也。予曰：否否，刀鋸桁楊，誅巨慝，不誅細過，誅所及察，不誅所未察，以全國之大，萬民之衆，官吏雖明察，不能盡奸人而誅之；至於富貴爵祿，尤非盡人可得，彼縉紳閥閱之家，請託吹噓，前程猶易，而編氓俗子，援引無人，縱日事修途，曷免向隅之慨？況真德成於寸衷，大惡根於一念，君子有慎獨之修，曾子有十目之戒，凡此隱事，皆不顯於外，更難望弓旌之逮，素絲之頒，如

必畏法令而寡慾，求福祿而自新，則文過飾非，塗人耳目，苟能逃法網，釣虛名，已足撫心自慰，又何必一室潛修，崇尚實德乎？不崇實德，而欲求上治，其可得乎？然則何如而可？曰：人生斯世，俯仰自如，辨是非，別善惡，良知良能，人人共具；對於父爲子，對於師爲弟，對於君爲臣，對於造物爲萬物之靈，之四者，各有其責，事父以孝，事師以敬，事君以忠，事造物以守教；不守正教，失其爲人之道，猶之不孝不敬不忠，大乖爲子爲弟爲臣之理；况人必先受生，而後有倫常，則守教之責，嚴於倫紀，爲國者其可忽諸？且夫民心多怠，爲惡易，爲善難，無所希冀，卽無所激勵，而人世升沈，殊無一定，小人得志，君子固窮，幾疑茫茫世界，賞罰

無憑，殊不知真賞罰，惟在身後，而此理此心，要惟求之真教。何也？中國自漢唐以來，三教並行，儼然鼎立。詩言文王在上，又曰三后在天，是古儒自有靈天之說，而冥世迎祥，原非創論。無如宋儒崛起，專尚理學，將後事抹煞不言，而魂魄均歸消散，故今之儒教，不講後報矣。道教創於寇謙之，專言鍊養，罕及真修，雖有成仙之語，而虛誕無憑，碍難印證，則道教亦無後報也。釋氏輪迴六道，妖妄不經，其言天堂地獄，俱出梵王意想，不特揆於情而必無，抑且度於理而不可，則佛教亦無後報也。惟真教創自大造，傳佈寰區，謂凡人物故，靈魂常生，善人升天，惡人墮獄，此非徒託空言，實據不勝枚舉，則真教獨講後報也。使人人能

奉眞教，無論智愚賢否，所在警心，刑不及身，而犯法必遭後禍，不敢犯也；賞不及身，而立功必膺後福，不敢怠也；心思恒慎，何嘗求譽於人間？舉止克恭，豈望褒獎於當軸？如果人人入教，咸懷此心，上古垂拱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

抑思氣運興隆，權衡有自。書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此言帝皇應運本乎天，故賢君蒞位，先務郊天，祈穀有文，禳災有典，王者不降席而天下治，爲其父事天而對越誠也。所謂天者，非蒼蒼之象，乃別有靈天，無形聲，極智睿，亨壽八埏，扶持萬姓，或謂之主宰，或謂之上帝，或謂之眞神，或謂之造物，稱名雖異，其義則同。孫奭言天惟一神，以其至尊，故

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王，皇后辟，天王，天子，皇帝也。孫奭之言如此，可謂至論。古今來治亂無常，智愚並出，循環剝復，氣運迭更，原其所以然之故，皆靈天默爲轉移，故社稷存亡，冥中有主，而欲永保一統，不得不慎所崇也。間嘗曠觀宇下，教派林立，考其所奉之神，或係古人，或係邪鬼。中華在三代以前，本奉無形主宰，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後世謬論橫行，靈天形天，不分彼此，遂謂興雲施雨者此天，禍淫福善者亦此天，鹿馬混淆，由來已久。惟真教能追本窮源，敬奉上天真主，潛思默念，幽明相通，一動一言，均須加慎。顧天之主，卽地之主，亦卽萬物之主，一家敬之，家以齊，一國敬之，國以昌。何以故？國猶家也，萬民兄

弟也，上主大父也，不敬上主，妄佞邪神，何異背棄眞親，謂他人父，災禍之來，勢所難免。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此其證矣。溯自上古迄於今，周家八百載，傳代最長，其時人情敦樸，古訓猶在，故雖異學流行，而昭事大原，未嘗廢止；厥後學愈參雜，禮愈紛繁，享國之年，因之漸促。予讀泰西史乘，世代變遷，今昔迥異。當秦漢之間，眞教未行於西海，靈圖實業，動輒易人，自行眞教以後，法國於千三百載，祇易三朝，英國於七百餘載，祇易二朝，葡國於五百年間，翁國於三百年間，祇易一朝，保國米舍辣王，傳四百祀，丹國厄利格王，傳五百祀，物尼士民主國，垂一千三百稔，西班牙雷嘉王，傳一千一百稔，此皆奉教之

益，爲前此所未有，故予謂從真教，而國祚綿長，有可考也。

### 三十 圖富強必須崇真教說

我中國幅員浩廣，雄峙東方，人民之衆，幾四百兆，其賦性聰敏，智慧出類者，殊不乏人；惟疆域之見素深，畛畦之情未化，劔墨蟬書，硜硜默守，凡事理之不由於中土者，輒鄙爲異類，不屑講求，此予智自雄之弊，非好問察言之道也。五十年來，中西交好，成見漸泯，近來數稔間，尤形通變，上而官紳，下而黎庶，莫不欲一洗舊染，淘濬聰慧，以挽回風化，以振興國家，於是竭力經營，仿行西法，以華船爲不便，而用輪舶矣，以車馬爲費時，而創鐵路矣，以手紡爲過勞，而設機廠矣，以弓箭爲不能及遠，而製



火器矣，以文章詩賦，爲無益於行政，而習西文推算測量汽化聲電等學矣，總之，事事擴其規模，在在求其實效，富強之舉，期在必成。但經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華人百舉並作，固是要圖，而揣本之謀，猶不在是。大抵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誠意，意不誠，而欲家之齊，國之治，不可得也。溯自堯舜孔孟以來，初而儒，次而釋，又次而道，三教並行，儼然鼎立，遞傳二千載，儒教尙文詞，未足以救正；釋教言果報，說多差謬，無以取信於人；羽流立論虛浮，更無以維持聲教；是以中國之民風，不及西邦之敦厚，此郭筠仙侍郎，薛叔耘廷尉，親見而筆之，非予所敢粉飾也。

然西人之守信達義，豈亘古已然耶？非也。自真教傳行西海，講明正道，令人知萬彙之有真原，而尊敬之；知善惡之有後報，而趨避之；知神魂之永不消散，而善守之；知主宰之洋洋在上，洞燭無遺，而警惕之；於是民情感觸，漸摩於正大之域，觀聽乎純一之規，爭自濯磨，移風易俗，一變而康樂和親，再變而情怡性淑，於是報國忠焉，臨陣勇焉，事親孝焉，交友信焉，立品端焉，西國之化有自來矣。若中國亦從真教，而再加以格致諸法，凡有裨於民生國計者，仿而行之，將見民風丕變，日益富強，不特與各大國並駕齊驅，且可執牛耳，以爲主盟。不然，有治法，無治心，未能務本，安望上治？余也高呼無術，同善有心，願舉國賢士

大夫，一旦啓若谷之懷，細審教中道義，俾虛堂懸鏡，頓識眞原，智府開而靈臺淨，所以崇德者，卽所以牖民，卒至一道同風，共躋無疆之域，豈不懿歟？豈不快歟？

三十一 眞教十誠說

眞教涵養神魂，兼化風俗，姑不以他事證，而觀教中嚴誠十條，已足明其梗概。中國商朝時，埃及有聖人出，名梅瑟，表率羣黎，德業彪炳，某日登西乃山，歷久不下，首尾四十日夜，勺水不飲，粒不沾唇，末日天大雷霆，高山動搖，天降奇火，延蔓峯陔，民人之在邇者，以數十萬計，覩此災異，咸伏帳中，一息僅存，不敢仰視，已而梅瑟下山，手攜石板二，上鐫誠令十條，頒自上主，讀

其文括其大旨：一曰，欽崇眞主，痛絕邪神；二曰，不准妄誓，致辱主名；三曰，誦禱宜誠，齋戒宜謹；四曰，孝事父母，尊敬君長；五曰，毋殺人，毋害人；六曰，毋邪淫；七曰，毋偷盜；八曰，毋妄證；九曰，勿戀人妻；十曰，勿貪人物。每一誠中包含二義，一爲當行之事，一爲當戒之端，當行不行，當戒不戒，均屬犯誠，而守誠之嚴，兼及心思言行，外行雖美，言語不慎，有過焉，言行俱美，心思不正，有過焉，一誠如此，餘誠皆然，欲盡述之，終日不足，茲畧其細而舉其要，用明守誠之最能化俗。時至叔季，俗尙澆漓，神仙誕妄之說，風行寰宇，小民易惑，往往悉索餘資，以媚不經神鬼，築寺觀，燒紙鏹，焚香燭，作佛事，飯僧尼，賽會迎神，設壇演劇，病則求籤，

難則送鬼，就巫問卜，法術紛如，不究各神履歷，祇謂有廟必靈，甚而禱仙佞佛，家業已空，而疾病依然，妖祟如故；統計一家所耗，歲必數金，或數十百金，由一家以計一邑，由一邑以計一郡，由郡而省而國，歲費鉅萬，習爲故常，以有用之資財，作無益之虛舉，有識之士，能不喟然？惟真教敬上尊，力闢邪妄，雖教堂經費，稍有所供，而較諸外教所糜，相懸不啻天壤；則從真教而民生裕，民生裕而國用足，其裨益詎可勝數？加以教中定例，早夕誦經，無論男婦老幼，萬口同聲，頂禮大造，一則乞宥愆尤，二則感謝前惠，三則祈降遐福，四則求免後災，祝文之中，有爲皇上禱者，有爲官長禱者，主宰聽之，仁衷勃發，而國土安康，可以預

卜，此第一誠之義也。

稱號莫尊於國諱，而天主之名過之。何則？真主者，天之主宰，生黎庶，亦生天子者也。不遵國諱，咎無可逃，褻慢主名，其罪尤重。故在教之人，兢兢肅肅，呼於口，兼懷於心，笑語閒談，罔敢輕及，事之大且實者，可援真主名以立誓，用示萬不虛言之意。西國自奉教以來，斷訟解紛，概憑人証，每當白事之先，按手聖經，誓不僞飾，述其所知，絲毫無隱，雖愚夫俗子之儔，不敢妄言取咎，故公是公非，從人論斷，不倚不偏，較之拷勒口供，砌詞誣控，利益不可數計，此第二誠之義也。教中定典，七日一瞻禮，晨入教堂祈禱，退而休息家庭。是日也，衣華服，食肉味，父老幼童，歡

然同聚，傍晚則親鄰相訪，散步畦原，盡終日之長，養本然之性。厥後六日，操勞不遺餘力，農商工匠，比比皆然。西海各邦，咸遵此例，不特有益於心神，抑且有益於身體。七日內二日小齋，食魚蛋，不食獸肉；一年四季，數四大齋，午前不食，晚間稍啖，惟中膳一餐，可以飽飫，皆所以寡慾清心，禳災祈福，此第三誠之義也。父子之間，恩義最重，慈愛教育，父之責也，孺慕供養，子之責也，父母生則奉之，死則葬之，連年累月，施捨誦經，拯拔死者之靈，早享上天之祐；若夫燒錠焚楮，薦食陳衣，既無益於速朽之身，又焉用此虛文之奉，故真教不爲也。夫婦之間，愛爲貴，此唱彼和，事事相親，爲夫者，保養其婦，爲婦者，承順其夫，陰陽敵體，

偕老百年，不特出妻鬻女，違犯教規，而反目動容，亦乖箴訓，是夫婦之責甚嚴也。師弟以相敬爲美，周旋晉接，風旨頻承，爲師者，務須言可法，行可則，動可象，靜可倣，使爲弟者，守其範圍，從其趨尚，而潛移默化，息息相通，必期德行文章，逢源入道，是師弟之責甚重也。姑無論主與僕，友與友，各有專責，而小民踐土食毛，感戴國恩，逾於師友，故忠君報國，實效是求，平日供賦維勤，有事則承徭忘倦，從軍出戰，之死靡他，守法奉公，爭先恐後，此第四誠之義也。

夫富貴爲我所欲也，功名亦我所欲也，然欲之不若性命。何則？身者萬事之所歸，身存而利可漸圖，身失而祿將焉寄？自古



忠臣義士，成績莫難於捨生，大憝劇盜，作惡莫過於戕命，無他，生命乃人所至寶者也。主宰掌握萬民，愛護不啻赤子，貴其所貴，寶其所寶，未嘗異視於其間，以故害命傷身之舉，拂人心，逆人理，其罪不容少宥。雖然，同是殺，而義不義迥殊，爲上者貴能分辨。聖人治天下，威以勝暴，法以佐德，五帝有放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戮，國章一著，人命已亡，此義殺人也；以義殺人，方能無過。若罪情未得，斧鉞先加，巧詐舞文，誣陷無辜，如是者，雖執刑章之柄，莫逃冥世之殃，清夜問心，良堪警惕！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以此故也。從來有文事，必有武備，兩邦起衅，動輒交兵，列陣相攻，定傷多命，出死力者，殺敵致果，惟令是從，而君

主掌進退之權，務必揆之於義；義而戰，雖伏尸百萬，於君無尤；不義而戰，雖一夫之亡，咎無旁貸。真主垂誠，不禁當殺，祇禁妄殺。所謂妄殺者何？曰：濫用匪刑，冤抑無辜，一也。師出無名，殲戮善良，二也。與人口角，擅加毒手，三也。被人謀害，私復仇讐，四也。厥月未彌，下藥墮胎，五也。生女不養，投入溷井，六也。捉獲盜賊，奮擊致斃，七也。或難曰：禮經有言，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子獨謂毋復私仇，其故何歟？曰：殺人者死，國有常刑，受怨欲伸，宜鳴官吏；若人殺我族，我亦殺之，物我相殘，爭端紛起，行見世風日下，邦典廢弛，事機至此，豈民之福哉？且夫造物生材，任人取用，而身體爲立功之具，假於

人，非給於人也，故愚孝傷身，因愁自盡，皆真教所不容。乃時至叔世，生計日艱，愚夫婦窮無所之，便萌短見，或懸樑覓死，或仰藥而亡，瞬息之間，幽明相隔，其初念之偏，以爲一棄塵寰，可免此生煩惱，殊不知自經背理，冥判綦嚴，後禍更深於前禍，殊可痛也！不寧惟是，凡人積不相能，恨深切齒，雖未嘗揚拳用武，鷓蚌相爭，而方寸之間，業經犯禁，此第五誠之義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在焉，血氣方剛，尤宜戒慎，上主權衡萬世，正人心，掌風紀，聲教攸關，默爲運化，故其示戒垂令，不得不以遏欲爲先。夫人慾之熾，亦甚歧矣；夫婦爲倫常之首，繼宗續嗣，生育是期，旣爲本性所需，不在禁止之例，特是一諧伉儷，締

結終身，舍夫婦而別事荒淫，皆爲惡蹟。以故良家婦女，宜別嫌疑，玷之則造孽矣。妖妓賤娼，聲名穢濁，近之則狹邪矣。側室偏房，不成典禮，納之則漁色矣。甚有靦然面目，心志荒唐，或禽獸恥爲，而人反爲之者，其淫又加一等。推而下之，中冓之言，媒褻之詞，浮蕩之聲，邪妄之劇，佻儻之音容，春宮之圖畫，與夫稗官野史，恣意調情，皆干嚴禁，此第六誠之義也。夫人含生負氣，仰而事俯而畜，晉接往來，均須資用，誰不願積貨儲財，早備不時之需？但取與之間，必辨爾我，物各有主，名分昭然。上主垂誠，命遵公道，利於己，無損於人，其利合義，求之可也；奪於人，以益於己，其禮悖義，求之不可也。放財取息，本爲正事，然使違法律，而

多取於人，便爲犯誠。苟有人焉，見物於道路，拾而攜之歸，原無不可，然使據爲己有，不求原主，則犯誠矣。又凡因事急用，告貸於人，亦勢之所必然，但能歸不歸，有意乾沒，便爲犯誠。商賈爲四民之一，以有易無，往往而是，若飾僞矯詐，魚目混珠，斷乎不可。又如招股設肆，爭取蠅頭，固人事之常，然使利益不公，弊竇百出，則其孽與偷竊等。若夫賭博賺人財，盜賊攘人物，宵小穿人屋，無賴索人錢，誣控損人貲，強暴敗人家，此又顯見之惡，與已上各端，均須償補，否則主宰威靈，莫道冥間之報，此第七誠之義也。

穀梁氏謂言之所以爲言，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此與易

經庸言之信，禮記君子寡言以成信，尚書彰信兆民之旨，後先一致。然出言何以必信乎？曰：人爲萬物之靈，辨是非，嗜道義，言不失信，乃全其固有之良，而與造物樂善之心，陰相感應；不然，冠冕其外，刀劍其中，以生人而作鬼蜮之謀，行不踐言，俯仰能無自媿？况言而有信，其裨實夥。王言莫違，令出法隨，萬國九洲，咸知遵守；忠臣之言必重，以其陳利指弊，入告嘉謀，非敢欺誑我君也；益友與父母之言必遵，以其存於衷而宣於口，置腹推心，肺肝如見，非若街談巷語，泛泛無稽也。借令爾僞我詐，專事詭僞，則家不家，國不國，而人亦不可以爲人，天下之大，紛然無所適從矣。嗟夫！末俗澆漓，人情淡薄，飾詞矯節，習以爲常，原其

故，則惟利是圖，罔知理義，自庶民以迄官吏，靡然一轍，上下相沿。譬如臣工奏牘，循例鋪張，朝廷深處九重，安能察及遐邇？小民興訟，飾偽砌詞，非賢有司諳練人情，殊難燭其奸宄；牙郎市儈，重尚驕張，以履鼎作珍寶，非老於生涯者，幾不辨其黑白；叔世絕少真朋，往來大都面友，齒牙之論，隨在紛譁，肺腑之談，吶吶不吐，匡救之方既少，彌縫之術偏工。竊謂妄言之罪，不可一律該；讚詞套語，近世通行，尤甚則露人隱惡，敗人美名，架樓閣於半空，肆雌黃之利口，揚惡掩善，樂禍妬功，與物相爭，啓齒辱罵，如是者，苟非悔過自新，償人所失，莫道大造之誅。又近人惡習，見人函信，私發探觀，此習罕覩於西邦，屢聞於東土，雖欲阻

之，無可如何；不知探人密事，造孽頗洪，上主垂型，從嚴禁止，此第八誠之義也。今夫人性之靈，莫不有知；知者一身之主也，視聽言動，隨之而生。自古大惡大愆，其始俱根於一念，淫念生，則姦淫之事作，貪念起，則偷竊之舉成，上主知其然，故疾惡務去本源，勵行先固意志，遂於第六第七誠外，又禁人馳意荒淫，縈懷非義，此第九第十誠之義也。凡此十誠，何一非化俗之準繩，何一非治心之藥石歟？

三十二 苦口語

自佛老行於東土，萬姓皈依，靡然一轍，上而縉紳，下而黎庶，守業殊，處境異，貧賤富貴，判若天淵，而其出言行事，大都二氏



是宗。以故喪葬祈禳，僧道之術必行也；追宗祭祖，楮鏹衣飾必燒也；經營屋宇，興作河工，必先看風水，擇時日，而後敢動手也。儒者啟口，每稱孔孟，然觀其與物周旋，無一非乘浪隨波，與世俗相爭逐。常人少而壯而老，荏苒百年，謀貨利，求功名，好逸樂，慕聲勢，仰事俯畜，拮据終身，迨至瞑目一朝，百事與之湮滅，人生一世，大都如是而已矣。然人知理達義，靈於萬物，其初生也，豈無所由來？其居世也，豈僅衣食是圖，別無返本之修？其物故也，豈果寂然消散，善惡皆無報應？後儒專尚理氣，云稟氣而生，氣散而死，將成德立功之所向，居仁由義之所終，盡歸之茫茫渺渺之中，立論多偏，顯而易見。羽士重煉養之術，妄言功到仙

成，別無推原之學。釋子專言六道，以人之靈魂，欲其爲牛爲馬，爲鬼爲妖，他謬不必指，而惟此一端，已足令人絕倒。獨天主眞教，迥異於是，事求切實，理不虛浮，知萬物不能自生，必有生造之者，所謂天主是也。天主無始初，無形像，智能全備，福樂充盈，以無量之權能，靡窮之智慧，欲有天而天生，欲有地而地立，欲有萬物而萬物紛陳，至於人則以泥土塑其身，繼造一靈明之體，畀之身中，便能言語行事，是爲始祖。始祖有二，一男一女，配爲夫婦，傳生人類，迄於萬世。當是時，天主命人立德，然後升天，不料始祖逆命，自絕天途，欲挽回之力有不逮，乃天主至仁，不忍捐棄羣靈，於是降瑪利亞胎中，不因人道而生，是爲耶穌，一

言一動，功德無倫。以耶穌之功，贖衆人之罪，綽綽有餘，何愁虧乏？雖然，耶穌自甘捨命，用補古今惡孽，此被釘木架之刑所由來也。死後三日，出墓復生，閱四十日，在百餘人前，白日升天，迄今恒生天上。天主教者，卽耶穌所立之教也。厥徒十二，傳教萬方；先是耶穌選伯多祿爲教會元首，伯氏歿，則舉一人繼之，是爲教皇，至今弗替。論其禮，則有洗禮焉，爲入教之初基；有解禮焉，爲宥過之善方；有彌撒禮焉，所以祭祀天主；有堅振禮焉，所以振拔信心；有婚配禮焉，所以加恩於夫婦；有神品禮焉，所以錫權於教士；有終傅禮焉，用授聖澤於病人。局外不知其義，刺刺私談，妄爲猜測，何不思堂堂巨典，天下公行，五洲各大國，習

見習行，不以爲怪，吾華人偏欲誹謗，豈理也哉？教爲天下設，禮亦爲天下用，彼信口悠悠者，何聞見之淺也？夫天主仁慈無量，公義亦嚴，敬之必賞，犯之必刑，善則降祥，惡則降殃，其施於生前者猶淺，其施於身後者實深。神魂爲人之大體，身雖死而魂不亡，或上天堂，或下地獄。天堂之樂，同堪艷羨，而地獄之苦，罄竹莫宣。自來大憝極惡，殘虐兇橫，奸宄盜竊之徒，與夫奉正教而不守教律，或識正教而裹足不入者，皆歸此獄。沉淪於烈燄之中，恒爲妖魔所苦困；靈魂一入其中，神情悒憤，心志憂愁，求出無門，尋死無路，憶生前之樂趣，轉眼皆虛，嘗今日之艱難，噬臍莫及，泰山之砂，可以悉數，居獄之時，莫能算計，縱歷千百萬

年，仍未減去一日。何則？能盡之歲月，愈度愈少，而地獄之永久，絕無底止者也。

嗟夫！環觀編氓，概行歧路，日趨污下，莫望超升。蓋不入天主教，卽不得升舉之門也。竊意華人不入教，厥有三等：不知者一，不敢者一，不欲者一。自眞教遠來中土，業經三百餘年，道咸以來，教務日興，教堂林立，教士遊行內地，亦幾蹟徧城鄉，惟爲數無多，未獲停驂各處，遂至馳驅奔走，宣講經文，縱聽者有人，而教道終難徧及，職是之由，鄉人村媪，農服先疇，但聞天主教之名，不知天主教之實，不知則不肯入，勢所必然，所謂不知教者此也。又有人焉，存心偏僻，矢口譏評，未識眞教面目，祇於故

紙堆中，拾得謗書一卷，謂天主教挖目剖心，教士姦人婦女，遂即散布四方，逢人必告。若問其曾見與否，則曰未；問其有據與否，則曰無；以無稽之妄言，阻人入教，其弊亦出於不知，而較之守正不謗者，罪有加焉。夫教者，億兆人之聚也，謗一人者，作孽，謗一教者，獨能無罪乎？吾願喜弄唇舌者，一再思之。自來福禍兩途，由人自擇，今世有明知真教，而偏不信從者，雖咎由自取，然予爲若輩惜之。人生作客，萬事都虛，獨此舉攸關最大，今而不行，後悔無窮。聞之不敢入教者，大抵見阻於四：守教難一也，畏人言二也，親友阻三也，邪魔惑四也。何不思守教之難，總不及入獄之苦？小難不堪當，大難將若何？至於人言毀譽，何與我

身心？衆人毀我，無損於我，衆人譽我，無惠於我，勇者見義必爲，匹夫有志莫奪，旣知教之真正，何容畏人而弗從？況冥罰森嚴，無由旁貸，何可以畏人而罹災？人有強我投井者，我必力却，況強我入地獄乎？予有一法，爲畏難者言之：天主爲慈祥大父，求之必應，告之必聞，借令昕夕獨居，誠心默禱曰：大哉造物，下民君父，何教爲真，仰祈示我，示之不足，又賜勇心，毅然從教，冀抵上穹；如是久禱，神佑必來，曩以爲難而不可爲者，後將力爲之而弗怯矣。

### 三十三 挖眼剖心辨

從來愚民無知，以耳爲目，一人訛言，衆喧市虎，不察理之可

信與否，事之有據與否，動輒狐疑，隨聲附和，以言之者衆也。遂至明理諳事之人，亦多疑有疑無，不敢力斥其妄。匪徒知其然，凡欲肇禍，必先造謠，迨衆口鑠金，民心共忿，始明目張胆，聚衆滋擾，此自古大難之所由起，亦卽教堂被害之所由來也。天主教自元代入中國，傳已五六百年，草野城廂，無地不至，設教堂，立善舉，按期行禮，出入頻仍，衆目昭彰，習爲常事。比來匪人林總，志在不軌，前清兩江總督劉坤一，出示云：奸徒中懷叵測，欲張其氣而發其端，故先造言鼓衆，誣陷教堂，謂天主教挖眼剖心，以激衆怒，衆旣怒矣，而搶掠焚燒之舉，卽隨之而起，如蕪湖金陵丹陽教堂被害之慘，衆所知也。彼造謠者，或謂挖眼剖心，



用作照相藥水，不知照相藥水，豈以心眼煉成？或云心眼攙入洋煙，令人生癮，不知鴉片久入中國，安得如許心眼，使億兆華人同時生癮？且洋煙至今日，華人亦知製法，中國亦產煙膏，何嘗用心眼以製成？歷代聖主賢臣，優獎天主教，鉅典明文，多不勝紀，祇以清朝言之：順治元年，上諭湯若望安處教堂，嚴禁旗兵滋擾；七 years 上賜宣武門隙地一方，建堂昭事；九年落成，上又賜欽崇天道匾額，用示鄭重；十年上准中國內地各省傳教；十四年又賜御書堂額；十六年上詔蘇納往山東傳教。康熙八年，康親王傑淑等，題稱湯若望等供獻天主，並無誘人作惡，結黨亂行之處；十年御書敬天二字，懸挂教堂，諭曰：朕書敬天，卽敬

天主教也；十九年教士李守謙蒙召內廷，恩賜奉旨傳教四字；三十八年上賜西安門內隙地，并賜銀兩物料，築建教堂；四十八年，上賜庫銀一萬兩，將宣武門天主堂重行修建。乾隆間，上屢賜銀兩，爲西士喪葬之費；四十年宣武門天主堂火，上賜銀一萬兩，着於原址建復，重賞匾對，高懸堂宇。嘉慶間，上三賜葬銀，優卹教士。咸豐八年，上准中法和約，第十三款云：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此外曠典，尙難殫述。夫以亶聰之智，鑑空衡平，明燭萬里，天主教果有挖剖之舉，豈肯容納中原，爲斯民之害？溯自明季以來，部員疆吏，多與教士交善，其間有大識見，大局量，燭幽察昧，往往而然，教士

果有陋蹟，詎肯與之交接？天主教在中國，雖未徧行，而奉教之人，已有百萬，其間農者固多，而讀書明理者亦復不少，教士果有不情之事，何億兆教民，未嘗一見其私行也？如曰見之，何竟人其面，獸其心，晏然處之，不以爲怪也？況教士來華，英法意奧德班比荷等國皆有，各承本國保護，原其故，以教士行善，重其人而保護之也；不然，各國有何面目，袒護戕生害命之人？今天下在教者，合五大洲，約三百兆人，內國王總統亦二十許，教士果用剖挖手段，何不用於各國，而獨用於中國乎？揆諸情理，斷不其然。局外人又謂天主教賂人入教，買服人心，始遂其剖挖之願；然而入教人繁，安得如許巨資，一一買之？或曰教士不剖

挖，尙可信，惟所用華人，難保其必無。予曰：華人素無此惡，何一爲教士所用，輒變爲野獸之心？嘗讀申報防患宜急論云：平心論之，教堂在中國，亦何害於民間？就江蘇一省而論，天主教堂收養孤兒，約八千餘人，凡無家無室無依無靠之幼孩，收而養之，稍長則教之讀書識字，質魯者教之以藝，俾得自糊其口，教之既成，而後任其自出謀食，有病則醫藥以療之，其愛之也如此，而民間反欲仇視之，理乎？斯言至理，非袒教而出之也。同治間，津沽匪人，慘殺教士，上諭曾文正公崇侍郎厚，審察機宜，妥爲辦理，公奏曰：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爲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

查確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昭明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仁慈堂中，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人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廂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在案；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言，有眼盈罈，亦無

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尙不肯爲，况英法各國，豈肯爲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此文正公語也。自來匪徒故智，掘民間死孩，或掘育嬰堂已葬之孩，以爲教堂所殺。廣德州於四月十六日，城內某性嬰兒，因病畢命，僱人昇葬城外，匪人竟將孩尸分裂數段，密置教堂牆外，隨即散布謠言，衆人聞之，羣相號咷，突至該堂鬧事，幸某姓向衆曰：此係我家斃孩，僱某人掩埋城外者，衆始散去。倘該姓亦無賴之儔，不爲辨白，蕪湖之事，不將重見於廣德乎？匪焚丹陽教堂，亦掘已葬殤孩，高懸示衆，以爲教堂殺斃，此等捏誣，習爲故常。竊謂中國涵育生民，化以禮義，訓以仁讓，文物聲名之盛，聞於中外，教

士在中國，亦屢蒙歷朝保護，同享昇平之福；匪徒既鬧於此，又鬧於彼，接踵以起，焚掠兼施，殊傷中國體統，大千當道名譽，敗鄰誼而亂刑政，匪類之心，亦甚毒也已！

### 三十四 辨雍陽逸士弭鬧教堂之患說

雍陽逸士，不知何許人，姓車，名銘，近著弭鬧教堂之患說一首，列於某報，大旨謂天主耶穌之教，以正理爲宗，尊天爲貴，不以利誘，凡彼邪說之所爲，皆此教之所必禁，可以輔朝廷教化之所不及，而並爲朝廷作育多少人材；今之擾教堂者，一則始於毀謗之無禁，一則始於疑惑之多端，於是匿名揭帖，四路黏出，謂教中有挖眼剖心淫亂等事，凡此無根之言，鄉愚最易信

從，由是枝添，舉國若狂，隨羣起而攻毀之；此皆逸士之語，頗有卓見。至謂民間疑謗之所從生，因天主堂中規條，不准外教人入堂，此言殊覺失實。夫教士以傳道爲心，甚願人知其理，見其禮，從其教，守其誠，同臻胞與之仁，共享身後之福；惟恐人之不能周知也，立說著書，分布遐邇，又復於教堂之側，設立講道之廳，雇用司事，終日兀坐，俟外人抵至，笑語相親，與言教理，其循循善誘，亦云至矣。至謂教堂常閉，拒人入內，更無其事。無論士商工賈，如果沉靜不譁，欲入觀望，堂中不惟不禁，且更導之；若時值行禮，不便直至中央，必令其站立一隅，從旁縱目，且或設椅請坐，俟禮畢而後出，此固習爲常事，人多灼見，謂予不信，詢



之近堂居民可也。苟有人焉，貿貿然來，不修雅度，直入長馳，隨意喧嚷，甚而蓬頭跣足，酒肉醺醉，執持煙管，反手於背，闖至婦女之旁，近立祭臺之側，如是者，請其出外，不准久留，何以故？因教堂爲祈禱之所，理當鄭重，不容慢褻者也。彼愚民無知，以教堂等之廟宇，入其中，叫囂隳突，任意妄爲，於是司堂者，緊閉堂門，令人裹足，亦何怪其然？逸士謂庚寅秋，予與彼教中人，共入禮拜，移時爲守堂者逐出。斯言也，蒙竊疑之。旣云入矣，則教中人未嘗拒也；旣曰移時，則初不逐，而後始逐，其何故被逐，惟當局知之；逸士未言所入何堂，蒙不能遞書訊問，則逸士言之，要惟逸士信之，卽或彼堂之人，偶而失敬，亦惟一堂一人一時之

過，未可以該大衆。忠恕違道不遠，逸士嘗思之否耶？原夫鬧教之由來，因匪類生心，謀爲不法，此固上諭言之，大吏之示諭亦言之，逸士亦謂匪類簧鼓斯民，使之內訌，而彼乘間以肆其劫掠，則滋事之緣，原不關教堂之事，匪徒欲嫁禍於教堂，何患借端之無自？堂之啓不啓，非其意之所屬也。抑予又有詰者：逸士云：耶穌教每逢禮拜日，開堂宣講，絕不禁人來聽，而人亦無一有異言者。予曰：旣無異言，當亦安若泰山，無人來擾，何以武穴金陵宜昌鬧事，耶穌教堂亦被焚掠也？將毋謂天主教累之乎？斯言非理。何則？教堂啟閉，衆目昭彰，他事尙可昧，而教堂之開關必不昧，豈匪類盡爲瞽人，而鹿馬混指，至於斯極耶？况耶穌

教堂，往往禮拜日一開，而天主教堂，日有教禮，人多出入，啓之時日，尤多於耶穌教也。總之凡事以理爲憑，而徒尙悠悠之口，何足取信於明人？

### 三十五 蘇報教案論書後

上月二十六日，蘇報論教案一則，署名蘇隱居士。夫報以蘇名，而作論者，託名蘇隱，固所宜也。第立說無憑，敘事失實，蒙披讀之，初爲啞然，繼爲愕然，啞然者，笑其不諳教事，肆口雌黃也；愕然者，懼其詆毀教名，慙愚魯也。史載唐太宗貞觀九年，大秦國阿羅本載經東來，行至長安，帝命宰臣房玄齡出郊賓迎，居之大內，至十二年七月，始詔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是景教

入華，在貞觀九年，非十二年也。景教是否卽天主教，至今無定論。昔陽瑪諾等，因景教有三一妙身，匠成萬物，同人出代，室女誕聖等語，與天主教適相吻合，故以景教爲天主教。近代掌故之學，精益求精，知所謂景教者，非天主教，乃耐思多教。耐思多者人名，竊天主教真旨，參以謬論，廣行西域，自波斯傳入中國。蘇隱謂貞觀十二年，天主教始入中國，旣誤於年，又誤於教，亦可笑也已。居士又言，天主教行之利木亞洲，而利木亞爲其所奪；行之印度，而印度爲其所併；行之土耳其，而土耳其被其害。試問利木亞洲何地乎？按地理諸書，斐洲西境，有利未亞地，居埃及伽爾達之間，今入埃及境，古人以是名洲，則利未亞者，卽

今亞斐理加也。居士抄襲舊書，魚魯多誤，以未爲木，登之報牘，不知其謬，亦可哂也乎？按利未亞洲，縱橫各一萬二千餘里，中國成周之世，已與羅馬相通，洲中小國以百計，部落以千計，大抵蠻野性成，鄙陋無文，後爲回部所併者有之，爲歐人所轄者亦有之，而腹地諸部，恒由土酋自主。敢問天主教所奪何國乎？我知其必不能指，而謂利木亞洲爲天主教所奪，不亦謬哉？印度一名身毒，亦名天竺，明弘治間，葡萄牙人始占其海口，嘉靖間，荷蘭人脅以兵威，開港通市，旣而英法諸國，羣起相爭，卒致全境屬於英國。原其故，以謀利起見，何嘗干涉教士？故無一方一地，爲教士所占者。土耳其向從回教，有高靈一書，以殺教民

爲大功，教旨之邪，從可想見。去年回民不靖，冤殺希臘教教民，多至數萬，天主教亦被累及；迨西國同抱不平，制以威勢，土人始肯息兵，是天主教受害，非土耳其受害也。至謂畢士麻盡奪教會之權，意與瑞驅逐教士，事固有因，而言之過甚，未可盡信者也。我中國柔遠情殷，凡在海岸商埠官吏，保護易周，罕有外人被害之事；而教士不然，平日行教內地，匪人易於滋擾；其所以滋擾也，半由於妄聽讒言，半由於貪戀財貨，於是一呼百應，燒教堂，殺教士，遺憂國家，間阻邦交，此近年教案之所由來，何居士一切昧之？嗚呼！多口堪憎，何況刀筆？願職司記載者，平心論事可也。

三十六 辨蘇報大乖教旨一則

本月初八日，蘇報登大乖教旨一則：云德人之據膠州也，人咸謂德廷見利忘義，借膠事以發難，除圖割據中國，揆諸行教之本旨，大有所乖；乃昨接歐洲來信，始知據膠之議，實出自傳教之士；噫，此等所爲，豈天主耶穌教中所應爲耶？據云：德國所以割據膠州之故，實緣其總牧師安沙所請而來；安沙向在北方傳教，凡德國諸教堂，均歸其統轄；前年言旋德國，迨至山東教案既作，安沙卽倡據膠之議，今安沙於西正月十五號，已由德前往紐約，此事已見該處報章云云。噫！今中國所有傳教之西人，咸曰：我等不過傳天主耶穌之教，勸人爲善而已，至於國

家之事，自有君主專權，吾輩斷不能越俎代謀，以故人亦信之敬之，而不之疑，謂其東來，專爲教中事，而不兼及國家政事，乃不意今日德國據膠之議，竟倡自傳教之人也；由是而觀，則傳教人之心蹟，不已昭然若揭耶？此皆蘇報原文。本館閱之，不勝駭異。按德國據膠，借教案爲名，以遂其索酬拒日本之勞，斯意也，固彰明較著，薄海咸知者也。不料蘇報竟謂據膠之議，倡自教士，以無端罪案，加諸天主教，其言謊甚！夫天主教，爲教皇所攝，教皇與德皇，非共國者也，德人據膠，何益於教？德借教案以據膠，或乖教旨，非吾教之乖教旨也。安沙卽安主教，在山東傳教，與華官事事輯睦，初無芥蒂，何媚德憎華，而倡爲據膠之說



耶？况安主教辦理教務，最稱和協，故皇上賞以二品頂戴，受賜既多，豈肯爲此不情之舉？抑嘗聞之，德於據膠之前，德艦已巡弋長江，擬佔一埠，當是時，中國官場，已知其據地之意，而鉅野教案，猶未起也，安主教詎能倡據膠之議哉？蘇報又引西報爲證，但西報述事，亦多失實，如法據海南之說，英據舟山之耗，歷歷陳言，驚人耳目，不旋踵，而人皆知其虛妄，今蘇報得歐洲來信，不亦與本埠西報，同是虛言耶？按此等妄談，原不必駁詰，第恐阻教有人，或卽因蘇報一言，興謠肆詆，致釀事端，因書此以告閱者，俾正誼明理，大白於天下云。

### 三十七 讀五洲教務論書後

余友某，遊學金陵，前日遞來一書，名五洲教務，啟視之，其撰人印館之名皆不載，直猶匿名揭帖，莫測從來，迨涉獵一過，知爲耶穌教人所著，記各教之由來，與夫在教之人數，大都畧而不詳，缺而不備，其間可乘之隙，不知凡幾，餘姑不辨，而有不得不辨者二：一曰教皇以勢壓人，往往而是，故西海各大邦，不願服從，遂離其教，而別立門戶；一曰天主教早失真傳，與教之本旨不符，故耶穌教挺然興起，斥其謬，復其舊，返本歸原，鼎新革故，稱復原教。嗚呼！出言無據，一至於斯耶？天主教創自耶穌，教皇代其位，統攝教務，一切規矩章程，凡無碍於大典者，可因時制宜，稍爲沿革，而教律之大端，如一男只娶一女，雖國君之尊，亦

不能違犯，無他，耶穌立法，教皇不得弛也。古者英王，恩利第八，欲出正后，別娶私寵，教皇執意不容，逐之教外，英王怒，與天主教爲難，自立一門，名英國耶穌教，迄今三百餘年，英教中人，猶藉藉於口，謂教皇以勢壓人。夫壓人必有力，而教皇國撮爾小邦，地不過數百里，兵不過數千人，較諸英、俄、德、法等國，不啻邱陵之於泰山，何能以勢壓人乎？何能壓英、德等大國乎？況二十五年前，羅瑪小邦，亦爲意王所奪，則所謂依勢者，勢果安在？凡人之情，有過必文，有惡必掩，欲文過掩惡，不得不誣陷人，以爲辭咎地步。耶穌教離叛眞教，不服教皇之政令，其言教皇依勢，有自來也。嘗觀彼教之書，其詆毀我教，肆口雌黃，尤有不堪入

耳者，五洲教務，猶其雅焉者耳。溯自耶穌之死，至英教創行，相去千五百年，其間惟天主教傳行天下，徧及萬方，英國尊而從之，亦已千載。此千載間，英之君臣士庶，宴然安之，迨恩利出而忽謂天主教遺失真傳，務須整頓，於是心裁自出，花樣一新，將規程之難守者，棄若弁髦，將教禮之習行者，截然停止，仗國主之威力，強各省士民，靡然易轍，有不從者，置之極典，當時信士信人，被難者，不勝屈指。英教果正，可如是作爲耶？譬有一人於此，茶餘酒後，岸然告人曰：堯舜三代之事，我能知之，今經書所載，皆虛語也，予將復其古，而返其原，子其從我是。此人之言，無異王莽比堯舜，誰不非笑其愚？教名復原，有類乎是。勿謂教以

聖經爲憑，惟英教從聖經真旨；蓋英教之聖經，卽天主教之聖經也。英教本無聖經，其所有者，受之於天主教也。苟天主教已失真傳，英教何得以聖經爲憑？況聖經奧邃，端賴註釋，若天主教不得其旨，敢問後起之英教，何自得聖經真旨乎？噫嘻！名爲耶穌教，而實則大反耶穌真訓，我願彼教中人，平心考核，知真道之所在，而翻然改化，復歸正教中也。

### 三十八 教育與宗教不可混而爲一論書後

近閱申報，有教育與宗教不可混而爲一論，署蔣維喬稿，洋洋千餘言，文辭暢達，逞所欲言，某一再讀之，觀其末節，言孔子非宗教家，乃懸其像於學校，令人崇拜，此非尊敬孔子，而實厚

誣孔子，竊嘆其理之真，而言之切也。雖然，蔣君此論，考證猶未詳盡，請畧揭一二，以補其不足，且以正其誤焉。宗教之稱，創於康梁臆撰，前此未嘗聞，原其意，以心之所尊爲宗教。梁氏有云：天下之宗教亦多矣，皆應衆生根器而說法，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心感者，卽我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限之？且吾今之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則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又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

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事，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也，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據斯以言，教不論邪正，苟能感人，皆是宗教；且同是一教，於堅信者爲宗教，於不信者非宗教，各人當自擇一教，信之至於心感，然後可以有爲。予套其調曰：酒不論有毒無毒，能醉人卽是佳釀，不可不飲，蓋醉則必勇，勇則有爲；以此告人，誰不笑爲狂妄？乃梁氏之言，狂妄甚於此，而今之新學家，讀其文，從其說，不辯其言之荒謬，奉爲圭臬，真有令人不可解者矣！蔣君之論，似無此意，惟以天主教爲宗教；其言曰：歐洲中世紀，君主之廢立，操

於教皇之手，此宗教勢力，及於政治之徵也；其於教育亦然。歐洲第四世紀，至第十五世紀，教育思想，受耶教之束縛者，殆及二千年，此宗教勢力，及於教育之徵也。予問蔣君中世紀三字何義？蓋西人以百年爲一世紀，未聞有中百年也，有之其惟中時代乎？歐人以第十世紀，至第十五六世紀，爲中時代，殆蔣君迫於翻譯，故不復擇言耳。又第四世紀，至第十五世紀，多不過千一百年，君謂殆二千年者，是何計法？可爲詫異；然此特偶然筆誤，不足爲蔣君病者。惟君謂歐洲中世紀，君主之廢立，操於教皇之手，斯言實未切當。某考教中史，自第十世紀，至第十五世紀，歐洲諸國，幾盡在教中，國與國偶爾支吾，輒就正於教皇，



而教皇爲之排解，一轉圜間，化干戈爲玉帛，造福生靈，何可枚舉？嘗有強暴之君，國民與鄰王，舉皆痛恨，教皇屢勸之不聽，乃斥之廢之，此事合衆王意，教皇惟首倡耳；又間有兩黨爭國，不知誰有名分，教皇按理評定，衆人悅服，彼被斥之黨，自不甘心，此嘵嘵之謗所由來也；總之教皇爲通洲長老，如一鄉之有紳耆，解人之紛，釋人之難，其措施愜乎衆意，何嘗作越俎之謀？至謂第四世紀，至第十五世紀，教育思想，受耶教之束縛，予諾其事，不諾其辭；計上下千年間，泰西不尙文學，在上之人，作福作威，喜獵狩，嗜遊玩，務兵戎，好戰鬥，甚有國主，而不知自書其名者，王旣如此，國中教育之廢可知；當是時，惟教士讀經籍，學文

詞，獨任民間教育，爲衆學之收儲人，歐西之學，所以傳至今日，教士之功居多；則教士行善，此其一端，謂爲束縛教育，不容別開講席，豈理也哉？蔣君有言，科學愈發達，人智愈進化，各種原理，與宗教所說，柄鑿不相容，則勢力亦日漸式微。夫宗教勢力之衰，固有目共覩，不可諱，亦不必諱者；若謂衰之故，由於宗教所說，與新學不符，則竊以爲不然。何也？科學之理，厥有二種：一，確有真憑，不可猶豫；如是者，從無一事與宗教之說相違。一，疑似之說，尙無顯明之據，可以折服人心，一人倡之，百人附之，詡詡然以爲新得，隨即誇耀於同儕；如是之說，果有與宗教背馳，然理在宗教，久後終當脫穎，無異浮雲障日，不足爲宗教病也。

原蔣君之出此言也，拾西人牙慧，未必自出新裁。泰西仇宗教者，早有此言，特以創世紀爲藉口。蓋紀中言天地萬物，以六日造成，而近今之科學，謂自有元質，以迄漸成物品，不知歷幾千萬年，則二說相歧，意必創世紀誤，而科學如鐵鑄也。不知是二說，不相叛而正相和，其事却有明證。創世紀謂第四日始造太陽，前此未嘗有，則安有一日十二時之六日乎？（按希伯來文字，譯音饒沒者，有一日一月一年一節之義，故譯經者誤之。）然則六日猶言六節，每節之間，殆亦幾千萬年。况創世紀與地質學，最相吻合。紀云：太初地未成形，空無所有；此新學所謂地質方凝，炎熱如火，混混沌沌，尙未定其形也。既而生明光體，散

漫於空中，此亦與新學符合，此第一節之事也。既而水與水兩分，輕者上浮，積成蒙氣，重者下墜，浩蕩無邊；當是時，水中生植，間有蚌蛤，其生最古，其地最深，故學士於地壳石上，惟見此物，無別類遺踪，此第二節之所成也。又後則水陸兩分，草木百菓，漸次造生，適合地學士所謂草木之層，在蚌蛤之層之上，是爲第三節。又後則日月生，而燭照晝夜，原其所自，卽第一節之明光體，分散寰區，爲日，爲星，於以成穹窿之象，此第四節之所謂也。又後則魚族愈多，飛禽之類無不備，是乃第五節之事功。計其時，去生人之時不遠，故掘地及深，先得人骨，後得禽獸遺骸；蓋禽獸生於第五節，而人則第六節始生也。噫！異哉！摩西生於

商代，去今已三千五百餘年，而撰創世紀，與新學不差累黍，非有神靈默感，曷克臻此？還問蔣君，宗教與科學，果有柄鑿者否耶？如有之，不妨爲我言之。或難曰：昔迦利雷始創地旋之說，宗教不惟阻之，且更囚之，此非柄鑿之明證歟？予應之曰：地旋之說，昉於高貝爾尼、迦利雷二人，高與迦皆宗教之徒，則其說亦出於宗教；迦所以被囚者，因其著書行世，大斥註經家，不知通變，違背經旨，於是羣起攻之，訟於教長，教長目迦爲狂，下之國獄，以阻其搖惑人心；當此之時，迦有地旋之說，而未出明顯之證，故有此誤會耳。雖然教長之誤，惟見其不明科學，何嘗關及乎宗教？譬之文人作吏，讀聖賢書，而貪鄙其行，詎可歸咎於聖

賢哉？又嘗聞之，近歲以來，科學進步，日就月將，考其人大都出於宗教。日爾曼人，名滕納爾者，耶穌教中進士，嘗計四世紀以來，著名學士，凡三百人，於物理動植天文體架等學，各擅一門；計第十五世紀，至第十七世紀，得八十二人，內信教者七十九，牛東愈承思，雷勃尼士，迦利雷，高貝爾尼等與焉；第十八世紀，得五十五人，內信教者三十九，厄爾訥，厄爾舍，凌訥，衛訥，鮑厄拉物，伯拉特雷等與焉；第十九世紀，得一百六十三人，內信教者一百二十四，厄爾米德，巴斯端爾，阿依華，拉特杜瑪，高希等與焉；綜計三百人中，信教者二百四十二，不亦多歟？蔣君未知底細，信口譏評，亦不思之甚矣！若夫疑似之說，果有與宗教抵

悟者，如實驗，與天演之說是也。天演之謬，予已數四辨詰，不必贅言；實驗之說，徒尙形迹，凡事以能觸爲真，餘皆烏有。執是以言，天上無神明之默運，人間無形上之功修，遵其說以行事，必使人人與禽獸無所殊，故宗教斥之，視爲鴆毒，所謂柄鑿不容者，惟此而已。君又謂歐洲近世紀以來，政治首與宗教分離，而宗教僅受法律之保護。斯言似也，蓋果有國與宗教相隔別者，然至今日惟有一國，而他國作壁上觀，未必以爲然。竊意宗教與政治，不可分離，厥有二故。歐洲於千數百年前，文教未行，民俗卑鄙，哥特爲日爾曼屬地，居民無識，渾噩成風，教士伍斐竦至其地，授以文字，遂漸化之。歐之北鄙，地廣人稀，教士安加利

始創學塾，教誨孩童，民風爲之不變。步伽利、毛拉物、鮑厄米三國，教士濟利祿、梅切第先後勸之，民始向化。俄羅斯稱雄西北，其百藝之精，教士實爲先導。中國唐季時，歐洲列國頻起爭端，從事兵戎，幾無甯晷，加以殺人奪物，酗酒姦淫，以人鬥牛，殺人以祭等事，在在風行，絕無顧忌，自宗教行，而積習稍稍退舍。由是以觀，歐土之文明，出於宗教，飲水思源，曷堪忘本？政與教不可分之故一也。國旣文明矣，仍不可離宗教，蓋宗教者，正人心，端風化，敬神靈，示人以希望，警人以冥譴之獨一明師也。雖教之宗旨，與國會不同，然教與國，正須互助，如唇齒之相依。蔣君謂宗教，惟明人與神之關係，而有時兼及人倫行事，特旁及之。



餘義耳。其實不然。教中首重十誡，其間關敬神者三，關愛人者七；七之中，一命敬長君，父師咸在其中，二禁傷人，三禁邪淫，四禁偷盜，五禁妄證，六禁淫念，七禁貪財；已上七誡，均關人倫與事，守之方成善信，亦成守法之國民，違之便爲宗教之罪人，亦卽國家之愆惡；此政與教，不可分之故二也。君謂據近日最新之學理，人之本質，由身心二者相合而成，決不可有所偏視；精神之活動，胥由心意作用，積種種經驗而來，而其根源，則在肉體，無肉體，則無精神，無精神，斯無肉體。凡此云云，皆實驗派之陳言，揆之哲學，斷不其然。夫人有質有模，皆自立體，哲學家言之詳矣。身爲質，魂爲模，固不可偏廢，然二者，具體不同，功用不

同，位置亦不同：一則靈而一則蠢，相懸不啻天壤。身之飲食起居，仍是動物，而魂則知理義，達是非，嗜學問，喜功名，愛道德，務眞修，事事超形色之上；而一身之動靜云爲，皆魂主之。身有所欲，魂可阻之，身有所不欲，魂可強之。良藥苦口，身不欲而魂欲之，則食焉；酒肉娛情，口欲之而魂不欲，則戒焉。以故魂爲主，身爲僕，魂爲大體，身爲小體，善惡功過，歸於魂，不歸於身，乃謂身魂並重，有是理乎？至於教育之旨，必使人類之身心，均齊發達，君言是也；其爲教，必尙多方，智識也，道德也，技能也，必列種種科學以教之，凡此君言，皆至論也。至謂宗教之主義不然，禱神者宜一意禱神，信神者宜一意信神，不能涉及他事，故其教最

忌多方，如博物、物理、化學等科，新發明之學說，多與宗教不相容，則毋寧置而不講，以保持學者之信仰，使神之根據，不爲所破等語，則君自夢中得之，無一語可憑者。今天下君民，同在宗教者，約二十國，各國有科學，有大學堂，有考試，有進士，有舉人，其人在教者十八九，君將謂此種人，不讀新學耶？將謂一入大學，卽不在教中耶？抑將謂雖在教而專治新學，大違教皇之心耶？皆非也。教皇屢頒諭旨，令教中人致功學問，與教外人並駕齊驅，故合國主教，設專門學校，立觀星臺，博物院，工藝局等，不可屈指數；其造就人材，與他人無異，何不能適今日社會之生活，如蔣君所言哉？夫學校爲積學起見，原非教堂之比，教堂爲

行禮之區，學校爲講學之所，各有指歸，何容相混？故中國學堂，有懸掛孔牌，強人崇拜者，非文明者之所爲，惟學生入塾，修德爲先，舍宗教無以振道德，故謂學校中，不宜講教史教理，亦非通論。總之，蔣君此論，已愈腐儒舊說，予補其遺，正其誤，不得不遙賀其能文。

### 三十九 宗教與新學柄鑿不相容辨

蔣君維喬，有教育不可與宗教混一論，登諸申報，予已三辨之。雖然，義猶未盡，茲又辨其一端，卽渠謂新學之理，與宗教所說，柄鑿不相容也。夫教與學，互爲柄鑿，必以教之理如此，而學之理如彼耳；必以學界之人以爲然者，宗教之人以爲不然耳。

借令新學之理，卽出於宗教之人，自無矛盾之可言，乃考諸歷史，事固然焉。夫學之門類亦多矣，其間以哲學爲最古，自拉伯東亞利斯切，至第十八世紀，上下二千年，大旨相同，無甚損益，其學恒存於宗教，鮮有不在教而讀之者。惟自剛德、笛卡兒等出，而創說離奇，全憑思想，其說失之太過，非理學之正宗；後有赫胥黎、斯賓賽、達爾文等出，而專尙試驗，凡事以形色爲真據，餘皆不足重輕，其說失之不及，亦非理想之所宜。苟蔣君以太過不及者爲新學，果與宗教不相容，然而誤在新說，不在宗教，予於哲學提綱辯之，不必復爲爭論。哲學之後，首推算學，自亞爾基美特迄於今，理雖不易，而推算之法，精益求精，多出於宗

教；如高希 Cauchy 厄爾米德 Hermite 畢加爾 Picard 巴斯加爾 Pascal 代加爾德 Descartes 皆算學名家，咸在宗教。天文向從舊說，謂天旋而地不行，高貝爾尼 Copernic 首創地旋之說，未敢廣行，伽利雷 Galilee 推而廣之，其說乃大振。高係教士，伽係信人，自有此說，而歷象之學，翻然一新。肋衛連 Leverrier 始獲海王星，天學爲之大進，肋亦宗教中人。有畢酸 Puisseux 者，以天學名，其人亦在教中。有富高 Foucault 者，創大鏡之法，製極高之擺，用驗地輿自旋，至今其擺尙在。有瑟基 Secchi 者，測驗太陽，最入堂奧，富爲信人，瑟則羅瑪教士。宗教所設，專測天象之臺，英有斯多利扶爾思德臺 Stonyhurst 奧有加老格撒

臺 *Kajocsa*，瑪達加斯加島，有打那那里物臺 *Tananarive*，羅瑪有瓦諦剛臺。教士名亞盛 *Hagen* 者，爲目下星學宗師。中國余山，有一臺，常有三教士，窺驗星象。法國毛勞 *Moraux* 教士，以測日著名。班之厄勃爾 *Edle* 埠有一臺，亦教士所司。意之加打 *Catane* 有一臺，爲教士利高所司。班之忒爾忒撒 *Tortosa*，格爾納特 *Grenade*，各有一臺。南洋之馬尼拉 *Manila* 有一臺。以上皆教中所設，爲頭等星臺，而二等三等之臺，由教中人司之者，更不可屈指數。其在中國，西學之行，昉於教士。明季利瑪竇來華，設局以修歷法，譯書多至數百冊，今猶有存者。康熙間，教士撰中國輿圖，爲中國輿圖之始。乾隆間，國家驅逐教士，欽

天監中，造歷之人，仍取法於教士之歷，不能無誤。本滙天文臺馬教士，偶閱宣統二年之歷，其所定二十四節，不少差誤，內有差一點餘鐘者，冬至差四十分鐘，此非教士之歷不善，然以仿推者，未合其法耳。本滙有測候臺，專測風雨，報之海上，俾航海者預知趨避，無失事之虞。日皇德皇，聞悉此臺之效，賜寶星於總理勞教士，中朝則未有所酬。臺中有報時機一，逐日正午，報其時於申濱，申濱有高塔一，懸旗示衆，數十年來，人人稱便。崑山縣境，菘葭浜地方，二年前，教堂設一測磁臺，成效業已顯著。數年前，德人於青島設臺，因重蔡教士之才學，特請往彼，相度形勢，蔡允之，直二三往而始定。咸同間，北京有博物院一，搜羅



最廣，爲達味特 David 教士所創，光緒初年，商置宮中，爲兩宮  
游玩之地。本滙有博物院一，專收東亞諸物，無美不儲，其所著  
動物學書，久已風行海外。近有電光戲一種，人物在影中，似舞  
似飛，詡詡欲活，創之者爲特巴勞爾 de Ballore，其人奉宗教。地  
理一學，亦教中所研究，大罷提兄弟 d'Abbadie 探厄底阿比，  
高凌 Colin 探馬達加斯加，本滙蔡教士，探楊子江上游，藍鮑  
Rabot 創地學報，華爾笞 Volta 安貝爾 Ampère 爲電學名  
人，各有新制，至今宗之。辣巴郎 de Lapparent 最精地學，有著  
作行於世。微虫學近來大進，巴斯端爾 Pasteur 之功居多。化  
學之精，當推克來特味肋 Ste-Claire-Deville，以上皆教中人。試

又言物理，則教士厄爾生訥 *Hersenne* 與瑪利阿德 *Mariotte*

皆以是學名。十七世紀時，明物理者，意法兩國，均有名人，內無一人不在宗教。無線電音之法，勃郎理 *Brady* 始創，馬爾高尼

*Marconi* 卒之，此二人，皆奉宗教。教士加爾鮑訥肋 *Carbannelle*，

在比京創一學會，至今大盛，入其會者，皆比法飽學之人。又有地磁一學，專測地震，馬尼辣，徐家滙，班國格肋納特，及忒爾忒撒，法屬打那那里物，英國斯多尼扶爾斯等處，皆有專機，其司之者，概爲教士。外此則各國主教，設立大學堂，不知凡幾，其間文學，歷史，神學，物理，哲學，醫學，法政，體架，藝術，推算等學，無一不備。果如蔣君所言，教中不講新學，將何以著書，將何以授徒

乎？意者蔣君未嘗深究，惟聞人言而亦言之，然其失實處，予不得不爲局外告。

#### 四十 辨滬報民教論

讀今月八九兩日滬報，見有民教論一則，篇幅殊多，供諸衆覽。原撰者之心，殆以爲平情論事，未存偏見於其間，要惟言我所知，白我所見，以爲報章生色；不知心可原而語多失實，自有識見之，固成竹在胸，詎爲浮言搖撼；然爲愚蒙見之，行將據爲確論；職是之由，余於滬報論內，擇其誤之尤甚者，畧爲剖辨。該報云：唐初回教崛起，憑其氣力，侵擾四方，以羅瑪之崇天主也，欲強去之，因教士拜墓之事，遽啟爭端，血戰二百年，死亡無數，

而天主教卒勝；時大教士彼得<sub>法</sub>人，乘勝而驕，遂廢羅瑪<sub>國</sub>主，自爲教皇。凡此云云，幾等夢中囁語。溯教皇有地，不自唐始；然西<sub>晉</sub>季葉，已有總王公斯當定授以大權，兼攝民事，後諸小國各贈疆土，合爲一國；至西王貝本時，重立文符，永以羅瑪<sub>爲</sub>教皇封土；安有所謂<sub>法</sub>人彼得廢羅瑪<sub>國王</sub>，而自爲教皇之事？該報云：日爾曼人路得別立新教，各國之苦教皇虐者，靡然應之。夫路得本天主教中人也，乃敢顯違教律，別立旁門，謂其不靖則可；謂其別得真傳，闢揚教旨則不可；謂有苦教皇虐者，無他，因教律綦嚴，不能弛禁，遂致強徒積忿，不與教皇相能，卒至離棄根宗，別成一教，此而云虐，誰受其咎？該報云：教皇僅擁虛號，

近且寄旅法廷，何由作威福？敢問寄旅法廷一事，聞諸何人？見於何籍？六七十年前，文士埋頭故紙，跼蹐芸窗，多不知何物英邦，何物法國，然今日者，輪舶往還，人迹徧天下，五洲如一體，華人之在西國者，亦復不少，誰見教皇寄旅法廷，歸以告鄰里？已故劉芝田中丞，方其使西時，嘗親詣羅瑪，徧覽教中諸勝，迨回華抵滬，猶樂道津津，述之故舊，此教皇不旅法廷之明証，當無一人惑之者也。該報云：順治二年，以湯若望掌欽天監事，其時祇藉以明曆，不遽允其傳教，逮於五口通商，教士之來益衆，民間始信受其說，此數十言，令人噴飯。蓋順治七年，上賜湯若望宣武門內隙地一方，以重建教堂，非重其教耶？順治九年，宣武

門內天主堂落成，上賜欽崇天道匾額，非尊其道耶？順治十年，教士穆尼各奉上諭，關東一帶地廣人稀，食宿諸多不便，無庸前往，中國內地各省，隨意往來傳教可也。至康熙時，上賜銀建堂，給憑傳教，召見教士，頒賜白金，溫旨慰勞，擢用教士等，縷述爲煩。彼作論者，何竟未嘗聞，而敢出此欺人語也？姑不言唐元之世，天主教盛行中國，信士繁多，卽以明季而論，利瑪竇航海來東，卽有徐相國光啟、楊京兆淇園、李大宗伯之藻等，相繼入教，國朝則有許方伯纘曾等入教，而民間如草從風，相率信從，各省都有。咸豐季年，中法立約，將古時天主堂之改爲廟宇者，盡行還復，使中國向無教民，自五口通商以後，始有人信教，則

凡此教堂，誰建之，而誰用之？願作論者，一詢父老，便知華人入教，自古已然也。該報云：今之天主耶穌，亦參有禮樂道德之言，而崇我正學矣；彼既崇正學，而學成以去，還至其國，轉相授受，潛移默化云云。不知天主教爲天主所立，其道出於天主，自洪荒以及炎漢，猶太士民，早得其要旨，及耶穌生，而大道淵源，反復口授，遂爲教理之大成。方其未入中邦，先行西域，迄今千八百年，綱紀未嘗損益，何嘗取法於外人？作論者誤爲是說，猶愚民無知，謂鐘表之制，本中國牛車之法，西人化學算學，皆竊取於中國周髀，西人聞之，笑而捧腹。夫愚民之誤，尙可原，而文人明理，當不爾也。該報云：教以化民，何今日我民之爲化者衆，而

未聞彼教之化於民也？予應之曰：君未之聞，非不能聞，殆不欲聞耳。中國二十餘省，今教民之數甚巨，其所設學堂，嬰堂，濟貧局，養病院等，不勝屈指。此等善舉，皆教之實效，有實效而教化入人，不言自喻矣。再思每省州縣，囹圄充斥，訟牒紛紜，凌遲梟斬之刑，月必數起，盜竊兇橫之案，日有所聞，敢問犯法人中，在教者曾有幾何？卷牘一翻，如石出水，我知千犯人中，罕得一人。在教，此何以故？教規有以束之，故不敢嚙腐逐臭也。自古小醜跳梁，不知凡幾，如髮逆赭寇，齋匪金道之儔，頻起橫行，爲當軸慮，然天主教中人，從未犯此，此又教化使然也。該報云：教士挾其權勢，陵轢官府，欺蔑人民，以致民心日憤，積久一逞，如騰越。



天津、溫州、夔州、松江及今遼陽之案，可以證焉。予曰：夫人必有權而可以挾持，有勢而可以陵轢，傳教之人，寄寓我國，不行商，不作吏，無尺鐵以護身，無兵輪以壓衆，時或遇人不法，被害過多，則隨地鳴官，懇請保護，此條約之所准，亦情理所當然。況今中外交通，和衷共濟，苟教士稍有壓制，不特華官不受其欺，而西官亦不能坐視。作論者爲此數言，其羞辱官長，非淺鮮焉。然則何爲民心積忿，屢與教堂爲患？曰：衆惡必察，明訓昭然，原民之所以鬧教也，非民之果有不平，更非教士有以致之。然以小民無識，少見多怪，教士始至一方，每有點者興起，以爲異言異服，非我族類，必欲驅之，而後甘心。然無詞不可以惑衆也，無藉

口不可以滋事也，於是造作謠言，千方誣陷；譬如教士收養孤孩，則謂其割眼剖心；教士建築房屋，則謂其阻礙風水；本方瘟疫成災，則謂教士投藥毒水，致有此恙；平民信從西教，則謂其背棄祖宗，爲士民所共憤；若不得已而請官查訊，究懲匪人，則謂教士欺侮良民，隣右咸相積恨；此等胡言，皆黠者故智，其所以激衆心，而鬧教堂者，不外乎此。如該報所言，騰越、天津、溫州、夔州、松江之案，何嘗別有事機？該報云：民教所以讐殺之故，一以拒教之民太隘也；一以信教之民太貧也；至其使我民之所由隘，所由貧，要在教士之氣臨而利誘焉；凡百所需，皆以官臨之，不得則強官罪其民，官絀於教之勢，民畏於官之刑，斯多隱

忍矣；隱忍多，則萌相殺之念，此近來仇殺之案，所由層見而疊出也。予曰：教士無強官之力，上已言之，至謂教民太貧，教士利誘，又是誣枉之詞。何則？教民信教，惟冀身後之福，在生時，貧者仍貧，弱者仍弱，教士安得如許資財，用養億萬貧戶？即教民爲人欺抑，苟其事不關教例，教士亦不能越俎代謀，此固當道所共知，豈肯曲從教士，遂致抑良民，而縱教民乎？言必有方，斯可以欺君子，彼泛泛之口，何爲乎來哉？該報云：一習其說，遽別其稱曰教民，我其驅之可乎？夫教民之稱不自教士始，然自官長始，所以別於平民，別無深意。猶之孩童就外傅，謂之學生，文章入泮宮，謂之秀才，使有人焉，瞿然起曰：仍是此孩，而忽謂之學

生，仍是此人，而忽謂之秀才，我其驅之可乎？我恐作論者聞之，亦將啞然失笑。該報云：凡教士祇許任勸導之事，種種倚託，概不准行。予曰：教士之本心，惟欲勸導，未嘗別有所營，惟以頑徒阻擾，不任其勸導，兼阻人入教，教士不能聽讓，故求助於有司，亦不得已耳。大抵爭競之興，概由於見淺，倘文人達士，平心息氣，一探教理之淵源，洞悉其欽崇天宰，以敬長爲先務，以愛人爲要功，以克己爲眞操，以在生積德，身後享福爲願望，以此意述之鄉黨，告諸愚蒙，其信不信，悉聽其自便；如是則畛域之見自泯，雖有惡徒，將任其鼓脣，而鬧教之風自絕，不亦懿歟？

四十一 駁新聞報五茸秋訊之非

讀九月十二日新聞報登五茸秋訊一則，謂松江各處設立育嬰堂，接嬰會，洵屬極大善舉；乃近來各處設立天主堂，亦竟收接嬰孩，且每孩給錢數百至千文不等，故無知愚民，貪利忘害，紛紛抱進，歷年已久，然從未見有養成人而出者；聞該處一經送入，養至數歲，悉行載往外洋，不知何用，仔細思之，當有不堪設想者；所願民之父母，念此呱呱，勿使沉淪於異域也可。已上皆該報語。夫天主教廣設嬰堂，收養遺孩，已五十年於茲矣；推原其故，因中國有溺女之風，貧家生女，無力撫養，輒棄之道途，或投之溝壑，叛理忍心，莫此爲甚；雖中國自有善堂，竭力施救，無如杯水車薪，鞭長弗及，故教士亟至西邦，勸募巨款，滙解

來華，多行善舉，活孩無算，隨處皆然。此其存心坦白，可以自信，亦可以共証者也。中國巨城大埠，教士早設嬰堂之地，男孩成家立業者，動以百計，女孩成人出嫁者，不下千人，此固衆目昭彰，雖盲人亦可一詢而知之。至於松城教堂，設立嬰所，自創始迄今，不過十餘載，呱呱孩女，初入該堂，生僅數日，屈指計之，年至及笄者，寥寥無幾；雖然，歷年以來，爲教民領去，或爲義女，或爲子婦者，亦不下數百；謂予不信，詢之密邇教堂之人，便可知也。該報謂從未見有養成人而出者，是何言歟？女嬰之出堂也，小則抱而去，長則舟而行，非若富女出閨，有紅轎，有爆竹，有音樂，有從人，局外見之，嘖嘖稱羨，而衆人皆知其出也。然則該報

訪事之人，苟非居處堂前，其不見嬰堂之出，理固然也；然不可因不見而遽斥爲無也。該報又謂養至數歲，悉行載往外洋。夫嬰孩非大鵬，不能飛渡重洋也；嬰孩亦非頑物，不能藏箱納櫃也；嬰孩而往外洋，登輪舟，越關津，船主知之，搭客見之，傭婦顧之，船上清帳記之，各埠日報言之，各口關吏察之，行見中外諠傳，天下共曉，既曉之，則華官之禁令必嚴，西商之物議必起，華人之義忿必生，乃何以衆皆默默，而該報訪事之人，獨有所聞也？聞之烟榻上乎？聞之茶肆中乎？要皆無稽之談，不足以欺有識，而該訪事竟筆之報函，該報館又登之報牘，何不思之甚歟？抑華人前往西國，盤川須二三百金，教堂所收孩子，大都鄉曲

粗俚及殘廢之儔，西人何取於若輩，而出此重價以致之？考教士收嬰之費，概出西邦善士，無論意法班奧比德等國，教中有子女之家，在十六歲以上者，每月捐十錢，歲捐百二十錢，集腋成裘，積爲巨數，分發印度斐洲墨洲等處，而在華教士亦受多資，用拯華孩之命。若教士發嬰往西，果有不堪設想之舉，則人各有心，天良共具，彼千百萬捐助之家，何竟置若罔聞，並無一言指責也？或者當初受給，不知其情，然數十年來，當亦明燭其奸，不願再解囊橐，而捐款早絕矣。設或西人朋比包容，未肯摘發，然近年來，華人之往西國者，官吏工商，所在都有，試問其遊行各國，見有教士發去之嬰孩乎？總之立說無憑，一經駁詰，



其僞立見。但前年匪徒鬧教，傳染數省，幾不可收拾；原其始，皆謠言有以致之。予恐該報之言，傳十傳百，萬口同聲，鬧教之禍，復見於今日，將爲教堂患，亦爲地方害，故不得不苦口辯之如此。

#### 四十二 讀國風報羅瑪教皇之將來論書後

天下事，有可以逆料者，有不可以逆料者；可以逆料者，如天象之轉旋，彗孛之往復，皆可以屈指計，而預卜其重。回也；不可以逆料者，如國家之存沒，社會之盛衰，全視神靈之向背，而神靈之向背，又視民心之善惡，民心則變易無常，由其自主，非局外所能預測也。乃有不可逆料者，而亦欲逆料，其人伊誰？滄江

君是也。君之志誠大，君之才誠高，命其總題曰：「將來百論」。今惟見其十六，尙有八十四，不知其注意何在？某不學，何敢與之抗衡？惟其論教皇之將來，頗多失實，不得不濡筆辯之。

原君之所以誤會也，因未知羅瑪教之由來耳。苟能知之，意亦信仰弗暇，詎復作隔膜之譏評？夫教之類亦多矣，邪說流行，二氏廣佈其教，皆人創之，而人成之，興廢存亡，尙可畧測，雖不中亦不甚遠。惟羅瑪教不然：欲明其理，須先知教禮之所歸，與夫教理之所自生。天地萬物之上，有一真宰，唐景淨謂其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立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此數語，頗得真旨，然非景淨獨得而先揚之。中國自

堯舜三代以來，早知天地之有主，故詩稱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孔子則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夫天與上帝，非至靈極妙，亭毒兩大之眞主乎？羅瑪教所敬，卽是眞主，惟稱以天主，而不稱以天，不稱以上帝，蓋不欲與佛老之上帝，相混淆也。景淨又云：无元眞主，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惜初人獲咎，救援無方，於是眞主降凡，結合人性，是卽耶穌。耶穌之爲眞主，明證確鑿，別有專書，茲姑不述。按耶穌生於世，三十有三年，起死復生，易於反手，又復示奧義，授教律，立禮制，迨教政大定，始亭午昇天，以契徒伯多祿，躬承道統；伯多祿，別立賢能，相繼嗣位，至今教皇庇護第十，已二百六十四傳矣。由是思之，羅瑪教，乃

敬真主之教，爲真主所創立，不可以他教比。何也？他教出於人，而羅馬教出於神也。教皇之承道統，不得任意刪增，故英皇亨利第八，欲出正后，別立所私，請命於教皇，教皇不可，直至全國與羅馬教分離，別樹一幟，名以英教，教皇能不痛心；然教之大要攸關，雖死不能曲從也。

滄江君謂羅馬教皇，不適於時勢，故不能終存。斯言也，直以肉眼視真教矣！何不思人惟求舊，真教則千萬年而不移？何則？真教之道，猶綱常之理，千古不能改易也。况耶穌在世，曾許教會常存，直至世界終盡，故歷被風波，依然屹立；方始創三百年，羅馬君民，一律仇教，信人致命，多至一千餘萬，積屍成阜，流血

成渠，然難愈巨，教愈傳，廣佈八埏，無遠弗屆；今雖大難罕聞，而偏災何在？蔑有借令羅瑪教亦由人立，自必早已泯滅矣；然而未也，此地衰，則彼地興，如大樹然，一枝枯萎，一枝萌芽，葉可彫零，根則深固，滄江君不必代爲殷憂也。

泰西中世代時，上下千餘年，特尙武功，不修文教，其時學問道德，似一線之明光，賴羅瑪教傳留後世，則教之功亦大矣。當是時，各國帝王，舉皆在教，以教皇爲領袖，仰之如山斗，有事齟齬，輒爲就正，是猶一鄉之有鄉長，一族之有族長，排難解紛，爲其專職。民事如此，國事亦然。故國王有害教會，而兼虐其民者，教皇斥而退之，此其權各王僉允，衆民咸認，當時律學家，亦皆

認可，故教皇用之，未可謂越分而僭權也。

君引亨利第四之事，徵教皇之強悍，但其事底細，君似未嘗知之，試爲之畧叙。亨利爾曼皇，生於千五十年，六歲登基，十三親政時，教皇亞立山第二在位，一千七十三年，亞立山崩，以額我畧第七代之。額意人，係匠人子，有大才畧，漸升教職，卒晉教皇，登極後，以整頓教務爲己任。亨利第四，忘其南面之尊，酷嗜財帛，教士納巨資者，授以主教之職，賄賂公行，教事日敗。（此事不特西史記之，法國大詩家渥爾德爾，撰帝國志，亦云主教之職，他皇分授，亨利則賣之。）額致書亨利，斥其賣職之非，亨利怒，與額失和，既而又睦，一千七十五年，又復決裂，教皇遣使日

京，迫亨利來羅馬，將面斥之，而強之悔過。亨益怒，驅逐使臣，陰令曾西伍乘教皇行禮教堂，糾衆擒之，囚之厦屋，將解送日京焉；羅馬人聞之，共抱不平，越牆出教皇於難。明年，亨召主教若干，聚議於渥爾默（日爾曼小城），誣稱額我畧妄肆威權，廣傳謬論，遂革之。（此舉無理已極，蓋國王主教，無斥退教皇之權也。）別推祁培爾爲偽教皇。事聞，額我畧召主教一百十人，聚議於羅馬，將亨利第四逐出教外，并削其皇位。（此事當時之律學准之，今已不復行。）倘亨利果得民心，教皇之斥革，亦無濟於實效，然以其強暴性成，人人切齒，故日爾曼封君大族，乘教皇斥革之機，羣起攻亨利，欲別立一皇。亨懼，親往羅馬，求

恕於教皇。比至，會教皇在加諾撒城，亨前往請見，教皇不納，蓋亨心詐，教皇知其慮失位，而無悔過心也。亨乃跣足垢面，冒風雪，立宮門者三日，第四日，教皇納之，宥其過，謂之曰：且至阿斯步，靜待後令。不謂隆罷爾人以亨之不可恃也，立亨之子爲皇，（亨子年未弱冠）號亨利第五，亨大怒，頓背前約，仍不服教皇令，教皇又斥之，立沙勃王祿道爾弗爲日爾曼皇，此一千七十七年事也。祿道爾弗與亨利戰，祿敗績，因傷逝世，至是亨膽又壯，偕僞教皇祁培爾率兵攻羅瑪，圍額我畧於聖安士宮，將破之，幸布易王祁夏爾率兵來援，亨利始退回日爾曼，然羅瑪亨利黨仍與教皇爲難，教皇苦之，避居撒來爾訥，以一千八十



五年崩。瀕危，猶告左右曰：朕以好義嫉惡，故病歿他鄉。亨回日，其子不納，列陣相攻，亨利敗北，退比國利厄士城，無有納者，乃借居主教署，奄奄若干稔，以一千一百六年病歿，壽五十有六。死之日，孤子淒涼，無異黎庶。夫以亨之傲，縱慾兇橫，直至民不認，紳不欲，子且不納，咎由自取，何可抱怨教皇哉？

四十三 讀國風報羅馬教皇之將來論書後 續

君又以路得喀爾溫背教事，徵教皇之强悍，斯言亦不實。何也？路係教中司鐸，修道於奧斯定會，頗誠切，然存心傲，爭求名譽；會教皇築羅馬大堂，需財孔巨，無所出，乃頒赦募捐，委修會員售券，而未委奧斯定會，路耻之，驟出謗言，初惟謗於口，繼且

筆於書，教皇斥之不聽，愈斥而愈觸其忿，於是煽動愚民，焚教堂，劫道院，無賴雲從，蔓延日廣，不啻川湧隄潰，汎濫全歐，不可收拾。然其初心，何嘗有背教意，其所以背者，以勢成騎虎，欲下不能也。其惑衆之術，先弛教中嚴律，謂克己乃迂舉，守誠亦無益，耶穌之功無量，能信耶穌，則無惡不宥，故爲惡亦無妨，惟須信教益堅，無虞殞陷，以此爲教，正合時人慾意，遂致謬論風行，流傳奇速。平心論之，羅瑪教既係耶穌親立，路得有何權以改之？耶穌親授其權耶？請路得出一真憑，而後可以取信，不然，空言徒托，我不信也。即使教中多弊，亦惟教皇有振作之權，非路得所能越俎；况教而有弊，必以廢其律耳，路得不加律，而反弛

舊律，猶可謂改良教會乎？喀爾溫，卽賈爾文，法人，長於詞學，通希臘、拉丁等文，初在教堂肄業，後以謀利之故，轉攻律學，生平著作頗多，居瑞士熱乃物城，傳路得之說，聽者紛如，以其品似正，而學又優也，從之者日衆，卒成辨駁教創始之一人。但言出無稽，與路得同一謬妄，余不必辨，惟以一事告滄江君。賈之徒嘗問賈曰：真教必有靈驗，我師之教，未顯一奇，毋乃不可乎？賈曰：是不難，我將活一死人，以證我教也。徒喜，心切期之。賈識貧人某，密召之，謂之曰：某日汝作死狀，蒙以被，若真死者然，汝妻哀哭於門，俟我過而詢故，則以夫死對，我入室呼汝，汝速起如復生也者，行此將有厚報，衣食可無虞矣。某曰：諾，且謝之。屆期，

賈設讌邀朋，歡然大嚼，前日求驗之徒，亦在座中。讌畢，賈曰：今日大放晴光，春意迎人，盍散步以解醒乎？衆曰：善。乃出戶，行未里許，聞一婦哀泣，卽而詢之，則曰：夫死耳。賈曰：是無妨，乃率朋入室跪禱，起，高聲呼曰：予所傳新教，未著靈功，今賴上主尊威，命汝復活，用證新教之不訛也。某不應，賈以爲睡也，又呼之，仍不應。去被視之，則瞑目逝矣！初作僞，而今真歿矣！婦大譁，賈以財，亦不諾。賈促當道，逐婦境外，其事始寢。嗚呼！真教而可作僞以證之耶？况作僞而僞亦未成也。

君又謂意大利，奠都羅瑪，籍沒教皇領土，已爲羅瑪教會屬續之時，過此則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於世界史上，不復有絲毫

之價值焉矣。君斯言又復過之。今各國使臣，駐紮羅瑪，專與教皇商辦事務者，一十餘國，則屬續之時，猶未至也。教皇良第十三，行晉鐸五十年大慶典禮，其時各國帝皇，皆有賀禮，不特在教之皇賀之，而不在教者，若俄，若英，若日爾曼，若米利堅亦賀之，則營魂猶未謝，而於世界史上，尚有絲毫價值也。不寧惟是，教皇自失國以來，有形之權力，固已盡去，而無形之權力，依然獨立，千古不搖；出一言，而天下在教之人，惕然遵守，不敢或違，誠以違教皇，卽違上主，冥譴森嚴，無由遁避，不得不奉令維謹也。如此權力，惟羅瑪教有之，他教則無，滄江君未之聞耶？

君又云：近數年來，意，法，葡，班等國，尙頻頻以政教分離問題，

勞政治家之盱食，則直餘孽之未肅清者而已。予曰：政教分離，是否合理，姑不置辨，君以真教爲餘孽，則不通甚矣。何也？國政治於外，不能治及人心；真教治於內，不必治及人身。古初歐人亦悍，羅瑪教潛感之，默化之，纔有今日之文明，飲水思源，當知感德，謂爲餘孽，理耶非耶？

君又云：去年美前大統領盧斯福游歐洲，竭誠請謁，而教皇乃要以不許往訪美梭的特教會，盧氏憤其干涉箇人之行動自由，拂衣而去。洵如君言，其事不無疑竇，然而述事宜盡原委，不可缺如也。羅瑪有耶穌教牧師，係美多的士特派，不特開堂講道，且施小惠，鈎引幼童入教，教皇患之，而莫如之何；迨盧氏

抵羅瑪，牧師請其演說，以資鼓勵；教皇謂盧氏果欲來謁，請弗往該教堂演說，否則一面相見，一面贊成我敵，匿怨友人，莫此爲甚，故要之；盧氏未諾，故不果謁。事聞美國，美人誤會，咸爲誼譁；某主教速電羅瑪，問所從來，教皇之臣回電主教，轉告於衆，衆亦翕然。其事與君所述，大相逕庭，則君之咎教皇，非公論也。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意國始奪教皇領土，既而愈奪愈多，卒取教皇全國，屈指及今，已五十週年矣。意廷欲行慶典，以張光耀，不知意之榮，卽教皇之辱也，故下令教中，今年不納遠人，不受多人公賀，用示憂感之意。君所謂下令尼之者，惟此而已。敢問有識，教皇此舉越分否耶？至德帝之不悅，別有原因，無

關慶祝，毋拉雜可也。總之教出上主，教皇之權，亦出上主，欲其紆貴降尊，視若平人，則理所不可，君毋望眼徒穿也。

#### 四十四 求雨論

凡事皆有道，得其道而求之可也，不得其道而求之不可也；煎湯覓雪，蒸沙作飯，所求必不得，非其道也；長河汲水，森嶺伐薪，所求無不獲，得其道也。氣候之不齊，雨暘之失正，爲國家豐稔所關，四海民生所寄，懸繫旣重，祈禳之功，因之不廢。凡旱魃爲災，甘霖未沛，皇上遣官，祇告祈雨，以膏澤深霑爲止，其愛國憂民之念，從可知矣。至於鄉人所謂禱雨者，延僧道，賽會迎神，或擊鼓鳴鑼，禹步作法，或書符誦咒，導衆野遊，撐空火繖，曝偶



像於廟庭，描繪周星，豎旗旛於屋角；此等妄爲，洵堪痛恨，而鄉愚輩習俗成風，牢不可破，亦幾舉世皆是矣。殊不知木偶而靈，必將以曝露爲辱，而立降災殃；木偶而不靈，雖煨煉成灰，仍不能激其威武；豈一經曝露，遽能大顯神通耶？夫至誠原可感神，大德固能得祿，然以二氏之浮沉世上，碌逐寰中，既無實德，又少眞修，欲其一施法，而甘霖下逮，其可得乎？董仲舒求雨篇有祀戶，決橋，聚蛇，埋骨，以及紙龍童舞諸法，其言既出無稽，其安何難駁詰？周禮以醮燎祀雨師，注疏家以爲雨師，卽畢星，然塊然列象，必無驅策雲雨之能，則畢星非所當求也。搜神記以商羊爲雨師，然商羊能振羽舒翼，斷不能布散神漿，則商羊又非

所當求也。然則何適而可？曰：古來祈雨之說，節目紛繁，不勝縷述；惟成湯禱雨桑林，乃千古不磨之正意。何則？災害流行，大造所以示警惕也；成湯以六事自責，深恐以一人之愆，尤致傷萬民之生命，其悛悔之心可知矣。雨生於雲，雲生於氣，造物爲生氣大原，造物亦爲司雨大主，成湯之禱於野也，其意謂非造物之仁，不能渥沾沛澤，其採本窮原之學，亦云至矣！吾願世之人，不必實踐其禱之蹟，惟當默體其禱之心。禁屠所以齋口也，而又貴遏慾，禱告所以禳變也，而又貴崇正；如是則乾元之震怒可回，百祿之駢臻可望，所謂得其道而求者，此也。

四十五 論占夢

占夢之說，由來久矣。周禮以日月星占六夢之吉凶。詩云：訊之占夢。春秋鄆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後漢梁王，數有惡夢，數使卜忌卜筮，是東漢時尙有業占夢之人。而以後則無以占夢爲業者。夢之所由生也。三：一曰神示，二曰鬼憑，三曰性成。造物生人，權衡獨秉，如父之於子，君之於民，既令卽行，有感必應，顯威靈於萬象，通變化於一心，其示夢也，明勸懲之意，禍福之來，非苟焉而已也。嘗觀西邦史冊，埃及王號法辣翁，夢瘠牛吞噬肥牛，劣穗併食實穗，寤而訊諸朝，無人能

答：西賢若瑟解之曰：肥牛實穗，豐年兆也；瘠牛劣穗，歉歲兆也。王宜儲七載餘糧，以捄七年之荒稜。王然之。後其言果驗，民賴以生。又有罷皮郎王，號納捕高少，夢一樹高出雲霄，葳蕤翳翳，羣鳥巢其顛，衆獸穴於下，忽見神降自天，翦除枝葉，砍撥根本，驅鳥獸而遠之。王醒，莫知其義，召西賢達尼解之，曰：大樹王也，伐而棄之，國將危也。盍早圖之。未幾，果如其言，王及於難。若此類者，非正神不能示，非賢聖不能悟，理固然也。若惡鬼之於人，心存嫉忌，謀害多端，不惟賊之於光明之地，又必擾之於夢寐之間，往往投以異境，幻以虛形，誘之以烟花蝶襲之想，饜之以功名利祿之心，卽或蹟非盡惡，而其意必雜以私，此不占而已。

知其妄。凡人思念之餘，其意象仍留於髓海，迨睡眠朦朧，精氣流行，遺痕復發，於是昔時游釣之鄉，曩日悲懼之事，一時並集，如在目前，此其夢乃人之氣體使然，而無吉凶禍福之可憑。古者秦文公夢黃蛇，史敦以爲上帝之徵；唐高祖夢羣蛆，禪師以爲民附之兆；張志和之生也，其母夢楓生於腹；王遠知之生也，其母夢鳳集於身；此皆後人附會之說，烏足取信於通人？卽或果有徵驗，亦不過偶然之事，何可據爲定憑？乃後世尤而效之，創誕妄不經之說，著占夢書曰：日月照身，重位兆也；楓生屋上，百事遂也；頭禿髮落，凶事來也；手持旌節，恩賞至也；修移門戶，大吉利也；床上有蟻，主不祥也；種種胡言，不值有識一笑；世之

酷信是說，而津津樂道者，曷不反而思之？

### 四十六 釋相

孫卿子有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誠哉斯言！蓋君子小人之辨，在心不在形也。故形相惡而心術善，仍無害於君子，形相善而心術惡，則不免爲小人矣。然人之善惡，雖不可以形相見，而人之智愚，則有可於形相驗者，其故何也？曰：夫人知理達義，動靜云爲，皆由靈性爲之驅使，而靈性之所以用，概由髓海爲之運行，故人之生也，腦竭則死，腦損則癩，腦髓之多寡不同，斯衆人之智愚不一；凡人幼時，腦髓日增，至二十五年而止，三十以後，又復略增，至四十而止，五十以後，則不復增，而日

益減，故博聞強識之功，至老年而頽然衰也。泰西學士，有啟屍之腦，以稱量之者：謂常人重三十四五兩，婦人較男子輕四五兩，職是之故，女流之識見聰明，往往遜於男子；且有明敏之人，重至五十七兩者，亦有愚蠢之輩，輕至一十八兩者。英國巡海兵某，一日升桅張帆，失足而墮，昏沉不省人事，日久未痊，時舟行他國，未及訪醫，年餘歸國，召名醫遍視，全體無傷，惟見頂上有小凹焉，乃起其頂骨，而患者省事，無異從前矣。今阿斐洲人，額窄而淺，其智慮不及他洲。希臘國人，額廣而高，其智慧較勝他國；此又非智藉乎腦之明證歟？昔公孫呂頭顱奇長，名震天下，諸葛瑾之面長如驢，劉壽之腦大如玉枕，此皆腦質多，而智

力亦奇者。若夫丰姿之美麗，眉目之白皙，祇可以見奉養之豐，家資之富，而不可以測異日之福運也。故周之叔服、漢之許員，皆以容貌稱，而未聞功業炳於世也。衛之彌子瑕、宋之公子朝，皆以美麗著，而未能以忠義報其國也。或曰：人有頭面龐大，腦質豐滿，而其識反不逮中人者，則又何說？曰：腦有清濁之分，濃淡之別，有所謂水腦者，有所謂濃腦者，清而濃，自能益智，否則仍無補於靈明耳。昔宣尼觀人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孟子觀人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然則孔孟之智，尙不能知人久遠之事，而惟知其當時之善惡；今之摸骨驗手指畫東西者，反謂性命之理可參，吉凶之兆可決，豈若輩之智，反出孔孟之上，而可



先見於未萌耶？吾故援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之說，而愈覺有味乎孫子之言。

#### 四十七 齋素論

齋戒古禮也，禮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又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孔子所慎，齋居其首，又言齋明盛服，所以修身。易繫辭言：聖人以此齋戒，註洗心曰齋。是持齋之義，古訓昭然，類皆取義於明心表潔，非若後世之斷葷以佞佛也。莊子載顏回對仲尼曰：回之家貧，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此乃因貧而食素，又非佛氏所可牽引附會也。月令廣義曰：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食，而近俗多以朔望致齋，疑

卽今世茹素之濫觴。然廣義一書，係註疏家臆說，與經文所載，不相符合；則齋戒宜以洗心爲斷，而釋氏奉佛之義，當力闢其謬焉。慨自佛弟子盈天下，滿坑滿谷，所在皆是，有終身茹素，絕不破戒者，謂之守長齋；有限期三年，或五年者，謂報孃恩；此外則有雷齋，斗齋，觀音齋，三官素，九皇素，灶素等名目；又有人焉，惟於元日，辛日，朔望日，佛誕日等，終日戒葷，不食厚味；總之名類雖多，不勝殫述，而其大旨，則不外夫禱佛求福而已。嗟夫！世之人何竟若是之愚哉？禍淫福善之權，秉諸造物，豈觀音佛老所能僭擅耶？昔梁武帝長齋斷肉，日止一食，其奉佛可謂誠篤矣，然卒爲侯景所困，菜蔬皆絕，餓死臺城。北齊鄭子饒依佛設

齋，供贍甚廣，其佞佛亦云至矣。然卒以聚衆創亂，爲皮景和所烹。然則茹素佞佛，原以求福，而反遇禍，不亦可惜乎哉？不特此也。漢唐而降，佛教昌熾，草澤中變亂兆禍，往往以齋素爲名，始焉私設齋會，吸編戶之脂膏，繼焉邪術廣行，起非分之妄想，甚至血濺鋒刃，置生民於塗炭。又嘗觀僧道者流，自稱佛門高弟，嚴守淨戒，其在寺外，見餅餌中偶有寸葱，擲之惟恐不速，豈知寺門一扃，則宰割烹調，團坐大嚼，不復如向之裝腔作態矣。如是而言求福，果可信耶？或曰：洵如是，則齋素爲必不可歟？曰：是又不然。孟子言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蓋齋無善惡，惟視其所事之邪正，以定其可否耳。予故不言齋素之必不可，而惟言持

齋佞佛之不得其正，因力闢之，以戒愚夫婦之效尤者。

#### 四十八 雷擊惡人辨

雷擊惡人乎？曰：然。雷果惟擊惡人乎？曰：不然。惟鄉里老人，凡遇殷殷之聲，必附會牽引，編入因果之圖，幾欲置喙焉而無由，是不可以不明辨。昔春秋載：已卯震夷伯之廟；左氏以爲罪之。風俗通謂：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稽神錄載：江西某村有二

人，俱爲雷震，既而空中呼曰：誤矣，遂墜靈藥以蘇之。朱氏晦翁以爲積惡旣深，惡氣與天地怒氣相感，而後致此非命。若世俗所謂，則更有神焉者：凡夏令霹靂一驚，偶爾被擊，人必相語曰：某惡人也，欲隱害其父，故雷擊之；某姦婦也，欲毒害其夫，故雷

瘡之；此等風傳，罄竹難書，及詳察而遍訊之，則知局外所傳，皆子虛烏有。嗟夫！愚氓多怪，何竟若是其甚耶？泰西天文家，考核精詳，講求深切，謂擊人者電，非雷也；雷生於電，電出於雲，三者，不可混焉者也。雲之中，有電氣累積甚，則發光遠射，遙接他雲，他雲之電，又發光又遠射，則鼠尾相連，蜿蜒及地；遇於木，則木爲之折，著於屋，則屋爲之傾，中乎人畜，則人畜爲之死亡，是猶疫癘猝亡，水火偶罹，概由命定之不齊，而於其人之善與不善，未必如響斯應也。方電光流行之際，清氣爲之動搖，清氣動，則闐闐號號之聲，於是乎作，所謂雷是也。譬如彈指有聲，撻鞭有聲，擊鼓有聲，皆以清氣動，而致此訇訇之響，非別有物以發

聲也。惟雷行遲，一秒鐘行一百一丈，電光則瞬息千里，如飈斯馳，故電必先覩，而雷乃繼之。脫令雷電，惟殛凶人，則今天下大慙極惡，不勝數計，何以大都漏網，而灶妾村夫，受罰如是其烈也？夫人作惡，不特在春夏二時，何以他時不罰，必俟驚蟄而行其威武？總之有過必懲，造物獨擅其權衡，謂受擊者，中間有惡人則可，謂受擊者，盡屬惡人則不可。世之明理者，慎勿以豆棚瓜架之談，掛諸齒頰可也！

## 四十九 停棺不如薄葬說

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葬則儀禮不豐，從可想見。降至中古，始定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固天下同風，無分貧富，故雖有停棺之舉，多不過數月而已。自後世崇喪之風行，而停柩不埋，習爲常事。富家徧求吉地，每爲術士所欺，初尋不獲，屢相未逢，延遲三四年，費貲數百金，始得所謂佳壤。夫風水之不足憑，予曾專論，姑不贅及。富人閥閱增華，房多屋廣，雖停棺稍碍方便，亦不必爲之深惜；獨恨窮戶小家，人稠室陋，將一棺供於正宇，闔宅俱爲寒心，甚有封錮未周，腥臭遠達，外來者疑懼，在家者染瘟，生

死同居，慘難寓目；卽或移停簷下，浮厝田中，於生人無甚阻碍；然經霜沾露，受雨遭風，板木漸至霉爛，骨殖因而毀傷，爲子孫者，能無酸鼻？詢所以不瘞之故，或以無資對，或以擇地對，卽無資而不擇地者，亦藉堪輿爲詞，以掩其困乏。若問葬親何需多財？則謂磚槨，非五十金不辦也；僧道非十餘金不至也；喪筵非數十金，不能飫衆客也；紙鏹非一二金，不足以焚化也；貧人家無儋石，餬口且難，何自得如此多金，爲葬親之費？欲借貸於人，則告訴無門，欲掘地以爲穴，掩土以爲城，則親族譏評，旁人非笑，而質之先祖，於心亦有所不安；於是苟且因循，累年積歲，棺益毀，人益貧，直至板落灰飛，棄遺骸於道路者，往往然也！殊不



知古人薄葬，史册傳之。成子高死，葬於不食之地；吳季札葬子，歛以時服；晏子之葬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返；帝堯之葬，窆木爲匱，葛藟爲緘，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古今來名人大吏，如朱雲、龔勝、王堂、張酺、鄧訓、馬融、李固諸輩，其以薄葬著名者，不勝屈指；則芳型有在，未可謂末俗所從也。予考歐墨斐三洲習尚，人死則親友咸來，齋誠弔唁，至第三日卽葬，無停柩之風，更無喪筵燒紙之俗，以故禮從儉，而費從廉，未嘗以喪葬之文，貽子孫以重債。吾中國痛絕浮華，一切衣食居處，皆儉於西人，而喪葬之費獨過之，何薄於生人，而厚於死人耶？竊謂人死已不可復生，死而虛糜，不如生而善養，卽不然，費於有益之事。

猶可，而紙鏹不適鬼用也，僧道非能超度也，喪筵徒充口腹也，死求速朽，其鬼不在棺槨中，則停棺多弊，孰若薄葬之爲宜。

### 五十 龍王論

天下有物，而後稱物主，有國而後稱國王，有徒而稱師，有子而稱父，倫理相關，比比皆是。龍之爲物，果有乎哉？說者曰：龍爲鱗虫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曰蟠龍。予曰：龍爲鱗虫之長，於鱗虫爲同類，其必飲食乎？飲何漿？食何物乎？卽有鱗必有形像，安能幽而不明乎？有形像必有高下廣狹之度，安能忽細忽巨，忽短忽長乎？春分登天，威靈赫濯，何

天文家未嘗一見也？秋分潛淵，窟穴洪敞，何輪舶往來，未嘗一遇也？角所以禦患，龍果何所懼，而亦角乎翼乎？翼所以高飛，龍於登天時，乘雲噓氣，亦何需乎翼乎？西人博考萬彙，形形色色，無不曉，聞華人談龍事，每大笑胡盧。蓋龍本烏有，而華人堅信其有也。飛龍見龍之說，數見周易，宋鄭之星名龍，見左氏書，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而龍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周禮以八尺馬爲龍。嘗考天主教古經有特辣高一物，與中國龍字同，惟不參以變化登升之說，殆上古真有龍，而自洪荒以後，湮滅不存乎？雖然，生今之世，爲今之人，猶堅執有龍之說，其必爲迂儒腐儒，不足道也。風水家啟齒，必稱龍脉，此言地勢，非真龍也。朝廷遵循

古典，以龍爲號，祇取尊崇之義，未嘗謂必有龍也。無龍則安有龍王？苟有龍而以人爲王，龍其受之乎？乃世俗所稱龍王，係宋謝后之侄謝緒，憫宋將亡，隱杭州金龍山，迨元兵入杭，擄太后少主，緒持義，不爲元臣，投茗溪死，門人收其屍，葬於金龍山。明太祖攻呂梁，封緒爲金龍四大王，言四者，緒上有三兄，依序爲四也。愚民不知緒之由來，或以爲眞龍，或以爲權掌蛟龍，故名龍王；祀之者，求甘霖，求航海無災，殊不知風雨，非古人所司，而以山名爲眞龍，其誤尤堪失笑，予所以辨之力，而不憚筆之禿也。

五十一 棉花生日辨

俗傳七月二十，棉花生日，忌雨，故諺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按歲時瑣事，七月二十日，陳棉花生日。喜疇考棉花有木本花本二種，其爲布，見史記貨殖列傳，見三國志東夷傳，見梁書林邑傳，外此則南史婆利傳，千陀利傳，北史真臘傳，唐書環王傳，皆曾齒及。唐元應四分律音義，與吳錄地里志，皆謂木棉非中國之物，乃出自交趾，始傳於閩廣，繼傳於江浙，蘇州人稱木本爲攀枝花。松江府志引儲華木棉譜云：木棉有山花田花，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其種棉者勿種麥也。此說未必然，嘗見撒花子於麥中，迨麥可刈，而子亦萌，其餘各方，次第傳佈，不知幾何年。唐王叡、李商隱皆有咏棉詩，則唐時盛行可知。元

世祖至元二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其時木棉之富，更不待言。西書載漢時，印度人著棉布，埃及亞辣皮人，設紡織局，規模浩大，時希臘羅瑪之人，猶未用布。歐洲織布，以西班牙爲最先，屈指計之，迄今已千載。英、法、美三國，仿行最遲，迄今僅一百餘年。綜已上以觀，木棉生於外國，原其始，尙在數千年上，後人不得知其時日。如曰知也，敢問子與花孰先？後世以子種花，以花結子，未聞無子而有花，無花而有子，請問初生之日，果何如耶？若謂子先，則未有花，子自何來？若謂花先，則未有子，花自何生？且自散種以及萌芽，自萌芽以及生花，相去必須累月，所謂生日，是散種日乎？抑萌芽日乎？抑生花日乎？若

謂忽然資生，花葉全備，則同此土壤，何以古者自生，而今日不自生也？吁嗟！俗子易惑，輕信胡言，何不思木棉初生與百穀同，乃大造始之，非自然萌出，亦非人力致之也。

### 五十二 古人狂言述

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一語，可謂千古定論。今之學者，識見平庸，閱歷淺鮮，讀書如孩提摸壁，不知東西南北，所向何方，第謂有所依據，不至鑿空無憑；此書曰如此，堅信之，彼書曰如彼，亦堅信之，與人相語，廣引陳言，其間有矛盾重複，窒礙叛理之處，皆不知辨，亦不欲辨，人有指其誤者，彼必愀然弗納，反以人言爲失當，雖百喙莫與爭雄。予嘗以此事告友人，友人笑曰：子

言如是，似亦近理，然古人文獻，今尙堪徵，子安知其必誤，而非之乎？曰：是不難試，卽數事以推其餘。廣雅曰：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里，地厚與天等；然今人用遠鏡探觀，日距地三百四十兆里，月距地八十萬里，穹窿去地，更不知凡幾，豈特二億一萬餘里哉？地厚僅二萬七千里，日厚於地一百二十餘倍，併合億兆星以成天，其厚更難思議，乃謂其與地等，其言豈不謬哉？此談天者之狂言也。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文子曰：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管子謂：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



千里。然近數百年以來，中外相通，舟楫徧天下，知地球圓而非方，統計南北，三萬二千四百里，周圍六萬四千八百二十九里。淮南子，文子，管子之說，皆不足憑，此說地者之狂言也。徐整三五歷紀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精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洵如斯言，盤古之身，與天地同高厚，愚者聞之，當亦絕倒，此論開闢者之狂言也。列宿麗天，大莫與京，率循常道，千古不歧。淮南子曰：鯨魚死，慧星出；翼禮稽命徵，謂作樂制禮，順天心，則景星見；孝經內事，謂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鈞鈐不離房。據此，一若天象之大，人事可以轉

移者，此占星之狂言也。帝系譜曰：神農牛首，伏羲蛇身。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直將古聖賢人，加以離奇怪異之狀，試問誰見之，而誰知之乎？此好事者之狂言也。淮南子曰：麒麟鬪，則日月蝕。春秋孔演圖曰：麟鬪則日無光。括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爲虎。博物志曰：江陵有羶人，能化爲虎。侯績錄曰：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凡此皆不辨而知其妄。古今來，記異誌怪之書，汗牛充棟，若盡信之而無疑，不亦謬甚？友人曰：然，子言誠是，我無間然矣。

五十三 論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人當負氣之初，渾渾噩噩，善

惡未迨，發而爲情，始有君子小人之別；其所發者，乃後起之緣，非與生命俱生也。荀子以桀紂爲性，與告子以食色爲性，俱不追原其始；第卽其發者以爲言，其旨已歧，其言亦謬。楊子法言，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從其惡則爲惡人，雖欲勉人於善，而以習爲性，亦非追本之言。韓子以與生俱生之謂性，不敢確指爲性善，謂性之品有三。不知楊食我之生，而知其敗宗，特出於妬婦之口，斯言偶中，何足爲據？越椒之生，而子文以爲大戚；蓋以質近狼戾，易於爲惡，非性本不善也。則上中下三品之說，猶是調停之見，非追本之談。竊謂言行有不善，而性則無不善。何以言之？人而爲善，則安然寐，瞿然覺，坦白衷懷，毫無

局脊。若夫爲惡，則厲氣憑之，絕不返鏡則已，偶一自檢，未有不  
愧惡橫生，灑然汗下者。苟非人性本善，何以爲善之人，質諸幽  
獨而常舒？爲惡之人，形諸寤寐而長戚乎？韓子謂性之善惡，人  
力不能移，果爾，則善者終善，惡者終惡，造物厚此薄彼，亦云甚  
矣，何以示其不爽之權衡？從來治天下者，勸善必貴，夫懸賞立  
法，先務於正刑，蓋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畏，自然  
之理也。性有不善，而賞之不能易，罰之不能移，其三公九卿之  
爵，扑教金贖之刑，直等諸贅疣畫餅，而可以弁髦棄之，有是理  
乎？人之所貴於待人者，恕也，所貴於持己者，謙也。性而本惡，則  
性之所無，不可強致，恕者不得責，不恕者爲無情，謙者不得責。

不謙者爲越分；而何以世之人，責善規過，若是其諄諄也？噫！性之所發者言行，言行有不善，而性無不善，二者不可混焉者也。譬諸水，本清也，入涇而濁，豈水之性耶？譬如木，本直也，抑之而曲，豈木之性耶？特是仁義之美，道德之精，必待修爲，而復生初之元善。顏子云：復禮者，復其性也。孟子云：反之者，反其性也。倘非性善，何由而復？何由而反乎？吾願世之人，尋繹夫性善之旨，而不沒其固有之天良，當亦恍然自悟，不至河漢斯言也。

#### 五十四 人心道心論

人莫不有形，有形而耳目口鼻皆有所需，此人心之所由生也；人莫不有靈，有靈而仁義道德皆我所欲，此道心之所由起

也。飛修子謂天下無人心外之道心，道心卽人心之淨處也；天下無道心外之人心，人心卽道心之着處也。朱元晦謂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人心道心之異者，以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以余觀之，二子之說，得其似，猶未得其真。何也？蓋道心者，道德理義之心；人心者，貨財聲色之心；道心生於虛靈之地，人心生於知覺之欲，究其實，皆一魂爲之運行；故謂二心生於一魂則可，謂人心生於道心則不可，謂道心生於人心則更不可也。夫道心之發於情者，三曰愛，曰欲，曰喜；人心之發於情者，七曰愛，曰惡，曰欲，曰喜，曰怒，曰哀，曰懼，凡事之適我意者，我見而羨之，此愛也；旣愛矣，必

得之而後快，此欲也；欲之而不果得，則忿恨不平，此之謂怒；欲而果得之，則志足意悅，此之謂喜；凡事之拂我意者，我見而拒之，拒卽惡矣；既惡矣，而仍知其不免，則悚然懼；既懼矣，而難果及於身，則戚然哀；此之謂七情。曰：人心惡乎？曰：人心無善惡；人之有人心，猶口之知味，目之知色，耳之知聲，鼻之知臭，四肢之知安逸，皆性體之本然，不由吾，善用之則善，惡用之則惡矣。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惑則失其正，而不善矣。孔子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哀樂之得其正者也；得其正則善矣。然情所以或善，或不善者，何也？曰：道心明，而主持乎人心，則爲善情；人心勝，而背棄夫道心，

則爲惡情。是故卓茂解馬與人，藺相如引車避廉頗，制其怒不形於外；許衡一毫不受，虞卿萬戶爲輕，遏其欲不動於中；若此類者，緬想古今，屈指難數，而君子小人之別，於是乎分。或問物慾之所以多寡不同者何歟？曰：是亦有說。譙元志高青雲，劉攽守吳飲水，此功修密，而物慾漸泯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年歲殊，而情性漸移也。我願世之人，皆制其欲，而不使叛於理，則一道同風之化，有不期然而然者。

五十五 作事宜憑良心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在知與不知而已。知者何？知理也。禽獸亦有知，飢則求食，渴則求飲，不待人逼迫而後從事，然



其所知有限，不出乎一身之外，不可與言仁義。故知理惟人，而理又不一其類。知止格物亦理也，知之爲學問；善惡邪正亦理也，知之爲良心。良心生於天性，聖人具焉，常人亦具焉，君子從之，小人違之。古今來，智愚賢否，流品迥殊，原其迹，大都見於言行，而察其隱，無一不本於中心。譬之夜行，非燈無以燭路，而良心燭行事之燈也，遵而行之，其事正，逆而行之，其事僻。遵者迎祥，逆者遭禍，善惡分途，均由方寸，人非木石，能不惕然！乃者世風日下，民俗澆漓，夫人施於事，發於行，出於口，存於心者，屈指不勝枚舉，然其會心果安在乎？將以爲分當爲而爲耶？責當言而言耶？理當思而思耶？竊觀修省之士，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言

不苟，思無邪，舉止必合於規矩，清夜無愧於影衾，此其人誠屬不少；然舉大衆以論，迴不其然，遇事不先察理，惟問行之利否，思之快否，言之恥否，難於爲情否，人將譏我否，局外稱美否，可避耳目否，旁觀怨憎否，數者之中，有一不利，卽裹足不前；或知有害，而仍復不止，是爲愚夫，旁人非之，同堂笑之，謂其人不足重。然余謂作者非者，均不足重，蓋皆以利害爲行止之準，不以理不理，爲言爲之度，是乃欺己欺人，不憑良心者也。夫良心猶聲音，然呼喚於獨處之時，指責於有過之後，其始明朗易聽，聽而不從，其聲殺，隱約難聞；聞而又不從，則寂然無響；蓋一點靈犀，惜且昧矣！今天下傲而不知其爲傲，貪而不知其爲貪，淫而

不知其可愧，忍而不知其可惡者，罄竹難書，豈人之本性然耶？非也。爲其故拂良心，愒然不顧，遂漸而至於不義也，漸而至於大惡也，漸而至於犯上也。殊不知人可欺，而主宰不可欺，外可飾，而內念不容飾；或者生前順適，凶報未來，而捐舍一朝，是非立判；主宰之威靈，卽以良心爲金鑑，從者賞之，違者殃之，至此而呼荷荷，悔無及矣！

### 五十六 傲爲首惡論

禮云，傲不可長，斯言可謂至論。蓋傲者，自信太過，而視人不足也。其惡根於心，發於言，著於行，形於蹟，動靜語默，無往不存，有福不歸乾元，有祿不歸君長，有學不歸父師，有才不歸友助，

人或尊之，榮之，稱譽之，附和之，則沾沾自喜，皆以爲己力所致，於是有善必張，有過必掩。其學行惡劣者無論矣，卽敬長事親，持身涉世，外行絕無指責，而內心之志意驕盈，不足見稱於有識。宣尼有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尤可慨者，傲者自信多能，理宜得志，稍不遂意，便以爲屈抑太甚，而怒心生，怒卽傲之證也。傲者自足自滿，目無餘子，以謂他人之才，多出我下，於是己乏功名，而他人得之，則妒心起，妒卽傲之驗也。傲者不認己過，總以抗之者爲非，盛氣相臨，豪情勃發，無論近鄰疎戚，皆以白眼相觀，不與親密，是傲者之友必寡也。傲者時常耿耿，或恐人私評，或畏人詆毀，杯中蛇

形，隨在驚疑，是傲者之心必苦也。愈自足，則愈矜誇，愈矜誇，則愈爲人鄙薄，譽之欲其喜，媚之欲其快，他人皆知其僞，而獨傲者聽之，詡詡自樂，以謂予之才德，固有以出人頭地者。殊不知龐子迪我有云：傲入於心，心目遂翳，正平之義，忽盡亡矣；又曰：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予觀今天下君臣士庶，品類紛繁，而不傲者，寥寥無幾。國與國相爭，君之傲也；臣與臣相軋，臣之傲也；訟事非傲不興，商賈非傲不忌，工人非傲不競，此民之傲也；彼好名之人，固不貪財，亦不荒淫，然因名而然，廉潔適所以長傲；又見有好學之士，博覽

羣書，專精物理，其初心未必傲者，而才名漸著，朋自遠來，不欲傲而傲情已起；甚至賤如輿夫，每自誇其力大；貧如丐子，亦自許其氣豪。嗟夫！傲之爲病，眞盡天下而染之矣！竊謂治病以藥，克傲以謙，所謂謙者，非卑躬屈節之謂也，但思人生才具，賦自大造，非世人所能相強，我受之而我用之，不可掠主宰之功，以爲己力。以故有才非我德，無才非我過，生寄也，死歸也，功名利祿，轉盼已非，有之不足爲榮，無之不足爲辱；以一事推他事，往往而然。人苟深思而熟察之，必也方寸皆冰，熱腸早斷，閱世如涉渡，瞬息抵岸，將積善之不遑，何甘以區區世事介胸懷哉？

五十七 戒淫說

凡人稟氣血以成形，飲食男女大欲存焉。自古明聖賢人，秉性遠勝於凡輩，其情欲之寡，應亦不類常人。若庸夫俗子，體質蠢頑，少不更事，先染陋習，年歲方強，私心益亂。三代時鄭衛風淫，早爲名賢痛斥。降至近代，俗更澆漓，凡酒館茶坊，荳棚瓜架間，人叢所在，衆口諠然，所言者，非利卽淫，非財卽慾，一人唱，數人和，哄笑自如，不以爲恥。劉子謂五官者，情欲之路，嗜好之府也，斯言誠是。蓋淫猶火也，旣燃於心，未有不熾於外。閱淫書，看淫戲，目之淫也；悅淫聲，聽淫語，耳之淫也；嗜酒食，貪滋味，口之淫也；嗅芬芳，沾香水，鼻之淫也；夫婦之外，別有玷染，身之淫也。嘗謂淫火熏心，燬滅實德，酒肉爲其薪，倨傲爲其燄，鹹言爲其

燦，昏志爲其煙，惡疾爲其燼，穢行爲其灰，傷命害財爲其燎原巨禍，若夫身後惡報，更無論矣。竊謂縱情之舉，均乖人理。何則？人之所以爲人，以其靈明故也，而物欲之來，牲畜尙知有節，可以人而不如獸乎？今天下世風日下，妓妾公行，當道寬容，朝廷仁恕，遂至巨城大埠，觸處皆然，至是而求上治，不亦難哉？某一介書生，挽回無力，惟願名公卿，行政先貴，戒淫，將娼寮妓館，一掃而空，然後暗訪明查，凡城鄉有奸污等案，一一盡法重治，於是奸宄匪徒，首尾俱畏，即使桑中月下，偶或有人，然踪蹟隱微，較之明目張胆者，固自有別。雖然，戒淫亦難言矣，戒於身不足，又當戒於心也；戒於心不足，又當戒於耳目也；內外相感，捷於



影響。以故善戒者，其始致功於方寸，弗使邪念或萌，偶爾穢象生心，立即撲之如火。其繼致功於視聽，不特口無惡言，即外來者，亦勿使搖撼其心，時或有所見聞，立即毅然卻拒。其卒致功於克欲，著刺衣，減飲食，省眠臥，鞭軀體，如是則精力衰，而淫慾自然不發。是爲戒淫真則，舍此莫能濟事。且人情易惡而難善，如此慎獨工夫，非畏冥罰不可，又非真神默助不爲功，然則真能戒淫者，當求諸天主教內。斯語也，人或非之，然予知而後言，詎敢飾詞以惑衆人，其聽之毋我疑耳！

### 五十八 論淫詞小說之害

漢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是爲小說家鼻祖，當時踵而

起者，已不乏人。迨唐宋而後，作家彌繁，誣謾失真，妖妄熒聽，往往而是，真能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不可概見。晉葛洪有西京雜記，摭採繁多，取材不竭，詞人沿用多年，已成故實。宋劉義慶有世說新語，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軼事瑣言，足爲談助。唐張鷟有朝野僉載，諧噓荒怪，纖悉臚陳，未免失之纖碎。此外有次柳氏舊聞，劉賓客嘉話，明皇雜錄，幽閒鼓吹，玉泉子，雲仙雜記等書，更僕不能悉數。然古時世風尙厚，一切媒語淫詞，罕有宣於筆墨間。近代不然，文人好名鉤譽，不能以文墨見長，每撰稗官以眩俗，月下桑中之醜，無不逼肖形容，以冀悅人耳目，坊間市儈，惟利是圖，不問書之合理與否，祇問財之能

生與否，能生則鐫板裁箋，私刊潛賣，年輕子弟，浮蕩性成，書愈醜，則心愈喜，爭購傳觀，動輒數卷，於是求名者，著作日繁，謀利者，梓行日廣，遂至大莊小店，家置數編，商人生意稍閒，隨即攜取披閱，雖當道間或示禁，而陰違陽奉，積弊依然。說者謂淫曲艷詞，最傷風化，猛獸不足以比其毒，刀山不足以比其鋒，鬼祟不足以喻其醜。此似甚言之而未足信，不知刀劍豺狼，祇能害身，不能害心，而淫書之害更甚，無論男女，一經披閱，情爲之移，小則意念紛歧，縈懷醜行；大則問花尋柳，肆意風狂，漸至蕩產傾家，品行日流於卑下。原其始，每由於父師疎忽，置小說於案頭，童子初識之無，藉此以娛意，迨大慾熾而不從善教，已悔無

及矣。又有人焉，文字未通，大義不達，而茶餘酒後，口若懸河，所引無非雜說，其自信以爲多見多聞，出人頭地，然爲有識聽之，不禁暗中捧腹，蓋以其深入鮑肆，已不自知其臭也。今天下同風一道，詎少佳文，何忍以有用之光陰，埋頭於謾言讕語，竊謂此等惡習，不可坐視其迷，而挽救之方，非嚴禁不可，安得文武職員，大申禁令，將通國嫖褻之詞，盡付回祿？猶恐禁者禁，而犯者犯，此風依然流布，爰冀各方善士，合志同謀，立善會，發善書，明查暗訪，餘力不遺，苟知有違犯之人，立即報官懲辦，如是則宇宙間穢氣稍除，而世風藉以漸革，豈不懿歟？

五十九 論淫戲之害

嗟夫，倡優之伎尙矣！倡優尙，而荒淫之劇隨之。三代時鄭洧之濱，男女會聚，謳歌相樂，此淫戲之肇端也。降至唐代，明皇置左右教坊，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躬自教授，名以梨園弟子，淫戲之行，實由於此。唐明皇可謂萬世之罪人。古者聖王設教，貞淨爲先，國家施化，節義爲本，我國歷代帝王，凡可以敗俗傷風者，莫不禁令森嚴，從重懲治，無如小民愚魯，情慾易熾，往往賄賂胥吏，互相朦混，每歲五穀登場，各出車籌之餘，糾資築廠，招致優伶，男裝女扮，導惡誨淫，盡中葑之言，極桑中之態，鄉農村婦，麇集鳧趨，終日歡呼，幾忘寢食，此乃鄉曲之淫劇，猶其偶焉者耳。若夫大城巨市，通商口岸，地旣繁華，人又混雜，終年演戲，日

以爲常，未必蒙衣裝扮，盡是淫狀，但尋常正戲之中，率間艷詞邪曲，入場觀聽者，動輒千人，寓於目而神爲之往，入於耳而心爲之移。其費時失業，虛度光陰，猶不必計，所可恨者，及笄閨女，私自奔逃，良家子弟，日事荒唐，原其故，皆淫戲開其端，皆觀劇階其厲。如此之事，在在都有，車載不能窮，斗量不可盡。中國世道日衰，此爲一大關鍵。況人心不古，淫戲之外，又有淫報，日出一紙，索價頗廉，空中樓閣，粉飾一新，將子虛烏有之事，均成悅目快心之景，非不知此種報章，無益而有害，然人多爭購，置諸案席，一有閒暇，手執披觀，未幾而心蕩矣，未幾而情熾矣，一念偶愆，百惡隨之，我不知有心風化者，何不留意於此，而一掃夫

氛侵也？聞之西人云：歐洲各國，建有善書之會，集欸浩繁，入會者衆，其意阻人觀小說，而閱善書，成效昭彰，人人稱美。竊願樂善君子，仿而行之，則不第挽回人心，亦以致我國富強之一助云。

## 六十 釋懶

六書無懶字，不解何故？蓋懶爲天下通病，染者多，而不染者寡，固不特李程性懶，鄒浩素懶已也。懶之由來，生於性情，見於行事，一經習慣，倏改實難。諺云：討飯三年，雖高官亦不願爲；此甚言懶惰之弊，非真有其事也。夫惡有大小之別，懶有深淺之殊，嵇康半月一洗面，可謂懶者巨擘。若尋常懶怠之儔，倦於爲

善，疲於作工，坐立不正，行走不疾，有勞則却，遇難則憂，處事無恒，守職多忽，無論士農工賈，男婦老幼，如此之人，不勝屈指。凡入人之室，几椅欹斜，塵埃厚積，知其主爲懶主。小兒優遊嬉戲，面垢髮蓬，知其母爲懶母。春夏之交，蔓草塞途，禾苗萎頓，知其農爲懶農。鄉村學塾，小子盈堂，壁有唾餘，几有灰土，知其師爲懶師。甚有成衣懶匠，衣脫鈕而不修，造屋懶工，牀斷足而不接，自一業以推衆業，由一方以推萬方，天下驚疲之人，不可以更僕數。試觀茶坊酒館，充塞游民，終日笑言，無所事事，此懶人也。廟宇佛寺之中，僧尼不知凡幾，諷經數章而外，往往飽食嬉遊，此懶釋也。國家不可一日無兵，而一經撤退，浪蕩閒遊，爲害間



閭，實非淺鮮，此懶勇也。城市鄉間，皆有乞丐，羣成三五，傍屋依門，其中老者少，而壯者多，以強盛之年華，消磨於階前戶下，此懶夫也。大學謂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乃疎怠之徒，如是其夥，無惑乎民無餘粟，國無餘資，而災難頻仍，飢饉荐至也。姑不論家國之大，非勤不能振作，卽以各人言之，怠心旣起，事業難成，有財者家資日絀，無財者生計無由，父母之屬望終虛，妻子之飢寒莫顧，天地間有此懶人，卽物類爲其虛耗。昔宰予晝寢，宣尼謂之朽木；朽者爛也，蓋懶與爛同音，字不一而義相似，呼懶爲爛，未爲過也。夫人生數十載，少不知事，老無能爲，雖壯歲精力堅強，而去其飲

食，歇息眠臥之時，其用於作事者，日不過數晷，歲不過數月，何忍擲有限之光陰，不務身心正業？况生世如行路然，進愈速，則歸愈捷；所謂歸者，立功德於生前，享福樂於身後也。人苟思此，未有不奮袂而起者。

六十一 戒饗說

子輿氏謂：養小體者爲小人，養大體者爲大人；所謂小體，口腹是也；所謂大體，心志是也。夫人生天地間，有心志又有口腹，二者當兼營並蓄，故飲食爲人生所需，不可一日或無；特是食以養身，非特適口，因飢而食，既飽而止，其食也宜；因味而食，舍粗求精，其食也饗。當今之世，地瘠民貧，鄉曲窮黎，每飯不飽，亦

何怪其見肴垂涎？而殷實之家，每食萬錢，猶難下箸，卽不然，魚鼈蒸豚，過屠門而大嚼，窺其狀，直忘乎飲食之本意，惟欲一快其朵頤。更有陋者，外邦饕餮之徒，登筵列坐，牛飲鯨吞，及至醉飽之後，納指於喉間，使之哇吐，吐已仍復入席，咀嚼如初，如是者至再至三，不以爲愧。嗟夫！貪食至斯，真禽獸之不若矣！何則？禽獸須飲食，人亦須飲食，其情相似，其理相同，然牛咀草，駝藏水，未聞旣飽而吐，吐而又食，不顧齒牙之勞瘁，惟求瞬息之歡娛；况人爲萬物之靈，以心爲主，以身爲僕，彼尙口福者，事僕更甚於事主，豈理也哉？且養身如養馬然，餵之過豐，精力漸大，馳騁不隨人意，惟從其性之所欲之，至於養身亦然，凡人耽於酒

肉，眊噪委靡，淫慾從之而發，心猿意馬，花柳縈情，崇德好義之思，反爲其錮蔽，以故爲惡易，而爲善難，終日閒遊，無端喧鬧，語言無序，信口雌黃，失業傷身，傾家蕩產，遇事稍不從心，輒與人口角。禮云：豢豕爲酒，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管子嘗爲齊桓公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此雖言之過甚，而推至貽患之極，實有不可逆料者。吾中國文教昌明，禮讓之風，素聞於天下，惟嗜食一端，罕有目爲陋習，故文人歌咏，隨在言酒，一若無酒不可以成詩也者。能飲之人，每自誇其大量，一若酒囊飯袋，亦可以爲大器也者。甚而頻傾佳釀，醉倒如泥，旁觀代爲寒心，當局反鳴得意，以爲樽酒不空，生平幸

事，殊不知人之所以爲人，以其知理也，借令麪蕪是好，酣臥如屍，又何以異於牲畜乎？夫牲畜亦好飲食也，愛酒如猩猩，劉伶不能加上，食米如獅狼，廉頗不能比擬，然則愈能飲食，愈近畜類，彼以大量自矜者，何未之思耶？西海聖人依納爵曾著戒饕八則：一曰，蔬飯淡而無味，不必減食也。二曰，酒以少飲爲要，多則生弊也。三曰，肉味弗求過美，美則易貪也。四曰，初戒多減幾許，既而逐漸稍增，至氣體安舒而止。五曰，食時思學問功修之事，心志乃不專於酒肉。六曰，食時想前賢事業，或閱明人書籍，乃可以戒絕饕心。七曰，食時不可急迫，當正容端坐，如見大賓，而貪心自然息止。八曰，未食之前，先擬欲食幾何，欲飲幾何，至

時不敢逾限，乃飲食有度，不爲嗜好所役。凡此戒饗良法，吾願饗饗俗子，錄以爲座右之銘。

### 六十二 戒醉酒說

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有善必有惡，而飲食日用之物，亦類乎是，非物之性本有所惡，人之用之者，不得其宜也。酒醴始於上古，初猶糲而繼乃精，種類紛繁，質料亦異。華人作酒，大都以米以麥，或以黍稷，西人作酒，米麥之外，又用蘋菓葡萄，味更美於五穀。原酒之用，一則化食，二則養血，三則補力，四則快心。老者體弱，病者力衰，非酒無以振作也，則飲之。婚姻喜慶，滿座高朋，非酒無以欸接也，則飲之。平日勤苦，意亂心煩，非酒無以養神。

也，則飲之。然則有故而飲，原無不可，惟不容過飲耳。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此之謂也。時至叔季，饕餮者多，每藉口於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飲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起義。但知醉而有爲者，其偶醉而造禍者，其常，不戒其常，偏憑其偶，豈理也哉？管仲辭齊桓公酒，謂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韙哉斯言！大禹疏儀狄，絕旨酒，恐後世以酒亡其國，此先見之明也。夫亡國棄身，洵非習見，然尋常之醉，亦有人長太息者。何則？既醉以酒，不省人事，或則倒臥街衢，或則啟齒漫罵，兒童笑之不自知，行路辱之不覺察，昂然七尺之軀，

奚啻四足之獸？小則落帽污衣，大則傷身捨命，嗟夫，萬物之靈，何自賤乃爾？世俗待人過刻，呼若輩爲酒鬼，豈不爲人，而果爲鬼耶？非也，辱之甚也。予曰：鬼崇有知，而醉者無知，名之爲鬼，亦已僭矣。鬼性迷人，而醉者受迷，酒似鬼，非人似鬼也，以人爲鬼，亦已冤矣。雖然，僭與冤皆不足異，而因醉獲罪，身後遭殃，則酒徒所宜慮。茲爲易醉者進三法：一曰未飲之前，先定杯數，寧違人意，不過如干。二曰酗酒往往在外，定意居家獨飲，則飲有節，而不至遺譏後日。三曰每醉必須自責，責之屢，則悔過情深，畏蹈故轍。用此三法，謂過猶不能改，吾不信也。

六十三 釋怒



楊子方言，楚謂怒曰憑憑，周禮地官以辨訟爲鬪怒，禮曲禮以威武爲怒，史記天官書又以東方之氣爲怒，此皆假借之詞，非憤憤不平之義。茲所謂怒，發於心，形於外，見於事，爲人生七情之一。詩小雅君子如怒，大雅逢天憚怒，邶風逢彼之怒，書皇天震怒，皆恚忿意也。按怒之由來，或根於性，人之氣血不同，卽喜怒各異，世有負氣過猛，片言不合，卽欲起而戰鬪者，如中庸北方之強是也。或出於傲，魏徵戒妄怒濫刑，單超因易怒敗事，此乃傲慢心生，草芥民庶，爲人理所不容，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禮軍旅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是則怒之合乎理，而時或不可無者，但不怒猶易，怒而不失其理實難，故顏回不遷怒，仁

人無藏怒，智者用人之勇，必去其怒，明主任人之計，不任其怒。夫怒之發也，人與獸相若，疾馳如怒馬，酷虐如怒獅，潛躍如怒鯨，威烈如怒虎，乘其氣之所至，盡其力之所能，不顧曲直是非，徒逞一朝之忿，此不特野獸爲然，人之無理鬪爭者，亦類乎是。吾嘗見世之妄怒者矣，當其衝冠裂眦，血脉僨張，自信或以爲豪，而旁觀側目，親友相離，平時心氣不和，怒後必然加厲，以故剛愎甚，則心志感，疾病生，朋友絕，室人怨，禍患至，總之家有怒者，一家不安，里有怒者，同里不樂。夫小怒猶可忍耳，若大怒不抑，爲禍堪虞。嘗見有冒昧之徒，初惟與人理論，繼則怒罵，又繼則用武，又繼則毒毆，忿火中燒，戕人性命，迨至事聞當軸，盡法

重懲，則身先失而家亦亡，宗族俱爲波累，甚哉怒之爲禍烈也！職是之由，達人處事，含忍爲先，張公藝九世同居，端賴能忍，漢周昌見憚同朝，亦惟堅忍。諺云：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此雖俚語，有深意存焉。蓋能忍則心地和，爭端滅，措事易濟，出言寡尤，無論親疏遠近，皆樂與之交。趙良弼有云：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竊謂忍必有所冀，而後甘心；畏患而忍善也，其意淺，求名而忍亦可也，其意虛；要必本修省之心，敬畏上主，不敢獲罪，乃遏怒易，而肇福無窮矣。

## 六十四 論妒

萬惡皆不可長，而嫉妒私情，尤爲人生大忌。染此惡者，見人之禍則喜，爲其遜於己也；覩人之福則感，爲其勝於己也；聞人才德功名，富財利祿，皆若奪己所有，分與於人，方寸之中，殊爲耿耿，不出於言，必形於色，不形於色，必發於事，考其所以然，皆由驕心所致。蓋驕心生，則自視重，視人輕，凡事欲出頭地，與世往來，不稍退讓，如使遭時不偶，賦質有虧，旣不能損人所長，又不克益己所短，於是嫉妒之思，恒縈意念，甚而夢寐莫釋，寢食難安，苟其人非我族類，猶可解懷，而事涉同方，此志更難放縱。史載趙高用事，嫉妒戰功，以其同爲將也；語云，女無善惡，入室見妒，以其同爲妾也；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以其同在位也。推

而廣之，士與士因才而妒，商與商因利而妒，百工取值亦妒，售藝亦妒，農夫爭水亦妒，割草亦妒，貧如丐子，爭倚豪富之門，賤如奴隸，爭事統絳之子，又甚而雞犬同牢，未嘗不互相猜忌。嗟夫，妒之爲惡，誠廣矣哉！嘗謂妒惡如毒虫，然一生於心，輾轉反側，神漸昏，力漸衰，體漸瘦，飲食漸減，功業漸弛，自信才不讓某甲，學不讓某乙，德不讓某丙，某丁，而甲已頭角崢嶸，我則未也，乙已高官厚祿，我亦未也，丙已家蓄萬金，丁已兒孫繞膝，我皆未也。此念一來，神情焦灼，營求顯達，俾得誇耀於朋儕，冀人遇禍，與我同厄而後快；苟二者皆不可得，則肆口謗讒，陰謀暗計，發人之覆，傾人之財，盛氣臨人，反顏罵人，又有見人多貲，強賒

硬借，纏擾不休，一若一己貧，而天下人皆當貧者，立意既然，又何畏憚？不義不公之舉，將從此作矣。夫治毒虫有術，而戒妒亦未嘗無法。宋明帝以袁焯妻妒忌，詔下賜死，以公主多妒，使人撰辭婚表，此殘酷之風，不可爲後世法。癸巳類稿謂妒非婦人惡德，惟士君子不可妒，此又不通之論，何足爲憑？予曰：戒妒之方，厥有三則：尋思己咎，妒惡自泯，其方一；富貴如浮雲，人生如朝露，窮通順逆，無甚關係，以故輕視世間榮辱，其方二；萬事出上主權衡，或吉或凶，隨其所欲，况四海皆我兄弟，何敢見人福而嫉忌？且妒人必膺陰譴，遂至戰戰恐懼，妒念不敢稍存，其方三。此外戒妒之法，龐氏迪我詳哉言之，何煩贅述？

## 六十五 戒貪財說

貪爲衆人通病，無論士農工賈，罕有超然物外，不爲貨財所誘者。雖然貪不可以一律論也。行商負販，求什一之利，未嘗致損於人，其貪也合理；負人之債，力能歸而不歸，戀人之財，不當取而亦取，其貪也悖理。按貪字之義，概言悖理，非言合理者，故釋名曰，貪，探也，探入他分也。詩大雅貪人敗類，禮禮運用人之仁，去其貪，皆過分之意。貪之於人，較他欲爲尤甚。幼時淫慾未萌，貪心已起，老人血氣既衰，貪念更熾，年在三十，四十，五十之人，方寸之間，物欲交感，早夕思維，經營盡計，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寢食難安，形骸困苦，且也得之不用，貽厥子孫，何異負米徒

勞，自食菽水？又有人焉，財愈積則心愈貪，孜孜終生，不知厭足，原其愛財之意，謂富則榮華，貧則賤辱，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哥以富人哀此熒獨，洵不誣也！晉魯褒錢神論云：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夫財帛之用，如此其廣，固有令人欣羨者矣。然明人視事，審其裨，又察其害：阿堵蠢物也，善用之則善，惡用之則惡，用以養父母，畜妻子，濟貧窮，立善舉，榮宗族，積功業，善也；用以驕人眩俗，酗酒張筵，挾妓吸烟，健訟凌賤，滋事生端，佞神通鬼，惡也；惡用則



易，善用則難。紈袴子弟，家藏鉅萬，勢豪聲大，盛氣凌人，事不遂心，動輒怒罵，甚而姦淫賭博，無事不爲，自謂耗費若干，雖殺人亦可以無患，財之爲害，可謂極矣！古之賢哲，多有輕棄資財，視同草芥者，祭遵家無私財，身衣韋袴，高洪冬坐羊皮，夏坐板榻，鄧攸牧馬家庭，妻息素食，吳隱之披絮，謝仁祖壞帳，楊震畏四知，楊秉去三惑，此皆古吏之廉潔可風者也。若金忽覩之行服分資，羅尙之家成市里，王國寶之室充珍玩，貪吝至斯，真堪鄙薄矣。予謂樂貧甘賤，非人人所能爲，義財不取，又非人人所能及，卽能及之，而出於矯情，亦何裨於實德？以故常人操守，視義爲要，財而義，雖執鞭之士，亦所樂爲，財而不義，雖萬金之富，棄

而不顧，是卽所謂取財之道，人之貪不義財者，宜三復斯言！

### 六十六 論施捨

夫萬民一族也，四海一家也，其間貧與富，順與逆，窮與通，處境各殊，而原其所自，皆一元爲之默運。夫一元豈偏於心，而禍福不歸一律乎？非也。民衆相依，有類唇齒：爲士，爲農，爲工，爲賈，爲君臣，爲庶民，皆不可缺一，故富貴貧賤，爲類不一，而大造好生爲德，未嘗異視於其間。譬之父母然，強健者其子，殘弱者亦其子，正以子之殘弱也，故惜之尤甚於他。執是以推，施捨貧人，爲富家嚴責，不施捨而視人飢死，其孽與殺人者比，烏可弗思？惟施捨須量力焉，循序焉，合禮焉，誠心焉，四者缺一，不能無憾。

何謂量力？曰：小康之戶，不及豪富之家，豐盛之年，宜勝荒歉之歲，捨有多寡，不可一例論，總期不害己需，毋使過儲，則仁義兩全，內外兼顧，周濟之道，可謂得矣。何謂循序？曰：天下有不濟貧，而務戒殺者，以牲畜加生靈之上，是誠悖理之尤；又有忘其親，而遠救其疎者，亦不可爲法，何則？失其序也。何謂合理？曰：嗟來之食，丐子不甘，蹙爾之漿，偷兒不屑；貧夫清白，詎讓富翁？無事宜待之以禮，彼有求而來，亦不可加之辱也。何謂誠心？曰：世有好名而爲善者，其意不誠，其功自鮮；卽不然，從信異端，解囊慨與，存心旣乖，正教難望，後報之必來。北省自近數年來，災害頻仍，波平又起，南中殷實之家，捐助動輒巨萬，如前年賑災各局，

洵足多焉！第正用繁，而枉費亦復不少。不觀夫放生局乎？解天  
餉乎？飯僧尼乎？統計一年所費，詎止萬金？彼自名施主者，固以  
樂善爲心，然崇非所崇，捐金無益，誠心先貴，崇正何可冒昧相  
將？此理此情，明如觀火。誰不知禍淫福善，權在一元？奉一元而  
好施積善，猶子之孝其親，臣之忠其君，功愈高，賞愈厚，報應不  
差累黍。若夫旁門左道，認古人爲至尊，彼不能自主其身，又焉  
能司人禍福？至於眞原賞報，品類不同，壽也，祿也，男子也，是爲  
生前之報，其類爲下品；外此則潛感默化，日進修途，俾功德全，  
而一旦帝鄉直上，享福無疆，是乃上品之報，願天下樂善者圖  
之！

## 六十七 戒裸體說

夫物必有所蔽，而後可以藏隱，形有所障，而後可以禦寒。獸有毛，鳥有羽，魚有鱗，鼈有甲，皆所以庇寒暑，而防外禍也。嘗謂動物之中，惟虫無恥，爲其赤條條，無羽毛鱗甲，覩然遊行於衆目之前，若自得者也。然此言戲之耳。虫本無知，何容求備？乃者人爲萬物之靈，亦多裸體，說者爲厥初生民，衣服之制未興，當是時，人民裸裎，不言可知，則古人裸矣，何今人不可裸乎？予應之曰：太古之世，巢居而穴處，自不能夏葛冬裘，衣裳楚楚，然相傳始生男女，蔽身無衣，卽以木葉裹於身，則袒露堪羞，盡人所曉，豈古人知愧，而今人反不知愧耶？溯自文教始開，歐洲後於

中國，而僮程之俗，早已弊習風清。斐洲內地，墨洲南境，澳洲諸島嶼，居民秉性梗頑，至今猶多赤體，第其人渾噩成風，未沾聖化，加以地近赤道，炎熱如焚，縱云粗陋，何怪其然？印度自屬西人以來，此風已革多年，我中國重尚禮儀，素嗜文墨，獨時至夏令，男子脫去上衣，此俗由來已久，李白詩云：嬾搖白羽扇，僮體青林中；觀是則唐人已僮，而唐以前，亦可想也。降至今日，習尚相沿，通國皆是。竊謂男子之僮猶可原，而女子之僮不可容。禮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不謂海上各方婦女，亦行赤膊，微特親族往還，無所迴避，而嘉賓戾止，接見依然，是可忍孰不可忍，宜西人見之而笑，鄙華人爲無禮。尤可惡者，江陰各處，每

屆春夏之交，鄉民一絲不挂，三五成羣，或汲水，或耕田，嬉謔譁然，不以爲醜，是真與禽獸無所殊，敗俗傷風，莫此爲甚！江以北，地瘠民貧，男孩至八九歲，猶復赤身露體，出入家庭，父老見之，以爲常事。竊謂以上各弊，皆風俗人心之害，安得良有司出示曉諭，飭令忠信家丁，隨時察訪，如果小民頑固，故轍循行，則加之薄懲，勸其速改，如是行之，不三年之後，此弊定能泯滅，豈不快歟？

## 六十八 慎言說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造物生材，各因其類，禽獸無靈，安有意旨？不能言，亦不必言。故行走飛潛，徒求啄食，世俗謂

鸚鵡能言，猩猩能言者，其似也，非真言也。鬼神稟無形之性，降格靡踪，暗相會晤，既乏廣長之舌，自無笑談之聲。獨人也含生負氣，知是達非，有意不可不白，而意非言語莫洩也。於是化工愛物，寵才能，無論智愚賢否，苟有靈心，咸知出話。按話之爲類，不一而足：六經爲載道之書，百子雜荒唐之說，精於詩而溫柔，精於書而通達，精於樂而和悅，精於易而奧邃，精於禮而莊敬，精於春秋而諳事，精於淮南抱朴之儔，立意每多怪說。凡此典籍，要皆筆記之言也。至於行軍之法，進則擊鼓，退則鳴鑼，號令森嚴，踰於斧鉞。近代西國人民，爭奇眩異，雖瞽目啞口，亦能觸摸以示意，是以像爲言，而無聲不啻鼓舌也。宋畢仲游與蘇軾



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出於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見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濟君之謀，而怨者已或敗君之事。仲游之論如此，可以重矣。若夫尋常管接，喋喋搖唇，上而王言如絲，下而巧言如簧，其見於日用間者，則貿易也，講學也，交朋也，親友也，課徒也，無事可以絕人，卽無日可以默緘；然而言爲心聲，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一出焉，而駟馬不能追，偶失焉，而千金莫能贖，瞬息之頃，禍福立判。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此甚言其危也。雖常人之語，未必爲然，而多言數窮，比比皆是。故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周廟有

緘口之金人，宣尼有無言之意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司馬光終身未嘗妄語。自古戒言之箴，屈指不勝，天下失言之禍，更難悉數，約而計之，厥有五端：一妄言，二虛言，三淫言，四謗言，五冤言。庸人俗子，日事茫茫，自蚤起以迄夜寢，終日羣居，詞煩言亂，詢千百語中，有數語及義者乎？無也。此妄言也。鄉民不解文字，未讀詩書，勤四體，分五穀，此外別無所曉，亦何怪其人云亦云，胸無成竹，且其齒牙失度，而意志未邪，妄言之過，猶其小焉者也。借令聞見不明，縷陳確切，築空中之閣，架海上之樓，樂道津津，形容鑿鑿，縱無傷於局外，而存心詐僞，如見肺肝，此虛言之徒也，其過較妄言爲尤甚。况虛言之害，更有大者，行商虛言，而

取利不義，其惡近於偷；涉訟虛言，而罪案增加，其惡近於殺；稱譽虛言，而標榜成名，其惡近於媚。總之事機瑣碎，弊竇紛繁，欲盡述之，日猶不足。何謂謗言？曰：謗者，談人之短，有其事，而後告於人也。何謂冤言？曰：冤者，傷人名節，無其事，而亦道於外也。謗與冤，同是詆毀，而冤之惡，重於謗，受之者愈覺痛心。雖然，人有所過，未嘗形於外，我或知之，亦不能肆口直陳，敗人聲譽。何則？令聞貴於珠玉，珠玉不可奪，令聞亦不可奪也。職是之由，奪人者宜償，謗人冤人，均宜賠補，理固然也。何謂淫言？曰：艷詞褻語，春畫閒書，凡可以傷風化，熾情慾，小人聞之而心動，正人聽之而顏汗者，皆是淫言。當今之世，俗尚澆漓，不特狂童儒子，佻儻性

成，卽儒士農人，亦多放浪，多作香艷小說，蕩人心志，其爲害甚於淫戲褻語，惜哉！譬之抱病然，肝胆已爛，臭氣遠揚，故其交接之間，往往聚言巾幘，若使厠足人叢，側耳探聽，則荳棚瓜架之中，酒肆茶坊之內，闐然者半是淫語，甚而講堂書室，狹巷康衢，凡人眼笑眉歡，大抵由於嬉謔。嗟夫，人言醜惡，可勝嘆哉！原大造界人以舌，所以明心蹟，作事業，雖造次顛沛之間，不容須臾疎忽。故舌之生也，與耳目異，耳以聞聲，聳起如城堞，目以觀色，洞開如門戶，惟舌也，在人口中，爲體么麼，能興大事，發言輕於煙，及物重於金，傷人利於劍戟，迅捷逾於雷電，以齒爲城，以唇爲郭，先解重圍，然後作語，可知大造之意，本欲人慎厥話言，毋

輕易出也。間嘗涉獵西史，有某王者本賢君，嘗詰其某臣曰：朕有所寄托卿，以爲如何？對曰：百事唯命，惟一事不敢當。王曰：何事？臣曰：隱密之言。曰：何謂也？曰：言難藏也，不洩於聲，恐露於形，不漏於醉，恐宣於夢。嗚呼！慎言之難，如斯其極！慎之且虞多失，况不慎而欲中節，其可得乎？

古者西海有道學士，名稍克辣德，其教人以守默爲要。帷下弟子，七年不言，出其門者，大都偉人達士，是默者養言之本，本固養厚，斯成大德。不然，多言以求中，奚啻緣木以求魚？人非至愚，皆知不可。或問稍克辣德曰：子不言，何以教人乎？曰：子不見礪石乎？已不利而能利刃也。器之小而虛者，其聲洪；器之大而

實者，其聲微。小器，小人也。無學問，徒以高言傲於人。大器君子也，具真德，不願多言宣於世。噫哉斯論，洵不誣矣！稍克辣德，生當亂世，卓立不搖，剛正不屈，奸人陷之於罪，被拘囹圄，將伏誅，其門弟子憂之甚，獨稍不色變，談笑如常。某日弟子作狀詞一章，白師冤枉，洋洋數千言，辨理如列眉觀火，既竟，出以示稍克辣德，稍讀之不答。弟子請曰：「此狀上聞，夫子之事可白矣，今無一語教弟子，敢問何謂也？」稍曰：「婦人屨，雖稱我足，亦不着，男子漢，雖死於殃，不肯屈節，君言多媚，雖能濟事，我不取也。噫，稍克辣德，真所謂慎言人矣！常謂發言比於叩鐘，大音小音，隨擊而應，苟鏗鏘鏗鞳，發非其時，是直妖鐘耳，誰不聞聲而髮指，見鐘

而心寒乎？今天下妖妄之舌，不知凡幾，詩刺厲階，易重括囊，子輿氏憎多口，南容氏復白圭，顏子爲聖門高弟，終日不違如愚，木訥近仁，由來尙矣。自古大聖大賢，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並重，然無德而言不足徵，無功而言無所建，三者之中，德爲尊，功次之，言又次之，此猶以合理者論也。若乃囂囂聒耳，粥粥迷人，何異雁鵲爭鳴，徒致厭惡？可不戒哉？竊謂慎言當用三法：一曰避機，大凡小人庸愚，每多利口，偶入其中，附和同聲，罕能寡過，避而遠之，言自慎矣。二曰留意，常人不知思慮，欲言卽言，違思中否，欲戒於言，先念合理與否，合則出，不合則訥，乃可以無過。三曰察省，人於旣言之後，復念有無差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苟

如是，則言日愼，而過日寡，進修之詣，端賴夫斯。有此三者，而言猶多失，我不信也。

六十九 天下通病說

夫人寒暑不時，陰陽不和而有病。釋名病，並也。客氣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病之類甚歧，病之名各異。病於一人，其害猶淺，病於一方，其害尤深。自來疾病之中，疫癘最盛，死亡之衆，動以千計，甚而百里成墟，萬家空室，災禍之巨，可勝言哉！雖然流疫之患，猶其小焉者也。天下之大，列國數百，生齒之繁，千八百兆，視其面或白或黑，觀其性或靈或蠢，考其風土人情，文字語言，俱不相若，而其染心病則同。何病乎？貪財也，好名也，求逸也，此



三者，天下之通病也。試觀國與國爭土，官與官爭位，民與民爭財，非以傲心勝而貪心萌乎？又觀盜賊橫行，囹圄充斥，人衙小署，訟牘紛如，原其故，非以見利忘義，而不甘安居樂業乎？卽以常事言之，一行作吏，背井離鄉，所求者榮顯；文人埋頭故紙，終日呶唔，所冀者功名；商人披星戴月，跋涉山川，所望者貨殖；農人出作入息，手胼足胝，所務者衣食；工人夙興晏寐，孜孜不倦，所欲者傭值；年當少壯，血氣剛強，嗜賭博，好玩遊，喜酗酒，尋花柳，一言以蔽之，耽情行樂而已。據是以觀，地無論夷夏，人無論文蠻，皆病於心，而靡然忘返，直猶魚在網而不知漏，虎在柙而不知出，因循忽忽，日復一日，自幼少以迄白首，其能破衆迷而

獨醒者，千百中能有幾人？吾故謂貪與傲與逸，天下之通病也。貪者嗜好無窮，得隴望蜀，其病也腫，勢必至於不治。傲者欲居人上，無才而自信有才，其病也狂，勢必至於莫救。逸者心爲欲蔽，淫火猛熾，其病也瘡，勢必至於難挽。雖然救之非無藥，獨惜人之不肯用耳。其藥維何？厥有二劑：一清涼，一補力。大抵救火貴抽薪，治疾貴發散。病貪者，只羨財貨而不知其他，病傲者，只慕榮耀而不知其他，病淫者，只好色慾而不知其他，何不思金銀財帛，皆身外之物，有之不足以進德，無之不足以喪節，功名爵祿轉盼成空，自古聖賢，常孜孜於實詣，何嘗注意於榮華？若夫淫慾之生，人與禽獸不甚懸異，覩然面目，何容志在娛情？由

此觀之，人生天地間，爲萬物之靈，知理義，達是非，生有所自，亡有所歸，荏苒百年，惟當立功致福，用免後殃，人苟知此，自能恍然於世事之幻，而不貪財，不好名，不求逸矣。所謂清涼之藥，此其最要者也。既清涼矣，亟須補力，譬諸器，去其塞，虛其中，始可以容納，人心之昧，未嘗不然，所謂補力者非他，求道是也。道之體至妙，道之微靡窮，曠觀宇宙，觸處充盈，天地大書也，萬物皆字也，書無誤載，字有奧義，雖聖人不能徧觀盡識，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學如不及，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特是道有常經，雖愚夫婦亦能共曉，何者？天地萬物，皆塊然物也，察其性，考其用，秩然有序，千古不磨，知必有主宰其間者，亨毒而默運之，故能

成妙，於是兢兢業業，受其感，禱其靈，從其牖，去固執自是之見，破畏難從俗之情，浸假而一日豁然，知二氏之道之多誤，儒者之道之未全，而別有真道在天主教，得是道而躬行之，則心疾愈，而同登化域，豈不美哉？

七十 原勇

勇也者，意決也，志奮也，守義堅也，抱道固也，遏慾力也，忍苦安也。夫人能造其詣，必先明明德，辨本末，知歸向。意謂能勇而立身兩大間，不愧爲萬物之靈，不能勇而柔弱委靡，既失元善之尊，何以對越上主？慎子曰：有勇不怒，反與怯均。呂氏春秋曰：有義則實，實則勇。左傳狼臆曰：死而不義非勇。楊子曰：勇於義，

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合已上數說以觀，勇者在心不在力，在義不在蹟，在德不在言，眞僞不可相混也。若夫好勇鬥狠，專尙膂力，如叔山冉之搏人，淮南王之扛鼎，梁崇義之捲鐵，卞莊子之刺虎，與夫古今來骨鯁之臣，果敢之士，殘忍以釣名，矯忠以成惡，其事皆生於傲，謂之強可也，謂之勇不可也。何則？勇在義，不在力也，在持志合理，不在固執己見也。昔者淮陰少年侮韓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信俛出跨下，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某獨謂韓信此舉，勇毅至極，蓋少年之言非禮也，從而刺之，妄殺人也，不出跨下，少年必不任其去也，不惟侮之，且將害其身也，信乃忍瞬息之羞，免

殺人之罪，甘自辱而保性命，仁且義人矣，宜其一朝得志，成大功，立大業，聲譽昭垂千古，畏蒞之徒，必不然也。慨夫當世之人，熙來攘往，均是懦夫，心爲境役，勢以時遷，當反躬自問之餘，豈無向善絕惡之念，特是物誘於外，慾熾於心，損友迷其心，習俗移其志，將平日作善之心，一旦棄而弗顧，迨至失足之後，鼎革尤難，原其始皆由不能持志，故彼或自信爲勇，而實則怯之甚也。譬之文人士子，最顧面情，非不知吸烟賭博，俱非正業，然朋友喚之立往，不敢拂其言，非不知積德立功，原爲要務，然旁人阻之卽止，不敢違其意，推而廣之，人所以舍正教，尙仙真，一切違理悖義之舉，循行弗替，一轍靡然者，皆爲此故。宣尼謂匹夫

不可奪志。此匹夫者，惟千百中一人耳。然則何如而可？曰：凡事宜揆於理，理當行，雖萬人強之不敢止，理不當行，雖三軍迫之不敢作；若夫人言之毀譽，境遇之榮辱，朋友之好惡，情慾之適否，皆不當移易我心，能如是，斯謂之勇，然而難矣。

### 七十一 百事空虛說

宣尼在川上，嘆逝者如斯。某也馳心宇宙，緬想古今，覺世事之易逝，一如春雲秋雨，往返無常。譬之貨財，盡人所欲也，然父作家，子敗業，復極則剝，消長循環，大富不滿一世，而飢寒之困，卽在目前。嘗見某姓與某性，三十年前皆富人也，至今日而衣食難周，告貸苦無門戶，卽使終身豐厚，安享無虞，而捐舍一朝，

分文不能攜去，則求貨利者空虛也。貴顯之難，較致富爲尤甚。升沉宦海，夢寐驚心，慕功名而得所願者，百無三四；卽得之，尋又失之，不失而前程日上，果能耀祖光宗者，千百中一人。方其乘高軒，衣輕裘，端坐堂皇，發號施令，固一世之榮，迨數十年後，力衰勢敗，門祚凋零，轉嘆利鎖名縲，徒耗半生精力，則求爵祿者，空虛也。自孔子有君子疾沒世而民不稱一語，後人誤會其旨，不務實德，偏尙浮文，積學欲人知，行善欲人聞，作事欲人見，譽人則喜，規之則憎，自矜一得，自信不凡，詎有識在旁，早窺其隱，陽賀之而陰笑之，求榮反辱，往往而然；卽使實具真才，令聞自至，而人言可否，無與當躬，有名無所益於我，無名無所損於



我事在身外，何足重輕？則求聲譽者，空虛也。人之常情，多友爲榮，寡友爲恥，少年積習，濫接泛交，半面初謀，輒示肺腑，醇醪未飲，先醉私情，殊不知世態炎涼，日甚一日，所謂情者空言也，外貌之善，乃趨財奉勢，佯爲知己之狀也。伯牙已沒，子期難逢，則求友生者空虛也。好色爲天下通病，其弊根於慾，其惡見於事，其害不勝屈指，此固盡人所知，無煩贅述者。推而下之，酒食也，華服也，美貌也，玩遊也，初視之，似無傷於大德，然而白駒過隙，轉盼已非，順與逆，美與醜，強與弱，樂與否，要皆石火電光，一瞬卽滅，則求逸樂者空虛也。伯道無兒，人多嘆惜，子輿氏又以無後爲不孝之一，於是少則望妻，壯則望子，年五十而子嗣未生，

每爲嗟嘆。竊謂有子克家，固人生樂事，但生子不肖，遺父母憂者，十有三四，與其有子不肖，不如無子之爲愈；且無子而貪得之心沒，樂善之心生，故有子可，無子亦可，彼執意求子者，亦空虛也。嗟夫！世事皆僞，可爲浩嘆，曠觀當世，誰是解人？

### 七十二 古今大戲場說

世界爲一大戲場，此古人語也。中國梨園，祇以燈彩畫圖爲飾，而西人戲館，則裝山林之勝，川澤之形，懸鏡若干，大可丈許，散漫疎稀，彼此映照，令人遙望之，深遠不知幾何里，目力不能窮盡，迨至箏琶悅耳，傀儡登場，一人舞而鏡中之人皆舞，一人趨而鏡中之人皆趨，長袖輕裾，生風翻影，矯姿逸態，迷目蕩心，

衆人鼓掌歡呼，樂而忘倦，閱時則萬事空空，不啻黃梁一夢。予曰：世事類夫演劇，古今上下，大抵皆然。優伶業賤，原非甘自辱身，惟謂操是伎而衣食無虞，何妨藉此以度日？然天下人業工業質，往往衣食是謀，則天下人皆優伶也；優孟衣冠，霎時棄去，雖愚者亦知其妄，然而功名最難長久，富貴浮雲之嘆，宣尼先得我心，甚而始吉終凶，求名反遭大戮，其歷時固稍久於戲，而事後追思，無異登臺一齣，則取青紫，亦作戲也。從來極盛必有極衰，剝復循環之理，千古昭然。嘗見某家饒金百萬，某家有田千頃，迄今未四十年，而蕭索貧窮，子孫寥落，問其故，或以涉訟耗財，或以生子不肖，援曩昔以驗今茲，猶降唱工爲小旦，不過

先後異容耳。戲子以悅人爲快，故登場一曲，喝彩聲洪，卽其得意之朝。若夫世上求悅於人者，豈鮮少哉？士子應試，求悅於朱衣，官宦仕進，求悅於上游，匠工傭力，求悅於主人，貧民無靠，求悅於富家，仁人施捨，求悅於鄉鄰，由是類推，比比皆是，猶之小淨之流，施粉顏面，而心術不佳也。人品之不齊，擢髮難數，總言之，戲而已矣。彼發號施令者，比唱工；臨陣出戰者，比做工；高坐堂皇者，比老生；專事帖括者，比小生；勞力經營者，比小丑；命婦宦眷，老旦也；閨女髮妻，正旦也；娼妓婢妾，小旦也；太史氏與掌報諸人，記天下新聞，述古今事蹟，可比之班中司帳；統計戲場之大，二百餘國，戲子之衆，千數百兆，不五十年而此去彼來，又

是一班人物，卽存一二老家人，祇能坐望，何所用之？惟人生行善立功，圖謀後福，則雖爲戲，而卒享天榮，可謂優伶中別開生面者矣。

### 七十三 名譽富貴非眞福說

士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此古語也。孔子亦曰：富與貴是人<sub>一</sub>之所欲。於是沽名釣譽，競富求貴者流，顛倒於叔季之世，而存<sub>一</sub>必欲得之心，以遂其求福圖榮之願。庸知名譽外也，富貴末也，其於人也，猶采服之章身，美味之適口，不過一時之炫耀，一息之歡娛，而於吾身，曾何有毫末之加，絲毫之益？此無他，以其爲外著之善，非內有之善，故得之不足爲榮，不得不足爲辱，幻

夢浮雲，無足重輕也。聖賢知其然，是以視名譽若塗炭，棄富貴若敝屣，務本而不逐末，摭實而不蹈空。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求可知，非求知也，求其可以見知之實而已，則無心於名也。不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豈惟恥之，又且惡之。孟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又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鄉原德之賊也。然則孔孟之所以惡夫鄉原者，正爲其干名邀譽，不務真修耳。至於富貴，何獨不然？孔子曰：富貴如可

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我所好。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良貴者何？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自成其爲美，而不待外求者，非如名譽富貴之一無內善足珍也。且夫安福之求，秉自降衷，根於至性，設非人自甘暴棄，失檢敗行，則去其僞而存其眞，固宜同造其途，決不至少有偏陂，致累大造至正之權衡。信斯言也，則天下聖賢義士，皆當玉食萬方，位尊南面，聲聞遐邇，朝野謳歌；然而曠觀上下，驗古證今，覺勢有所不能，事有所未見，理有所不可，而大謬不然者。蓋一方之玉帛無多，一邦之爵祿有數，天下盡爲善人，焉得盡舉天下之善。

人，登諸殿陛，而使之皆擁千金之富耶？况夫爲惡之小人，類多權位崇隆，氣燄赫濯，而君子之兢兢業業，巖穴藏修，及沒世不聞，終身微賤，似乎聲名富貴，造物獨靳於賢人，獨厚於匪人者，豈造物至公，而可出此阿私之事？我是以知真福之必不在聲名富貴，而別有所在也。若君子孳孳爲善，不令人知，不求聞達，而聲名富貴之來，如音響影從，有萬不得已之勢，君子亦惟付之無可如何，而色不爲之喜也，詎以此爲真福者哉？

七十四 地獄說

夷堅志執無地獄之說，儒士往往從之。釋氏傳六道，地獄爲其一，妄言層次繁多，綜計百數十重，幅幘之廣，逾地球遠甚，其



言惡報，總不外舂頭，擣脚，抽腸，裂膽等刑，樂道津津，牢不可破；予於釋氏地獄辨之詳矣。儒士無地獄一說，其原出自理學；蓋宋儒以氣爲魂，久後必歸於散，又何需夫地獄乎？第冥府罰惡，元宰主之，有與無不由我斷，而揆於理，則地獄不得不設。何也？神魂非氣，故不散也，不散而爲惡，罹殃必有處所，所謂地獄是也。此理惟天主教能講之，故地獄之說，亦惟天主教見解獨真；試畧舉數端，以徵其要。大抵先賢明論，地獄在地輿中心，寥廓空虛，烈火充斥，高廣不知幾千百里，炎熱不可以筆舌宣；自開闢迄於今，造孽之人，入此獄者，不啻恒河沙數，無冬夏，無晝夜，深限火中，時常焦灼。魂靈本無身也，而火附之，宛若合成一體；

所聞乃億兆人慘哭之聲；所嗅乃穢污之氣，雖千萬屍朽爛如泥，猶不及其醜惡；所嘗乃虫羹蛇膽，鎔化臭銅；所覺除烈火之外，又有毒蛇大蟒，猛虎暴獅，皆火氣所變，恒纏繞於匪類之魂；所見係億兆妖魔，形容惡厲，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終歲營謀，惟欲殘虐匪人，以快其意。昔有天神降下，晤一大德士，挈其魂同遊地獄，初至獄門，見大鍋如干，滿盛油汁，氣臭惡，烟汽蒸騰，猛熱不可嚮邇；士大驚，然不敢逸，勉行數武，闖入獄門，一遊日間，見囚犯如雲，稠密如織，號咷哀泣，悽慘萬分；士益驚，止步不復進。天神曰：勿懼，爾來此刑不及汝，惟見之以告世人耳。士乃隨之行，未旋踵，聞門外喊聲，闐然如雷，顧視之，則羣魔拉惡少一

強之入獄，衆鬼鼓掌大笑，若大快也者；既而擁惡少至大魔前，大魔狂喜，顧謂羣鬼曰：此人在世好榮華，嗜高位，舉止言爲，每欲駕他人之上，不可輕易待之；乃指火座一，謂惡少曰：此座頗高，待子久矣；言未已，鬼卒拖之就座，一時烈燄升騰，瞬息全身貫透；又頃，大魔曰：此人喜華服，宜以相稱者衣之；羣魔聞言，往取火衣一領，長且大，強惡少自披，烟燄炳閃身外；又頃，大魔曰：此人貪飲食，安可無所啖之？魍魎出滾油一壺，強惡少飲，身內之火，得油益熾，疼痛不可思議；又頃，大魔曰：此人喜淫聲，當奏樂娛之；時兩鬼來前，各持號器，向兩耳一吹，聲與燄同入身中，徧體紅如鎔鐵；又頃，大魔曰：此人愛麗室，當有以遂其願；小鬼

曰然，速拉惡少出座，投入窩中，毒蛇惡獸，紛至沓來，或繞其頸，或嚙其背，羣鬼從旁笑之，大魔亦歡忻特甚。至是天神攜士出，復歸於世，然已毛髮悚然，僅存殘喘矣。

教皇音諾增第三，曾述一事，令人髮指：謂有文學士某甲，從某師遊，攻格致諸書，函丈追隨，歷有年所，同堂如千人，聚論頻仍，各陳己見，師靜聽之，平章可否，每於諸生中推某甲爲第一，蓋其穎悟獨靈，見人所未見，環顧及門，未有出其右者也。惟甲之品最不足取，好淫蕩，作狹邪遊，左右勸之不聽，久之功名未成，先捐館舍。無何時，方深夜，師獨處寢室，如常閱卷，忽見一人至，未敢戶而入內，自言某生，今在地獄。師問曰：獄中亦考駁乎？

曰：然。曰：何考乎？曰：考無事非刑。曰：論者何以答？曰：衆口一詞，皆謂地獄之中，無事非苦。師默然不復問，甲亦唏噓嗟嘆而去。說者謂舉天下疾病，飢寒，囹圄，災難，齊集一身，猶不及地獄萬分之一。前賢考事，曲盡纖微；或稱地獄爲污濁深洋，或稱爲臭糞巨池，或稱爲遠無底止之海，或稱爲深無限量之淵，或謂爲主宰震怒之區，或謂爲惡類叢集之藪，或以爲猛火之湖，或以爲硫磺之窟，要皆以苦困至極，名無能名，故歧其名，以言其刑之至極，則某甲無事非苦一語，洵不誣也！西方聖人名安當能者，生平立奇蹟，其著道書一部，記法京巴黎斯城，有諸生某，性聰慧，學業未成，已誇耀於同類，旣而病厥，師往視之，諸生流淚哭

泣，似有悔過自新之意。嗣教禮未行，遽登鬼錄。閱數日，師方坐，諸生來現，披一敝衣，奇大且重，視其質，似羊皮爲之，徧燃烈火，燒灼全軀。師大驚，茫然問曰：汝非某生乎？曰：然。曰：汝嘗流淚悔過，豈亦墮地獄乎？曰：然。蓋予以畏死故，嘗哭泣，非因愛主生悔，不足以消我愆也。師問地獄之苦何如？曰：請我師伸手，將以滴汗加之；師伸手，生加手額上，取一滴汗，注於師手，師灸痛欲絕，生乃忿忿而去。古人名伯爾納定者，生有聖德，我教禮之；伯生時著書甚夥，化人不可數計，嘗告人曰：某處有父子三人，姑隱其姓字，父殷實，貸財於人，必索重利，故家資日以豐，惟二子異志，一人修道，一人承業，位置分歧，罕通聞問，閱若干年，父病歿，

其在家之子，相繼云亡；修道者良不忍，日久行禱，欲知父兄所在而後快。一日方靜處，神魂忽被超拔，覩火井一，深遠似無底止，正驚訝間，見父與兄自井出，父罵兄曰：予爲爾積財，多取不義，爾實害我，惡不可赦矣；兄罵父曰：汝多取不義，致予承產亦不義，無汝，予必不至此；二人相怨切齒，仍入井中；俄頃修道者醒，大哭移時，述其所見如此。又有瑪爾定者，亦大德人也，曾見一鬼，初甚美，蓋借氣以飾之，非其眞像也，瑪知其僞，面斥之，鬼怏怏而去，遺臭盈室，勝於百屍者累日。

賢婦名彼利日大者，功修入奧，至誠感神，曾見一人之魂，出自幽谷，作黑色，面目猙獰，苦慘萬狀，細視之，則鼻已半爛，而雙

眼大開，坍至頰上，胸爲衆虫所嚙，祇留大孔，觀其內心已潰，亡魂呼曰：嗟夫我矣！有女在生，學我醜行，彼之惡，我實有以導之，故其作孽，益覺增我之愆，困無已日也；言已，踪影俱泯，不知何往。西歷一千九十年，有死者某，不知何許人，現身於世，訪其執友自言，在生無識，妄信人言，以爲軀體旣亡，神魂消散，與其斤斤焉從事修途，孰若放浪形骸，可逞一時之快？詎作古之後，頓下地獄，受苦靡窮，言難宣述；旣而取一滴汗，注友人身，頃刻之間，汗處焦焚，鑽穴大如桃李，友人因痛眩暈，幾不省人事；亡者曰：地獄之苦，斯其證矣，汝而有知，宜亦早爲之謀，乃遁去。西人華德祿，世家子也，瀕危見一鬼來前，面似猴，額上出二角，狀類



牡羊，貿然問曰：汝識某地砲臺乎？對曰：然。曰：此臺雖固，如入地獄，瞬息卽成灰燼。華未曾答，鬼已杳然。一千五百九十六年，美國有醫生某，病劇，僵臥如屍，無喘息者移日，家人速教士至，士切脈探聲，絕無生息，乃爲行終後之禮。閱一時許，某忽還生，飭請教士；士尙在村，聞呼而至。某自述曰：頃有一人，導我行，初爲廣路，繼爲窄路，卒則狹小至極，不可以旋身，俯首一望，見大窟一，充烈火，深遠莫覩邊底，不知內有何人，聞聲高呼曰：世人叛義好淫，斯其報矣！方憂懼間，忽一人至，容貌都麗，引予出險，別往一區，百卉鮮明，羣芳叢集，無何遇大門一，光明逾日，萬象輝煌，予忻甚，欲舉步入門，一人出阻曰：汝魂未潔，曷容來此？盍速

反滌汝魂乃醒。教士與諸親友，咸聞是言，喜從寸抱。閱二日，某仍去世。昔日本國有一人焉，爲鬼所憑，嘔吐血沫，跳舞聲嘶，某教士見而憐之，命鬼自言苦況。鬼曰：地獄之窘，忽熱忽寒，言未已，其人偏體出烟，一若火燄蓬勃，躍躍欲升也者，蓋示其熱也；不旋踵，齒戰者然，全身起粟，如寒冬入冰淵也者，蓋示其寒也；教士諷經久之，鬼乃退，其人似死復生。

七十五 天神論

天神之名，昉於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禮，以佐王建邦國；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夫古有敬神之經，無封神之典，則天神者，必非古人之有功于民，而册封爲神者。

矣。周禮以天神人鬼相提而並論，是二者相別而不相混，天神非人鬼之別名也。又天官書注曰：泰一爲天神之最尊貴者；則天神亦非至尊之主宰也。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古帝王以神道設教，謂名山大川，皆有神明爲之守護。是說也。西海聖人，名都馬思者，亦曾言之。可知中外同情，古今一理，天神之說，無庸疑也。嘗論惡鬼與天神，皆受生於大造，其始原無所分別；迨後習於善者爲天神，習於不善者遂爲惡鬼。天神與惡鬼，別於心，不別於族，異於品，不異於才；鬼無形，天神亦無形，鬼受生，天神亦受生，惡鬼之所知，天神亦知之，惡鬼之所能，天神亦能之；而其誘人心，憑物象，交接往來，出言

示意，則爲善爲惡，相懸如天壤。何則？鬼之誘人也，縱情無度，恣意妄爲，人之受其誘，而反悔者，回首追維，覺當日心馳物慾，無一念可以告人，而天神之誘人，迥異於是。潛孚默感，由淺及深，無一言非進人於道義，無一事非警惕於隱衷，較惡鬼之言爲適相觸背。而神鬼之分，猶不寧惟是。鬼之存心也甚傲，故其憑依木偶，顯異行奇，必欲人敬之祀之，而後快意；驗其憑依之蹟，卑污鄙穢，不堪殫言；或見形於坑谷之間，或厠蹟於禽獸之列，或顯男女之容，多方誘引，或附草木之質，發聲惑人；若此者，皆非天神所爲。蓋天神來見之時，舉止溫良，氣度和悅，扶人危，慰人憂，助人弱，濟人困，發聾振聵，面命耳提，人若祭之祀之，必瞿

然斥責，不敢僭受其禮，而其疾惡除害之心，又至公至正，非若惡鬼之以炫異爲能也。嗟夫！薰蕕異器，邪正殊途，世之好鬼崇者，盍亦棄邪僻，而歸附天神也可？

七十六 中國宜創恤瞽院議

有目不能見，爲人生最不幸事，飲食起居，均須相助，人在前而不識，物在前而莫知，日光皎白，摸索暗中，晝夜無分，寸步難舉，受人辱，被人鄙，雖三尺童子，亦敢與之嬉戲；功名利祿，皆人情所好，而瞽者不與焉；冠蓋所以增榮，彩色所以悅目，錦繡所以章身，而瞽者不覩焉；樓臺亭榭，花木珍奇，天下快心之事，屈指不勝，而瞽者莫擴其眼界焉；嗟乎！窘困至斯，無生人趣矣。考

雙眸之盲，或由於內病，或由於外感，統計五大洲，矇瞶之多，莫過於埃及，因其地酷熱，沙土飛揚，目染而眯，比比然也。泰西博學家，計舉天下瞽目之人，約一百萬口，此數雖未必無差，而出入亦不甚懸異。大約奧國一千七百八十五人中，得瞽者一人，瑞典國一千四百十八人中一人，法國一千一百九十一人中一人，俄國一千一百一十一人中一人，英國一千三十七人中一人，德國次之，腦國又次之。土國格爾城中，多至二十人中一人。中華日本等國，氣候溫和，沙漠鮮少，盲者雖不甚多，然亦不可謂絕無其人，不特當局者受苦萬狀，卽旁觀者亦爲傷心，是恤瞽之舉，不可一日無也。法人於五百年前，已立瞽院，今西海各

國，凡大城名埠之中，每設瞽院一座，房屋寬敞，布置周詳，無論富家貧戶，苟有喪明殘廢之人，皆得入院就養。以目下言之，日爾曼國，醫院三十五區，英國二十六區，法國一十三區，奧國十區，意國九區，比利時國六區，合計墨斐亞三洲，祇有六區，在院之人當以萬計。若輩目雖矇昧，心則常靈，西人訓練瞽童，量才授業，女與女伍，男與男偕，習工藝，作女紅，奏音樂，各有其職，尤可奇者，用鉛板刷印書籍，字蹟凸而不平，瞽者以手摸之，朗若列眉，信口成誦，通文達理，不讓他人，頗有聰慧子弟，精推算，測量，經史等學，就而問之，口若懸河，有知必告，較之學究冬烘，強作解人，而實則鮮識之無者，蓋不啻三倍之矣。吾中國善堂林

立，屈指甚多，惟恤瞽院宇，未嘗一見，西人至我國者，每爲華人之瞽者惜之。竊意殘疾之人，瞽爲最苦，何則？茫然無所見，在世無異去世也。願名公鉅卿，首倡捐資，集成巨款，築大廈，設良規，先請泰西教士代理數年，俟舉止繩墨，已有端倪，然後以華人接辦，一處創之，他處仿之，由近及遠，傳布通邦，豈非盲人之福與國家之福歟？惟華字筆劃紛紜，難以撫摸而曉，不如借用西字，拙作華音，按照俚言，繕寫經籍，俾觸於手而會於心，上追伏生之遺蹟，是直於善舉之中，別開生面者矣。

七十七 郊天論

古聖王受命有天下，萬方玉食，宵旰勤勞，其爲位至尊，其爲



責至重；位既尊，則其受之維皇者，亟思圖報；責既重，則其任之  
一人者，獨行其危；於是有郊天之禮，著爲令典，以致其昭事之  
誠，以伸其答謝之意，以盡其所禱之忱，爲國求安，爲民請命，是  
先王之立意至美也。考周制有圜邱，有大壇，有蒼璧之陳，有燔  
柴之典，自三代迄於今，遞傳數千載，改易數十朝，其間國有強  
弱，時有盛衰，政有張弛，禮有隆殺，而郊天之制，則歷朝沿習，無  
有議廢者。按歷代國家定制，尤以郊廟之禮，爲令典之首。凡郊  
祀，先期齋戒，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南北郊祀，皇帝於大內齋宮，  
致齋二日，壇內齋宮，致齋一日；凡郊壇齋宿，皇帝祀南祀，乘玉  
輦，設大駕鹵簿；祭北郊，乘金輦，設法駕鹵簿，端嚴整肅，蓋以昭

鄭重也。然某謂郊天之禮，既如此其隆，郊天之義，自不得不辨。古聖王所祀者，其卽蒼蒼形色之天歟？非也。彼碧落高懸，青冥下覆，其象非不巍巍也，而其實則雲霞之煥燦，日月之光輝，要皆頑然無知；夫既頑然無知，猶安能歆人之事奉禮郊特牲？謂萬物本乎天，而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意。然形天無靈，不能生物，則其所祀者，必大造之靈，而非有象之穹窿。王肅曰：天惟一帝；董仲舒春秋繁露亦謂天者百神之王；晉太始二年，詔羣臣議五帝卽天之義，僉以爲名雖有五，其實一神，於是南郊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觀是則古帝王圭璧是供，犧牲必奉，殆以祀百神之君王，上天之主宰，不可以形象擬，亦不可以物

類等者也。慨自宋儒理氣之說興，而大哉乾元，盡行抹煞，直以化工莫測之奇，盡歸諸二氣之變，蒙頭蓋面，理障義沉，至是而欲得反本原始之學，蓋亦戛戛乎其難矣！明末有朱子宗元者，應浙省大比，得題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其承題曰：上帝者，天之主也；爲天之主，則亦爲地之主，故郊社雖異類，而統之曰事上帝耳。其起段曰：上帝者無所不至，在天則爲天之主，在地則爲地之主，在人身則爲人身之主，在萬物則爲萬物之主，雖日月運行，而一寒一暑，水土交成，百穀蕃植，各自有其神爲運動護守，然皆受帝之命而行者也，則不必爲百神報，而但爲上帝報也。主試者，賞其精警透闢，擢爲解首，以魁多士，此立論

之類爲明確者。某嘗尋繹西史，知人類之始，卽有祭祀，則刑牲奉璧之文，原本乎萬民公理，非吾中國獨傳其秘也。惟自大造降凡而後，命去牲牷之文，惟享心身之奉，故泰西千八百餘年來，犧牲粢盛之奉，皆不敢以祭，非闕典也。遵大命也。人苟明乎郊之義，別乎郊之迹，以盡其昭事之誠，則造物之意既合，必可期自天申祐，悠久無疆，豈不懿歟？予明知草茅至賤，何敢越俎而議禮，竊恐世人，莫能辨識乎郊祀之意，或致拘執乎郊祀之文，用敢衍爲論說，知我罪我，不暇計也。

七十八 救護日月食論

古者日食，天子不舉，去盛饌，諸侯用幣於社，百官降物，荊州

占云：月食后自提鼓階前，把槌擊鼓者三，月已蝕，后乃入，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此先王重兩儀之變，以天象之示異，而祈免夫四境之災也。歷朝國制，皆有救護之典，凡日月食，由欽天監豫推交食時刻，及食之分秒，具奏以聞，旨下通行直省，及四夷屬國之奉正朔者。按欽天監所推時刻分秒，隨地測驗，敬謹護救；及期，日食則禮部置香案於露臺，設拜位於案前，月食則太常寺設案位，日月初虧，各官行三跪九叩禮，食甚暨復圓時，行禮與初虧無異，各省會及外府州縣，皆於公署舉行救護禮，亦如之，是國家制禮，以救護日月蝕爲重典也。然吾觀曆象考成諸書，而竊歎日月之食，爲不必救，亦不可救者，其故

何哉？夫地環日而運者也，月環地而行者也，地環日以一歲行一週，其自旋一日十二時，成一轉，月環地以一月行一週，其自旋則周年十二月，成一轉，明乎此，則交蝕之理，不煩言而自解。設令地球行至太陽之西，月適至地球之東，斯時也，月界乎日地中央，而日光爲月輪障蔽矣，月障日光，致在地之人，不覩杲杲之象，是卽所謂日蝕也；又使日在東，地在西，而月又行至地之西，斯時也，日光爲地體中隔，月輪不復有皎皎之光矣，月體昏黑無光，是卽所謂月蝕也。然蝕有初食，食甚，或遲或速之別，何也？曰：地體渾圓而影大，以地影之大，蔽月輪之小，能遮沒無餘，故月之食也，雖偏全不一，總無中晦而週明也；以月影之小，

蔽地體之大，其涵蓋莫能盡，故日之食也，此方在此時，他方在他時，此方爲全蝕，他方爲半蝕，偏全旣異，時日又殊，此日蝕之所以不可一律觀也。且日與月，必閱二百二十三月重交前所，故每方必屆十八年又六月，日乃一大蝕；外此，則雖屢相交蝕，皆微而不甚顯。總之天象有定形，轉旋有定度，其無與於殃祥也，明矣！世人不察，以日月蝕爲日月之災，亦以日月蝕爲人世之殃，真可謂無稽之論矣。

七十九 惜字論上

天下事以理爲準，理之所是，而人亦以爲是，吾非從人也，從理也；理之所非，而人皆以爲是，吾斥之，非吾斥人也，理斥人也；

吾斥人，人必交相詬訾，理斥人，人亦不能強辨。夫人當知識初開，父母必告之曰：隻字必惜，貴之原也；少長束髮讀書，其師又告之曰：聖賢字蹟，首宜敬惜，爾小子其謹聽之。由是童而聞焉，壯而行焉，終身守弗敢忽。凡見字紙墮地，必收拾不遑，倘或偶入於穢，更指滌恐後；冠履衣襟之屬，不准書名編號，閨中針黹，不得以字紙嵌裝，貧戶門窻，不容以字紙補綴；問其故，則曰：帽而書名，字染污也，屢而記號，字近足也，糊窻戶，佐針黹，褻孰甚焉？然猶恐字之或褻也，鳩集款項，議訂章程，設收紙之局，建化紙之藏，募傭給值，使之擔負竹籬，周歷城廂鄉塾，凡有斷爛報紙，蠹簡廢楮之類，概令背負以歸，付諸一炬，以爲功名於是乎。



卜，富貴於是乎求，陰德之盛，莫過於此；而愚獨謂事之無謂，莫甚於此。蓋問若輩所惜者楮歟？曰：非也。緹緡蒲竹，無非日用所資，而何足惜？然則所惜者墨歟？曰：非也。麝煤螺黛，仍關磨用之材，而何足惜？然則所惜維何？曰：惜字之形蹟耳。夫紙墨之資，生成美材也；字畫之蹟，後起人力也，不以暴殄爲不敬，惟以形蹟爲當惜，則橋梁之形八字，人不可踐行矣，驢背之紋十字，人不可跨乘矣，竹葉之象个字，人不可擲地矣，而何以習焉不察，竟忘乎其爲字之形蹟也？說者謂手書者爲字，性成者非字，故不必惜。然書有六義，一爲象形，古者繪馬以爲馬，繪鳥以爲鳥，繪雨以爲雨，繪魚以爲魚，後世易之以馬字，鳥字，雨字，魚字，然則

字卽象也，象亦字也，何以不敬象，而獨敬字乎？豈象非手書者乎？六經四子諸書，事無鉅細，詳哉言之，而惜字之說，不見經傳，則三代聖賢，未嘗惜字可知也。降至有晉之世，陸機謂左思賦祇堪覆醬，可知當時之人，恒以字紙覆菹，而敬惜之舉，猶未行也。又降而至明朝，肅宗覽陳讓之疏，怒而投諸地，可知有明之世，亦未以褻字爲大不敬也。前代聖賢，并無惜字之說，而近世通國流行，不以爲非，豈末世之人才，反能超軼前人耶？嗟夫！字也者，誌也，所以助人省記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書契，繩與書形不同，而用則一也，彼惜字者，盍亦揆諸理，會諸心，而恍然於惜字之妄也夫！

## 八十 惜字論下

或問於予曰：聖賢之道，非字不傳，疇昔之事，非字不知，王業霸圖之盛，非字不能成，公孤卿尹之尊，非字不能致，推而至議大禮，訂家乘，學問之精微，郵筒之往返，皆非字不能垂久而達遠，則六書爲萬事所資，何異五穀爲養生所需？暴殄不祥，盡人所知，何獨于字紙而不當愛惜歟？予曰：萬物必有所用，而後當珍惜；尺寸之布，可以補衣也，則惜之；刀剪之屑，無所用，卽不必惜焉；米粟之粒，可以充飢也，則惜之；糟食之餘，無所用，卽不必惜焉；若夫塗抹之蹟，破爛之編，旣不能久儲於縹囊，又不得常存於書案，知是而猶愛若掌珠，視如拱璧，眞不可解者矣。或曰：

否，不然，字紙非有用而惜也，惟惜之卽所以敬造字之人耳。予曰：飲水思源，理固不爽，然凡事皆有其初，卽凡事各有由造，伏羲氏教民佃漁，神農氏教民稼穡，有熊氏作宮室，製衣裳，定器用，爲民生所重賴，此皆創始之聖賢也。字以聖人所造，當惜，則衣食器用諸物，無一非聖人所造，卽無一不當惜，何以徒聞惜字，而未聞惜他物也？史皇氏以造字當敬，則伏羲神農諸人，更當敬奉弗衰，又何以故分軒輊於其間也？或又曰：否，今之敬字者，意不在史皇氏，而在孔子文昌，蓋欲其冥間陰佑，俾得早獲功名耳。予應之曰：洵如子言，惜字之謬，更覺昭然若揭，何以言之？蓋孔子文昌，俱非造字之人也，祭非其鬼，猶以爲詔，况奪人

之功，以爲己力，豈孔子文昌之所爲哉？昔子張書紳，夫子未責其褻字，湯銘浴盤，夫子未言其汚字，是宣尼垂訓，並未以惜字爲誠也。而後世背棄芳型，偏崇謬論，吾恐夫子復生，當亦笑俗人之多事矣。至於功名之遲速，一由於氣質之精粗，一由于致功之勤怠，若徒存徼幸之心，而不識專精之意，雖終身埋沒于破紙堆中，吾知其仍以貧賤老也。嗟夫！事以理爲準，理必辨而明，愚所以反覆申言，不殫唇焦舌敝者，非敢故拂時人之見，惟以爲理之所在，不得不言耳。若其知我罪我，聽之而已，未暇顧也。

## 八十一 交友論

交友爲人倫大義，造化之初，君臣始立，父子始親，人與人互相往來，卽有交接之禮，不可以片時廢。故易比斷金，詩詠相鳥，虞舜交益陶文王有四友，孔子傳四子，魏文侯與田子方善，管仲感鮑叔之知，程普友周瑜如飲醇醪，自古名人達士，未有不以交道爲重者。蓋才非友不發，義非友不立，學非友不成，名非友不著，以故士農工賈，日用尋常，皆需同方同術之人，暗相謀而顯相助，乃可望措置裕如，各遂所欲，此心此理，萬國皆然，未有生活寰中，而獨無求於外者。惟交接之事既繁，卽相與之人亦雜，宣尼謂益友有三，損友亦三，孝經最重諍友，楊子極誅面友，諸葛武侯不悅勢利之交，阮孚政論顯揭交游之弊，譙子有

云：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斯言可謂明論。今天下功臣義士，立大勳，成大德，垂名後世，彪炳一時，皆以交友得其人，而賢才因以益著；自古大慙極惡，敗族類，傾國家，雖東海之流，不能洗其毒，要皆以交友失其人，而惡迹因以日積。由是觀之，交友猶易，而擇友則實難。叔世人情澆薄，俗尚虛浮，見財則附，見勢則趨，畏我者媚我，求我者親我，當面歡言，背面非笑，酒肉所在，羣聚喧譁，患難將臨，渙然散去，或偽愛以釣情，或受施而忘惠，心非蹟是，往往而然；欲如張纘之忘年，何點之莫逆，而又能見患不移，忠告不諱，耐久不疏，窮達不變，則千百人中難逢一二，此吾所以謂交友易而擇友難也。雖然，

擇亦不可過刻，舉世盡美善者，能有幾人？我之所求於友，卽友之所求於我，我無以遂友之心，友亦安能充我之願？後漢李燮交友，舍短取長，論者皆稱其智。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惟當因其長，以補我不足，已可得相交之益，故直者用其忠，巧者用其技，智者用其猷，勇者用其力，就優去絀，各竭所能，何必介介然，獨異於人，而斯稱君子如水之交乎？若小人朋黨之交，尤當深惡而痛絕之，無任與我少近，然後與擇定之朋，推心置腹，忠直無疑。一則待之以敬，敬則能久，此晏平仲所以稱善交也；一則助之以忠，忠則能固，此曾子所以日三省也；一則懷之以愛，愛則能親，此周易所以比蘭臭也。有此三者，而所擇固不失其人，



亦可謂善交友者矣。

## 八十二 論訂婚

訂婚俗呼定親，古者昏禮有六，其三曰納吉，卽今之定親也。天下五大洲，風土各殊，儀文亦異。約婚之典，廣行于中國、印度、猶太及歐洲諸邦；斐洲內地各部，迄今尙無此禮，問名之後，議定卽婚，習俗成風，相沿已久，欲強之使違而不可得者。側聞西人男女並尊，訂婚必告長吏，立文符，約奩產，女視父母家資多寡，與兄弟均分，以合之新婿之財，爲全家之業；其議婚之時，總在婚前數月，自定婚以至結褵，爲時無幾，變故罕逢，二姓貧則仍貧，富則仍富，男子不以習染而忽移，女子不以蕩檢而忽敗；

猶恐性情各判，難冀卒世諧和，因而將欲訂婚，先使男女相晤，共筵席，接言語，暗訪明窺，俾知底細，惟當在父母之前，不准私相授受；迨至兩心互浹，顯徵良緣，始各饋禮通書，合成配耦；自是以至晚歲，綢繆義切，伉儷情深，頻喚卿卿，不聞嗃嗃，入則共處，出則同行，共嘗甘苦於終身，咸望迎祥於後世，雖反目之嫌，時或難免，而較之東土人民，和睦不啻三倍。此何以故？因其選配甚嚴，男女各隨所欲，初未嘗勉強於其間也。若夫東洋諸國，義重閨箴，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以窺女爲非，女以見男爲辱，兩家聯好，多憑媒灼之言，即使伯叔諸姑，一往矚視，而二人之情懷才具，陰疾素好，皆不得而知；甚有饒舌孽媒，從中唆訴，過

誇女子之賢，僞飾男家之富，耳根稍弱，便墮計中。尤可異者，或孩未生而指腹爲婚，或孩生數歲，遽爲聯姻，迨男女成童之後，知識稍開，不問其欲婚與否，早定終生之事，却辭不得，更易未能；自定婚以至迎娶，相去十餘年，其間貧者富，富者貧，剝復循環，事機莫測；於是有男家貧而女家悔婚者，有女染疾而男不欲娶者，又有物慾動人，大乖聲教，遂至女則失節，男則習壞者，諸凡弊竇，屈指不勝。考厥由來，皆以訂婚太早所致；是則一旦粗疎，百年莫贖，可不惜哉！昔司馬光論婚立意，最爲確當：大旨謂議婚之先，當察婿婦之性，不可苟慕富貴也；定婚必俟年長，不可童時卽定也；娶婦先問資裝，嫁女先問聘財，是鬻奴賣婢

之法，非士大夫婚姻之道也。予又加一語曰：訂婚爲平生大事，必須男女自願而後可，如舜之不告而娶，蓋亦自從其願也；聖凡殊域，情理皆同，吾願爲父母者，尙其加之意也。

### 八十三 冥資助賑贅言

嘗見江浙閩粵諸省郡邑，年例自七月初起，城廂內外，菴觀寺院，皆筵請僧道，諷經拜懺，擊鼓鳴鈺，超拔無祀孤魂，并於河中放燈，沿塗焚紙，紮飾各種紙鬼，奇形怪狀，醜相畢宣，昇行街中，名曰孟蘭勝會，早則七月中旬，遲則八月上浣，前後擾攘月餘，習俗相沿，牢不可破，無非浪費錢財，荒誕不經之事。詢問其故，厥有二端：一，中元節，俗呼爲鬼節，各家設祭於寢廟，又於祭

祖先之外，每將酒食排設郊野，焚化冥錢，以濟餒鬼；是日各省府州縣當道，皆恭迎城隍神像，巡歷境中，典祭厲壇，焚鏹不可數計，事畢迎回，備極誠敬。一，七月三十，世傳地藏王誕辰，或謂目蓮僧，於是日救母魂出地獄，並放獄中囚鬼，四散爲厲，故是晚每家插燭炷香於地，以娛鬼魂，使免爲厲；又謂目蓮救母，諸鬼出獄，皆托生爲人，共八百萬，目蓮亦轉生爲人，名曰黃巢，謀叛殺人，至八百萬而止，今之所祭，卽八百萬之囚魂。此說流傳已久，而吳越之間爲尤甚，故錫箔之銷，以七月間爲生涯關鍵。予按以上諸說，荒謬絕倫，殊不足信。蓋人魂已死，不能自由，目蓮雖品行清高，豈能於死後救親，往來囚獄？况地獄亦有護守

之司，若果任人出入，衆鬼之魂，何所用其拘禁？至轉生黃巢一事，更爲無稽之談，輪迴之說，儒者弗言，不過釋子愚人，憑空結撰。或曰：因黃巢放出鬼魂，故令轉世殺人，並非性成殘忍；然古今叛逆，如宋之宋江，明之張獻忠等，盡皆好殺，豈亦地獄中放出囚魂乎？如使果有其事，迄今黃巢已死，鬼魂已繫囚獄，何所用其設祭哉？種種矛盾，釋子將何詞以解？若厲壇之祭，雖沿上古望祀之典，至今通行，但祭非其神，不足以邀福。至於地藏之說，相傳卽爲目蓮，然目蓮以前，誰爲冥主？誰掌獄囚？豈唐以前，猶虛左以待，必待目蓮方有職掌？何弗思之甚也？古人收服人心，因以神道設教，後世變本加厲，無知妄作，昧厥本來，遂致浪

費金錢於路鬼孤魂，大事焚錫，鄰里鄉黨，爭效其非，而不以爲怪。更有奢侈成習者，必誦梁王懺三四日，紙人紙錠，堆積如山，燈綵裝璜，夜中如晝，不特近處之男女，雜沓嬉遊，卽遠處聞風，無不聯袂蹇裳而至，踵事增華，雖費不惜也。近年粵、鄂、江、皖諸省，皆被水災，而兩粵尤甚，葬生靈於溝壑之中，不知凡幾；未死者田廬盡沒，家室無歸，載道流離，生機已絕。雖江、浙諸善士，憫災黎之就斃，爲之設法籌捐，苦口婆心，不分畛域，曾不幾時，西人華人，集資數萬，匯解災區，諸善長自北而南，親往查賑，且不憚衝炎犯暑，挨戶勸捐，舌運廣常，苟能稍盡寸心，有可設法之處，未有不爲籌計，好善如此，可謂餘力無遺；但受災之處，地廣

民多，盼賑之心，甚於渴之思飲，若僅得此有限之款，而後無所繼，殊不足慰救人救撤之心，惟望賑資源源而來，則辦賑諸公，亦可藉手。目下約算各省七月中所費冥款，何止數十百萬金？經懺紙鏹，鬼本無須此物，而世人偏喜好事，舉而火之，豈有不灼之理？苟舉此款移為賑費，自當活命無算，得福之道，效確而易見，理亦實而可憑。刻已七月之中，何不乘此賑資孔亟之時，即循向年故例，寫愿捐助之金，共計費用若干，關會同人，及市井鋪戶，勸其照常書捐，彙於一處，全助賑項，或寄善堂，或託文報電報各局，轉寄募賑辦捐之人，以資接濟，果能如此，則鬼神有知，亦深許其人，將保護默想之不暇，勝於焚紙諷經萬萬也！



八十四 彗孛非妖星論

彗星常星也，非妖星也。音義謂光芒偏指曰彗，四出曰孛。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云：孛之爲言猶莠也。然則彗也孛也，異其形，不異其質也。從來言彗孛者，概以爲妖象。劉向洪範傳以彗星爲去穢布彩，鄭元以爲主掃除，爾雅釋天注彗爲妖星，亦謂之孛。其他見于左國史漢等書，尙不可枚舉。然予嘗讀泰西歷象諸書，考驗甚詳，鑿鑿有證。其言曰：彗星非他，亦麗于天之一宿耳；其爲狀首小尾大，尾有如筵形而散佈者，亦有如馬尾而噴薄者，首之中有渾圓之體，如果之有實，實以外有迴繞之光，如頸之有環；千六百八十年，有彗星尾長百六十兆

里；千七百六十九年，有彗星尾長百三十六兆里；千八百十一年，有彗星尾長三百二十兆里。然則彗孛之尾，光芒何止萬丈？俗人不察，目爲數尺，又以其形之似而呼爲掃帚，此乃閭巷之謬談，非真能去穢如帚也。其軌道環日與地，近于地則見，遠于地則隱；道有遐邇，行有徐疾，故其近于地而見也，或五年一見，或六年又八月一見，或七十六年一見，或千二百日一見，總之往來有度，屈指可待，非有災始見，出沒無常者也。俗又謂尾之所指，卽禍之所臨，殊不知彗孛之尾，必反對日輪，故日在東，則尾在西，日在南，則尾在北，初未嘗意爲屈伸，亦未能隨時運轉，欲隨所指，而知其降殃之地，不已僨哉？且夫地，晝夜自旋者也。

彗字夜指亞州，晝必指美洲，據所指而卽爲其所禍，不將天下而同時被禍耶？或難曰：漢哀帝時彗星見，王莽篡國；漢靈帝時彗星見，董卓肇亂；然則天象示災，亦不盡無據耳。予曰：否，此偶然事，不足信也；否則上下五千年，弑奪篡據之事，見於史冊，不可數計，何以彗字非一一示之先兆也？昔齊有彗星，公欲禳之，晏子不可，未嘗有巨患。楚與齊戰，初夜彗出，柄在齊，彗指楚而楚將子正大破齊師，其不足驗殃祥可見。要之爲禍爲福，造物實默司其權柄，未可以天象之出沒，妄信爲殃慶之先聲。至若淮南子謂鯨魚死而彗星出，洞冥記武帝指彗而彗遂沒，此等謬論，更非當世通人所欲聞，直付之一笑可耳。

八十五 世外有無生人論

人世一大族也，萬民皆兄弟也，古今史冊，其譜系也，生齒繁衍，其嗣息也，帝王爲之撫治，聖人爲之師表，廣隰高原，爲其業產，稻粱麥黍，爲其餼糧，其爲職，士農工商，其爲居，五洲萬國，其爲品，有智愚賢否之不同，其爲境，有富貴貧賤之各別，噫！誠哉其大莫與京也！誰謂斯世之外，別有所謂人世者？乃近代天文家，由邇測遠，卽顯達微，窮千里之目，察七曜之形，謂地之外有政星焉，環日而行，離日而旋，其質積土而堅，其象渾圓而正，其運與旋之度，皆不甚異於地輿，遙睇之則見高山大陵，錯出其間，河海汪洋，絳亘其際，時而雨，則風雲彌漫，波浪連天；時而晴，

則氣象輝煌，山川在目；且政星之旁有小星焉，環政以行，更相燭照，無異月之於地，繼日以明。然政星者，實有類乎輿地，而占星之士，飽學之儒，秉先見之明，拓旁通之智，創一說以告人曰：土地所以生物也，雲雨所以潤物也，政星中既有生物之具，應亦有用物之人，非然者，物華天寶，謂造物者虛設此象，吾不信也。予曰：是說爲千古談天者所未及，意固新奇，理亦近似；然謂政星上能有生靈則可，謂必有生靈則不可。何則？蓋大造乾元，萬物資始，生此巍峨之星象，使後世天文家窮原推本，飲水思源，已足徵造化之靈奇，何以令含生負氣者，充滿其間，始可謂物不虛生也？况政星之形，有大於地數十倍者，有小於地數分

者；體愈大，則吸力愈多，於是同爲一物，在地重一斤，而在彼則重數十斤矣，若小於地則反是；設有人焉，居處其間，其背負之重輕，精力之盛衰，奔走之難易，工作之多寡，必與我大相懸絕；又況政星中有數年環日一週，而數年一春夏，數年一秋冬者，時令既殊，耕稼亦異，則雖或有人，必不與我同族類也。夫學以求而得，理必辨而明，驚世眩人之說，原難徧喻乎愚蒙，而窮理格致之功，正可共證諸有識。予之作是論，以問世也，蓋欲啟迂儒之謬見，弗謂四子五經而外，別無義理當求也可。

八十六 延壽說

夫大造之生人也，或加以一定不易之年壽，弗緣人事而變

遷，若是者遇屯得亨，瀕危獲免，順時立命，委心任運，必所定之時已至，而後所享之壽乃窮。孟子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是矣。或視人生遭際，而命之修短隨之，若此者五穀之豐歉，四時之燥濕，處境之順逆，遇事之吉凶，均足以增減其年齒。然折之在人，延之亦在人，此吾所以繼命理之義，而特伸乎延壽之說也。今天下伐性之斧，莫甚於情慾；情慾熾則精神衰，面目枯瘠，骨瘦如柴，復何能頤養其餘年？必也遏其慾，祛其私，飲食有節，眠起以時，不使淫慾擾於中，不爲利祿役於外，而後能適性陶情，享年永久，此延壽之方一也。夫壽之短長，根乎體，體充則壽長，體虛則年促，此事理之常也；然體之盈虛，往往根乎斯

人之勞逸，以故勞力之人，務農之子，一生作苦，歲無寧晷，大都年逾花甲，依然矍鑠；若紈袴公子，終身逸樂，年未及耄，而形先委頓。然則欲永其年，必勞其體而後可；卽不然，闔修勤學，亦足以保養精神。昔馬融設帳授徒，誨人不倦，而壽則八十有八；老子爲柱下吏，日著千言，卽壽臻百有六十；王磐血誠謀國，倍著辛勞，而享壽九十有二；此延壽之二方也。大抵居近山林，恒受清氣，則其力旣強，其年亦永。昔臨沅縣境有廖姓者，其家人或百餘歲，或八九十歲，後有子姓徙居他方，生子恒多夭折，人或居其故宅，復累世延齡，與廖無異；南陽縣北有菊水焉，味極甘馨，勝於他水，水之涘，居民三十家，常飲此水，而上壽百二十，中



壽百餘齡，數見不爲異；又歐洲毗連之地，有高加山焉，峰巒蜿蜒，環數千里，人居其中者，龍鍾之翁，耄耄之叟，比戶皆有，此無他，水土得宜，神情斯暢，此延壽之三方也。從來事親孝者，往往安享遐齡，虞舜大孝，而宣尼必得其壽，王祥荀顛支漸劉通輩，皆以孝行聞，俱臻上壽而終；外此，則莫如胸襟坦白，心無煩慮之儔，可得長壽；若滿腹牢騷，憤懣憂鬱之輩，未有不早促其年者；此延壽之方四也。若夫道家丹稱不老，葯號長生，是皆天半烟雲，空中樓閣，祇可以欺庸愚，不可以惑有識，余亦何必爲之申辨？或問顏回爲德行之選，孔鯉聞禮之訓，一則聖門高弟，一則孔氏後人，理義之防閑夙密，慾非不節也，杏壇之靈秀常存，

地非不宜也，同堂講學，常坐春風，身非不勞，心非不樂也，何以亦短命而終？曰：事有偶然者，有常然者，未可以一律觀，而況生死有命，權不我操，豈可盡歸之一轍歟？

### 八十七 論祭祖

祭之爲禮，凡以明虔也，古今一致，中外同然。西語謂撒克斐濟，其義以爲返本窮原，人生有自，欲報之德，而不能自獻其身，則刑牲設籩以代之。顧人之生也，賦自造物，故是禮亦惟造物能享之，其他不能或僭。泰西各國，祭不及天地山川祖考，而惟及造化之本原，此其故矣。若吾國之祭則不然，古帝王制禮作樂，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火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祀之，山林川澤，民所取材也祀之，先祖先宗，民所自出也亦祀之，窺其義，總不外追報原始，期毋忘本水源之意，而與西人撒克斐濟之禮，旨義懸殊。之數者，孰是孰非，姑弗具論，茲特以祭祖一端，畧申辨之。夫祭祖之說亦歧矣，古者無位四民，祭不迨祖，而今則凡所能憶者皆合祀之，是祭之遠近，今昔不同也。古有廟祭，而無墓祭，故寒食野祭，歐陽氏非之，今且禁烟時節，設祭於壇場之前，重九天光，薦食於墓門之側，是祭之地，先後不同也。古者四時有祭，若冠婚則惟告廟而已，今則祭祀時日，亦復不同，遇祖考正誕曰冥壽，是日設宴款賓，與生人無異，十年一度，至

百歲之期，截然而止；若夫男冠女笄，遠嫁新婚，靡弗致祭亡靈，追念先人之遺澤；近代人心遞變，造作更多，祭祀必焚香燬楮，燃燭張燈，羽流鐃鈸之聲，達於戶外，僧衆磬鍾之韻，喧於室中，此後起之習，雖創祭禮者，亦未及料也。予不知古今之人，設爲祭之禮，其將謂飲食起居，生亡一轍，不致祭則鬼將餒，而爲人子者何忍坐視其枵腹耶？然死求速朽，骨殖歸灰，苾苾芬芬，豈復能入先人之口腹？則祭之爲義，實悖理之甚者也。抑將謂祭以報德，非所以享味耶？予曰：苟如是，其意可原，而其事則無謂。何則？蓋孔子之祭曰如在，而不言其實在，古者祭祀，以子弟爲尸，後世易之以像，是先人之不在我前，可知矣；不在我前而拜

跪饗食之，是猶懷人於千里之外，婉轉叮嚀，宛如覲面，人有不掩口而笑哉？或曰：如其不在，固不必祭，然安知其必不在而不祭乎？予應之曰：必不在，固不可知，而必不食則自可知，必不食而進之以籩豆大房之品，何異親寒而進之以冰，親熱而進之以爐？雖報之，非其道也。或又曰：如子言，必若何而後可？曰：修德以補祖過，祈禱以致祖福，立功以揚祖父之名，勤行以繼祖先之志，之數者，遠勝乎祭祀之文，而於理亦無所背，胡不勉而行之？彼徒事繁縟，奚益哉？

## 八十八 論主傭之責

人生不幸爲婁人子，少不能就傅，長不能求顯，於是學農學

圃學藝學工，一俟習業方成，迅求一主人以備其工，連年作息，衣食是圖，此人事之常，亦貧民所浩嘆者也。或問大造生人，貧富不均，何至乃爾？曰：是亦有說。天下猶一身也，一身之中，有首而後能視聽，有腹而後能飲食，有手有足而後能舉動步趨，百體缺一，便爲廢人；借令宇宙之內，盡爲富豪，則人人紈袴，而紡織者無人；人人安飽，而耕鑿者無人；大造亨毒天下，適以貧富有別，故百事成焉，五倫立焉，家國安焉，上下分焉，或爲富，或爲貧，非私於富，而虐於貧，乃欲其唇齒相依，各得其所需也。夫然，富爲貧者設，不可薄待貧人，薄待，則得罪於大造；貧爲富者設，不可辜負富人，辜負，亦得罪於大造；得罪於人，咎猶可辭，得罪

於大造，禍不可追，此主僕之責所以嚴，而主與傭，皆當猛省於方寸間也。按傭人之責有三：一曰敬，視主人如尊長，不可以尾大而不掉；二曰忠，惜主人之物如己物，作主人之工如己工，始終如一，面背無殊；三曰順命，主人之意如此，卽傭人之意如此，不可獨斷獨行，顯違主意。主人之責亦有三：和厚接待，不至怒罵相加，一也；傭人有過，始則訓之，不改則斥之，二也；除飲食之外，又當及時給值，總無拖欠之時，三也。嘗見老年忠僕，小心勤敏，事事關懷，憂樂相同，奚啻骨肉？有僕如是，誠大福矣。若夫碌碌庸流，祇謀餬口，可懶卽懶，可欺卽欺，當面趨承，背後暗罵，甚至帮店則取物，買貨則竊錢，弊竇叢生，曷堪枚舉？雖然，不可專

責傭人，又當責乎東主；試觀尋常俗子，稍有資財，無論農工商賈，動輒雇人驅使，其給值也吝，其供膳也薄，驅使如牛馬，慎防似盜賊，咒罵如賤徒，待下乃爾，又何望其克忠乎？我於是爲主人勸，又爲傭人勸矣：主人家資豐厚，豈本力有以致之？非也，主宰錫之也；主宰仁衷無限，汎愛衆人，苟主人多被寵眷，負義忘恩，反薄待乎困乏，主宰見之，能無忿恨？忿則後禍之來，可拭目待也。傭人餬口無方，不得已而居人籬下，正英雄氣短之時，然境遇無常，貴能堅忍，如果連年作苦，積善爲懷，則今世困而身後祥，爲傭更愈於爲主，豈不懿歟？

八十九 利弊論



利與弊不並立，而利與弊實相因。利者弊之東道主也，弊者利之殘賊臣也。利百而弊一，不見爲弊；利一而弊百，不見有利。然其初，莫不自利始也。利起而弊因以伏，弊起而利因以削。於是而欲祛弊難矣，於是而欲興利妄矣。故利久而不弊者，千古實難；卽弊久而能除者，亦千古罕見。故孟子見梁惠王，答之以不必言利，又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然則求利之預積其弊，弊竇之無可爲利，此固不待智者而可料也。然事已至而

知之者多，事未至而知之者鮮，何也？良以求利之心太切，心役於利，盡惑目前，不能力祛其弊，勢必由此；卽或有人整頓而清釐之，而後之承任者，率爲固常，旋復假手於下人，分任夫衆職，稍一因循怠惰，姑息養奸，百弊叢生，由是塞聰絀明，把持於下，而柄其事者不能覺，及至物議沸騰，貽害遠近，萬人側目，天下咨嗟，弊已牢固，而無從擯絕。噫嘻！絕弊必先絕利，利不絕卽弊不絕，其弊尙可勝言哉？獨是弊固當絕也，利豈可絕乎哉？自來無不求利之政事，亦無不求利之事功，事事求利，尙虞其無以致太平，若事不求利，則與民更化之源，先爲拔本塞源之計，一人不求利，而欲萬人不求利可乎哉？人之生也，莫不以利爲首

務，今而絕利，將何以爲生人地乎？是因噎廢食者非也。然因噎廢食固不可，而因食以致噎，亦不可；無已，試卽以噎食之故，譬諸利弊之行。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食，則饑而死；稍與以食，則可延殘喘；多與之食，則滿腹俱飽；腹滿之後，又欲強使之食，則脹悶而氣不得舒；故曰：食多者致病，迨病重而不可救藥，始悔前此之貪食也，則已薤露而無可挽回矣。利之有弊，亦類此也；削剝者久，敲撲繼之，敲撲不已，人人離心，而尊君愛上仁義之心，均蕩然無存矣；夫安得靖其禍，而使之不亂，使之不思蠢動，以與國爲難哉？所以言利之臣，如漢時桑宏羊、鄧通，唐時劉晏輩，咸不得爲純臣也。且利之巨，弊最易，養奸致亂者，莫如稅

歛征輸，與夫引鹽絲茶之出入其間，最易結怨於民，而又多病國家之本；故唐時朱泚李懷光等造亂時，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阡陌矣；民之順之者，不以爲驚，反從賊而比肩騷擾，此皆非重利之驗乎？百姓凋瘵之餘，理先輕徭薄賦，以休息其生機，而裴延齡輩多設鈎距，蝕民脂膏，斲喪元氣，莫此爲甚，唐祚之不永，不由此階之歟？况夫君心雖向利，不有臣以爪牙之，則君慾不縱，未易害及於萬方也；及臣下阿順，徇私中飽，則上不得利之益，而官受利之餘，斯民焉得不鳩形鵠面，如鄭俠之流民圖，同如脹悶而食之必斃哉！吁！利者，作弊之人所深幸也；弊者，求利之君所不覺也；惟其不覺，而弊日以多，

利日以少，雖有鉅利，祇供貪利之臣所吞蝕；是以明代莊宗時，國庫空虛，搜刮民財，不足供用，而宰官文武各員，積於家者，動至數萬萬，闖賊入京，敲撲出之，仍付諸無何有之鄉，是飽悶後大瀉之藥也。然而人之求利者，仍不鑒於此，而甘使喪身於利者，何也？大抵但知取快於目前，一若可以長享富貴者，又似有錢可以役鬼神，買性命者，是皆不達於利之究竟者也。人君端坐於上，凝旒黻纒，頤指氣使，當先明辨于利之所在，卽爲弊之所在，弊之所在，卽爲亡國之所在，庶清心寡欲之餘，不重度支之巧，勿容聚斂之臣，勿受剝下奉上之貢獻，斯睿慮廓乎有容，而民生賴以保養，藏富在民之道，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又何叫嗥發難，隱生携貳，鼓動衆心，以興事而肇禍乎？是故利弊不相離，猶禍福不相背，旋踵卽是，預伏於微，斯誠千古之明鑑也。未知有心世道者，不以此言爲河漢否？

### 九十 心有怪疾說

消夏錄，怪疾名目，多至一百四十餘種，考厥由來，概以觸風雨，冒寒暑，五運偏倚，六氣駁雜，日用飲食之不謹，嗜欲逸樂之失節，憂思抑鬱之不裁，於是血氣亂而湊理虛，萬妄呈而衆幻集，二豎爲災，膏肓莫及。然某謂身有怪疾，而心亦有怪疾，試舉數端，畧爲申論。今天下攘攘熙熙，皆爲利祿，其意在貪，貪通病也，非怪疾也。夫人血氣方剛，舉止佻儻，放浪形骸，無所不事，其

志在淫，淫亦通病也，非怪疾也。貪淫之外，愆忒尙多；或暴悍過甚，其病在怒；或飲食無度，其病在饕；或倨慢性成，其病在傲；然怒與饕與傲，皆以私慾感於中，言行亂於外，事雖違義，情有可原，謂之通病則可，謂之怪疾不可也。然則心有怪疾，果安在乎？曰：天主教傳行宇下，已一千八百有餘年，俗人不知教之邪正，先萌一鄙薄之心，無論何事，祇須關涉教中，已足惹其忿恨；譬之爛腦之人，八音在旁，他人以爲娛情，彼獨以爲聒耳，是怪疾也，不可解也。或則瓜田李下，隨在生疑，雖堂皇正幹，共見共聞，惟以其出自教中，隨卽睹影察形，懷猜莫釋；譬之黃胆症然，目先染色，視物皆黃，亦怪疾也，殊可惜也！或又不問曲直，信口雌

黃，陰謀顯害，有計必施，雖大憝所不爲之舉，謂教民所必行，若詰其親見與否，有據與否，則語塞無所答，然積毒在心，豈肯含而不吐？吐之不顧人之臉面，惟欲逞其私志而已；如是者，猶爲瘋犬所咬，無端狂妄，偶受其嚙，性命堪虞，是亦怪疾之一，不可救藥者也。又有人焉，明理達義，飽學通文，一切利己利人之事，皆措置裕如，獨於我教之理，固執不肯考問，遂致毫釐一失，千里相歧，既不知萬物之有真原，焉能抵至善之定所？是又至怪之疾，令人酸鼻者也；我於是爲病心者勸，而又爲病心者憂矣。

九十一 招生人之魂論

楚辭有招魂之說，或以爲屈原自悼而作，或以爲宋玉憐屈



原忠而見斥，故招魂以復其精神。讀其辭，考其意，原其情，要不過借題寓意，婉導微言，聊以慰被逐之苦衷耳。後世好怪之徒，始創招魂之舉，一唱百和，相率成風，小民偶患疾病，語無倫次，其家人輒以一人升屋，高呼曰：某某歸來，又一人倚門應曰：歸來矣，歸來矣；當是時，徧搜瓦縫屋脊，偶獲一蜘蛛蜂蟻之類，遽相歡呼曰：某之魂歸矣，遂將所獲之虫，置病者之床，以爲魂卽在此。習俗不經，莫過於是！夫魂之爲用也：一曰靈，二曰生，三曰覺，其爲體一而已矣；因其一體，故靈焉生焉覺焉，皆出一魂之力。夫人有靈有覺，知必有魂，然靈與覺可爲病阻，故無靈無覺，未必無魂；生之力不然，從未聞無魂而能生，亦未聞有魂而

不生者，故魂與身相合而生，相離而死，絲毫不忒，先後無分。嘗考歧黃家言，濁氣阻於胸膈則昏，痰入膻中則癩癩，熱入膽中則妄語而狂，然則心志不清，語無倫次，皆病有以致之，非以失魂而然也。若果身未亡而魂先失，則其時目能視，耳能聞，口舌能言，手足能動，孰使之然乎？身耶？身不能獨行其事，故一朝絕氣，四體塊然，非然者，何同是失魂，而有生死之別也？將謂一魂失而他魂仍在乎？然一人惟有一魂，余于他論言之，安有此去彼留之理？由是觀之，生人之魂不必招，亦不可招也。

九十二 招死人之魂論

生人之魂不可招，死人之魂可招乎？曰：漢武帝以李夫人亡，

思念無已，有方士李少翁上言，有術致魂，帝使致之，少翁夜爲方帳，張燈燭，帝坐帳中，望之，髣髴見夫人，後世招魂，殆卽始此。殊不知物各有所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輾轉不寧。魚止於水，鳥止於巢，兔止於窟，雞止於埘，野獸止於林，皆得其所也。萬物之性，莫不皆然。人之有魂，其體神，其性靈，其德妙，豈無所止之處？然所止何在？止於柩耶？身死而骸枯肉腐，蟻集虫生，柩非神明之府明也。止於塚耶？宿草數莖，馬鬣七尺，徒存百載之墟，詎爲一靈之廡？塚不宜於靈性之尊，又明也。止於粟主耶？塊然一木，塵埃積寸，豈清潔如神而肯寓此乎？止於虛空間耶？又不然，民有室，官有署，人人皆有所止，豈魂而無之？將謂死於河海

者，常爲沒水之神，死於異域者，永作他鄉之鬼耶？魂有靈，詎可以境限之？魂無軀，詎可以水淹之？此皆不通之說也。封人祝堯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詩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可知賢聖之魂，當在六幕四空之上；但薰蕕不能同器，禍福自必殊途，桀紂之暴，盜跖之貪，不得與神聖共止，則惡人之魂在地下無疑。或曰：旣知魂之所止，何難招之使來？曰：否，書云：至誠感神，則惟至誠可感，而他人不能感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不可度而可致之來乎？宣尼祭祀，不過盡其如在之誠，不能卜其必至；若李少翁者，不過一方伎之流，憑其幻術，以娛武帝之耳目，豈真招魂哉？後之好鬼者，何竟深信

而不惑也？

九十三 論冥婚

冥婚者何生時本非夫婦，而死後葬相從也。昔曹操幼子倉舒卒，聘甄氏亡女以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以同瘞。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韋庶人弟，建寧王琰等死後，皆有合葬冥婚之舉。昨夢錄謂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求配，謂之鬼媒。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楊氏守節，舅不忍其子鰥居地下，欲聘鄰家亡女以合葬之，楊氏聞之，遂自經死。楊用修丹鉛錄亦云：冥婚之俗，今民間猶有行

焉，而無禁也。噫甚矣！人之好怪而不顧理義之從違也！郊特牲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性，所以附遠厚別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世之所謂冥婚者，將以軀體成婚乎？則坏土未乾，官骸先朽，已死之體何以婚？將以神魂成婚乎？則魂無陰陽之別，無男女之分，去世之魂何可婚？昏義有云：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是昏之爲禮，所以生子續嗣，而弗使有伯道之悲耳。乃魂存象外，事別人間，既無血氣之盛衰，又無姿容之可觀，豈魂也而亦有臨盆坐草之日哉？或者謂冥婚之設，非所以生育，而惟使二魂合好，無孤獨之悲。不知司馬光謂議婚必先察壻，而神

魂之性，迥異人情，安知其偕老無猜，而爲之納采；又况善有慶，惡有殃，靈魂之居處不同，又安必其殊途同歸，而爲之結褵？總之事屬不經，情所難忍，愚蒙易誤，明哲難欺。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是有周之世，已有冥婚之俗，而周公戒之嚴也。五代時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深斥其非，下詔刪正。噫！冥婚之妄，先哲非之，吾亦不必多辨矣。

#### 九十四 魂不飲食論

自古皆有祭，祭也者，所以報先人之德，而非所以養死者之魂也。故祭統有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又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  
穀梁傳亦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自後世餓鬼之說興，施食之妄起，咸謂不飲則渴，不食則饑，鬼與人絕無懸異，於是或祭於廟，或祭於墓，或祭於屍身之側，或祭於粟主之前，或祭不迨祖，凡所能憶者合而祀，或世遠情絕，非始祖與有功之宗不復祀。試爲之窺其意，原其情，則以爲不祭則魂將餒，而爲之後者，何忍坐視而不濟也？嗟夫！神魂也，而果飲食乎哉？飲食者生人之事，軀體之需也，死則官骸化土，骨肉歸灰，有口不能語，有舌不能嘗，詎復賴俎豆之馨香，以生活於冥世？使魂而飲食也，則禴祀蒸嘗，一年四



祭，縱有夷齊之堅忍，能不餓死於陰間；况一魂得食，不能兼飽他魂，近宗必祀，而遠祖亦不得不祀矣；乃何以親遠則祧，而孝思維則，總不及百代之宗？使魂而飲食也，設位沃饋之餘，自應杯盤狼藉，俎豆爲之一空，又何以鬼不沾唇，而旨酒嘉肴，盡入生人之口腹？說者謂鬼固不能飲食，惟嗅物之氣，嘗物之味耳。不知嘗必以口，而魂之口何在？嗅必以鼻，而魂之鼻又何在？私祀必供三菓，而三菓之氣何以吸？大祭必用生牲，而生牲之味何以嘗？嗚呼！石言不實，巷語無憑，信於人而徒增蒙昧，不若度於理而始覺豁然也。如曰：瞻彼墟塚，能無深風木之悲，念及生辰，曷自禁終天之痛，則鬼雖無求食之事，而藉大房籩豆，少示

其孝敬之心，似亦理之所宜然。然展敬致孝，必求事之有益於親而後可，乃骸枯肉腐，口舌不存，親之不能飲食明矣；親不能飲食，而進之以珍羞，是猶親聾而進之以音樂，親瞽而進之以彩色，豈不將見棄於親，而叱爲不孝之甚矣乎？我願世之好鬼者，亦審察夫此，而不復因循若是也。

九十五 陳氏靈魂學辨

昨友人自滬瀆回，遺予書一卷，忿然曰：是編荒謬，子盍辨之？予受而閱焉，顏曰靈魂學，署名衡陽陳永胎白著，於是涉獵一周，覺立說離奇，爲從來所未覩，泰西尙質派，亦有斯言，然不至如是誕妄；予初意不欲辨，明眼人成竹在胸，詎肯受其聾瞽？旣

而思之，當今西學盛行，自後生輩讀之，涇渭不分，又將珍爲新學，深印腦筋，牢不可破，直至遺誤終身，不獲出其三昧，不亦大可惜哉？陳君何人，予未嘗謀面，予亦無怨於君，茲所以苦口辨之者，惟求真理明於世，無他心也。君於卷首曰：靈魂學自古有之，非是今日始也，凡有宗教之古國，無不有靈魂學，斯言是也；不謂甫越二行，君又謂：宗教家言：後人第名之宗教家，未有名之爲靈魂學者；據是，則宗教又無靈魂學矣，出言矛盾，何不思之甚也？然此無關於實理，一笑置之可耳。君曰：自有宇宙以來，卽有其太點，及靈分子；又曰：極小之質點，命曰太點，在理想上，亦不可再分者也。予曰：有宇宙卽有太點，則太點在宇宙後也。

敢問無宇宙，尙無太點，一有宇宙，卽有太點，此太點果何自來乎？不自宇宙外來，蓋宇宙之外，則無宇宙也；不自宇宙生之，蓋宇宙本無此點，不能以己之所無，分於外也；其中妙義，君何默默無言邪？君以萬物，分有機無機二類，謂無機物之原質，或純或雜，要不外七十餘種；斯言誤，蓋可分者爲雜質，不可分者爲原質，學士計原質七十餘種，而雜質則多不勝言，君不審純雜之殊，不亦可哂也乎？大凡主動之具，謂之機，機架也，非有生物也，君謂下自苔藻，上迄聖賢，皆有機物，直以機字代生字，是誠創論，雖聖賢復生，當亦不能解之矣。竊按萬物分四大宗：一礦物，土石是；二植物，草木是；三動物，鳥獸魚虫是；四靈物，惟人而

已。明季利瑪竇航海來華，與明相國徐光啟、太僕卿李之藻輩，譯西書三四百部，譯草木之魂曰生魂，鳥獸之魂曰覺魂，以其能知覺也，惟人之魂，靈明知理，故稱以靈魂，其言切當，不愧爲譯家祖。君以生覺靈三魂，概稱之曰靈魂，不亦誤歟？君講靈魂之階級，云以太點爲基，一結二，二結三，結三多數，以至於無量；其小者命曰靈分子，其大者命曰靈團，又總謂之靈魂，自小至大，臆測之，可遞分爲無量級，第以其體魄之種類，大別爲四大級：一，人類之靈魂，二，他動物之靈魂，三，微生物之靈魂，四，植物之靈魂。洵如所言，四類靈魂之別，惟視靈分子積聚多寡與體魄不同耳；其言謬，蓋千瞽不能合一目，千金不能合一璧，千愚

不能合一智，誠以物以類殊，類以性別，牛之性非羊之性，石之質非木之質，人獸異類，不在靈分子之多寡，與體魄之不同也。且吾問靈分子有知乎？抑無知乎？是質料乎？抑無形之純一體乎？如曰有知，則千萬點有知，一點亦有知，何以草木之微，絕不露其智識，而禽獸之美，亦未嘗一顯靈明也？如曰無知，則何以聚於草木，毫無所知，聚於人，輒能領會？將謂體魄使無耶？曰：否，夫人一旦瞑目，體魄猶是而呼之不答，推之不行，可知靈明者靈魂，非體魄也；將以靈分子為純一體，則既無形狀，又安能聚而為團？將以為質料，則從無質料而能思想者，無他，思想乃無形之作用，不能出於有形體也。君曰：光、電、熱，非物也，故無質；

斯言非是。蓋物者有也，凡爲有，皆物也，故萬物亦稱萬有，光燭宇宙，電闢雲霞，熱運車架，謂之非物可乎？夫物有多類，有自立者，有依賴者，近今學士，謂光電熱均出於動，則光電熱必有所依賴，其爲質，卽發動之物，豈真無質也哉？君曰：我意靈魂之爲物，必能自成一純粹團體，往來空中，非無質之物，果爾則靈魂亦質料之一，斯言大謬。凡爲質，必不能思想，人魂能思想，必非質料可知。然何以見質料不能思想乎？曰：質料爲著形物，雖么小不可覩，究有上下左右之分，在上之體，非在下之體，在左在右者亦然；予問上下左右，皆能思想乎？抑否乎？如曰然，則同時當四念並生，而何爲不然？如曰否，則同是靈分子，何一處思想，

而他處不能也？將爲上下左右合力思想耶？是又不可。何則？如果合力思想，是一意而分於四方矣，然而意不可分也，欲則欲，不欲則不欲，何嘗異致而歧途？況上下左右，雖各體小於全體，然仍是質料，仍有其四方，故全體不能思想，各體亦不能思想，從可知也。予又有說者，物之作用，根於性，性靈則作用亦靈，性蠢則作用亦蠢，此一定之理也；乃人之思想，如仁義道德，及諸學問之理，皆屬無形，皆在質料之上，則生意念者人魂，人魂之性，與思想同，不亦無形而在質料上乎？於以見人魂非質料，又明也。君曰：宇宙內別有一種至微至妙之流動物，卽構結靈魂之材料，吾無以名之，強名之曰元靈氣，是氣也，非尋常之原質，



故化學家不得分析而知之；又非電，非光，非熱，非以太，非動物磁氣，故物理家，催眠術家，亦不得推測而知之；茫茫造化，別有奧藏，咄咄狂奴，欲開秘鑰，是耶非耶？還以質諸蒼昊。君斯言出於真心耶？抑否耶？苟非真心，不必與之多辨；苟出真心，則我直告之曰：萬物之上，別有主宰，無形無聲，無始無終，生長萬民，照臨下地，詩所謂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者是也。泰西純正學士，如伯拉東、亞利斯忒輩，皆有斯言，即今日哲學家，知有造物大神者，百之九十八九，惟尙質派一黨，凡事皆歸之質料，遂將蕩蕩主宰，抹煞不言，而昏昏沉沉，一意轉旋於形色，不亦可慨也夫！君苟有心，可閱本館所出靈性學一書，自必恍然於方寸。若夫

至微至妙之流動物，則憑空嚙語，不足信也。靈魂而果爲流動物，行見朝去暮回，昨是今非，天下無常久之事業，又無百歲之老人矣。且吾問構結靈魂者伊誰？父母耶？父母未嘗知也。他靈魂耶？他靈魂何權於外，而爲此勉強之舉？還問陳君，不知何以告我？君曰：靈魂者衆太點之積也，太點多者其體大，寡者其體小；太點之合積，其數多者靈度高，其數寡者靈度低；每一太點，必含有低靈度，積衆太點爲一體，非積衆低度而成高靈度哉？君言如此，予辨之曰：太點必有所由來，果何自生耶？既有而合也，偶然合乎？抑有合之者乎？或已欲合而合之乎？勿謂其自有，因自有者全有所當有，而無求於外，太點則須相合，相因而

又相需，故非自有者也。敢問有之者伊誰？勿謂其偶然相合，誠以偶然相合者，無主權，無知識，安有所謂低靈度哉？勿謂其自欲而合之，因自欲而合者，各有意，行見千百點，卽千百意，何竟詢謀僉同？且我返心自問，從無千百意於寸中，凡此疑竇，君將何以解之？君曰：太點如以太之積，亦有壓力，其言又妄，蓋以太卽精氣，或稱以脫，充斥兩間，無在蔑有，學士數四試驗，從未見其重力，無重力又安有壓力哉？君曰：常人之靈，嬰不如少，老不如壯，雖與其體魄之盛衰有關，抑未嘗不受變於靈分子之增減。予曰：老而減，何老人之識見，反勝於壯年？少而增，何少年之省記，反較壯歲爲優？總之其所以別，在腦質之老嫩，而君歸之

靈分子之增減，不亦誣乎？君曰：靈魂之狀圓，小者如珠，大者如球。予曰：如珠如球，君曾一見之乎？果如球大，西醫精於刀圭，當亦一見其遺踪，乃何以體架學，未嘗一言及此也？君又謂靈魂離體魄，有能幻其形者，有不能幻其形者，亦視乎靈度爲何如。凡此云云，均出臆度，無一據之可憑，以此爲學，無學不可僞撰矣。君以政府比靈魂，謂政府之權，行於通國，靈魂之力，能掌數百數千倍大之體魄，噫！是何言歟？政府行權通國，有傳令者也，有司法者也；否則帝處深宮，雖拍破玉案，國中茫無所曉，何以行其權乎？乃靈團在一處，何以掌其體魄？靈團欲走，足不知而不行，靈團欲食，口不知而不開，蓋靈魂之所在，卽或知之，而靈

魂之所不在，塊然漠然，猶木偶人之呼不答，斥不去也。君曰：鯨鯢之體魄，有長數十里，或至數百里者；犀象之體魄，有大數立方丈，或至數十立方丈者。噫嘻！如是巨畜，君於何夢中見之？予未聞海洋之大，有數百里之鯨鯢，山林之廣，有數十立方丈之犀象，君子可欺，不宜出乎方之外，而君竟出之，直可與釋氏須彌餓鬼之不經，相提並論，不謂某坊某局，又刊其書而傳之也。君又曰：靈魂有入世者，有出世者，入世者爲體魄所拘，常隨之運動，如非夢遊，未可須臾離也。予問：人身主運動者誰何？靈魂乎？體魄乎？如曰：靈魂，則體魄隨靈魂，非靈魂隨體魄也；如曰：體魄，則體魄自能行動，何以一旦魂去，體魄卽成死屍，而僵臥如

木石也？君之不擇言而信手直書，於此可見一斑。君又謂夢遊則魂出，是又不通之尤，何也？魂出則死，夢遊乃前日之意像，曾印於腦中者，人於淺睡時，腦中濁氣，觸此意像，於是某水某山，宛然在目，而其意不相連貫，亦不甚明晰也，豈真靈魂出身之外哉？果出，則偶爾夢遊遠地，魂亦在其地，雖無線電音，亦不獲速召其回，然而一呼即醒，竟若是其捷也；又况魂而果出，當不復知覺，然使手搔睡者足底，未有不覺癢而縮也。君論上帝權限，謂人群發達，然後有君主，魂群發達，然後有上帝，魂群未發達時，雖無上帝，或有衆小主宰，如人群歷史上酋長時代，既而由小主宰，共推戴一大主宰，尊號曰上帝，亦未可知；故上帝者，

由尋常級，達於最高尙之一特別靈魂也。上帝既爲靈魂，不能透過剛風之危險，以遊行於他星球，他星球之魂群發達，各舉上帝，彼上帝亦不能透過彼球，而遊行於我地，然則彼此不相交通，不相聯絡，各星球各尊其上帝，各上帝各主其星球，而無一上帝統攝無量星球之理也。凡此云云，謬理不勝枚舉！君謂靈魂成於太點，太點乃精氣之類，畏剛風，故不能出世界之外，又以畏電浪，故電浪透靈魂，必分之裂之，使正負兩電浪，流行相遇，靈魂當其衝，必碎之粉之，然則靈魂之力，不及風之大電之猛也；按天文家言，經星皆火質，其旺愈於電浪，則經星之上，定無靈魂踪蹟，又安有魂群發達之時？又安有推戴上帝之事。

哉？行星之體，頗似地球，苟有靈魂，亦必有生物，然而行星上，無動植物，學士大抵言之，況生人乎？既無動植，更無生人，又安有靈魂種子？君乃憑空捏造，謂其有魂群，又有爲上帝之特別靈魂，還問陳君，夢耶非耶？書曰：無稽之言弗聽；君言無據，果可深信乎哉？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可知文王之魂，古人以爲在天，豈三代時別有天地，上界無剛風，故文王得透而出之耶？史云：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上帝果在人間，其鄉亦在地上，何必乘白雲而始抵帝鄉也？敢問靈魂升爲上帝，仍是前日之性質乎？抑否乎？如曰否，則誰改之而誰增之，遂致頓易其本來面目？如曰然，則聰明有限，智識易窮，焉知天下人之善惡，而福之禍之？



且上帝有身乎？抑無聲乎？如曰有身，則何以未嘗一見其音容也？如曰無身，則遊行空界，事之在近者或知之，而遠在千里外者茫然不曉，何以明其賞罰之公？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不知何所指而云然也？萬象森羅，均歸人益，日月所以照人，天宇所以覆人，地輿所以載人，雨露所以潤人，菓穀所以養人，其中奧妙，非有至靈上主，統攝萬有，佈置得宜，如巧匠之製六廈，如儒士之成佳作，斷不能偶然聚合，成此大塊文章；乃陳君謂上帝多多，不勝屈指，各理一星球，不相聞問，且衆生微賤者，不受上帝轄制，直將奇奇妙妙之化工，悉歸之不識不知之遭遇，有是理哉？有是事哉？大抵偶然合者，偶然散，萬物

果偶然分合而成，行見今日之日西行，明日之日北往，今日之地行其軌道，明日之地不知馳赴何方，一二物如是，億兆物皆然，夫復成何世界？君乎！君乎！亦嘗思之否耶？君曰：濟濟靈魂，有位於上帝之下者，或列輔弼，或鎮山岳，或司川海，或主幽冥，或掌人事，或任邏察，或佈災毒，或潛洞天，或棲福地，森羅世界，縹緲而游，道家謂之仙，有天仙神仙地仙之別焉；釋家謂之佛，佛以下，有菩薩阿羅漢之名稱焉；儒家謂之神祇，或謂之聖賢；而在他宗教，皆謂之神，其名稱雖有萬殊，要之皆吾所謂高尙級之靈魂，帝許其永生，或授之職，或投之閒，苟不違悖公律，可免輪迴之苦，等而下之，爲役使，爲鬼卒，皆無永生資格，終不免於

輪迴。孰是說也，君以儒釋道三教，牽合爲一致，亦想入非非矣。不知教門各別，欲強之合而不能也。道教昉於寇謙之，非黃老所創，其旨專尙煉養，欲變體魄爲仙人，何嘗言及靈分子？無端牽引，猶以路人爲戚友，陳君自返，當亦自愧其附會耳。釋氏輪迴之說，來自希臘，不始於天竺，創之者名比他臥辣，其初心欲警戒頑民，不敢肆意作惡，不謂斯言一出，直傳之天下後世，不可挽回；然其說不通，明如觀火，試以數理辨之。魂果輪迴，人當知前生事，而何爲不知也？魂果輪迴，則天下代有惡人，代有投畜之魂，人類之數當日減，而何爲日增也？魂果輪迴，則人有魂，畜亦有魂，不將使人畜同歸一類乎？況同有靈魂，同此靈性，何

以人則巧，時有進化，而畜則蠢頑無識，千古同然也？魂果輪迴，行見我之馬，殆我祖在其身，而可騎乘之耶？我之犬，恐我父在其身，而可呼詫之，并逐之門外，終夜露宿，而我則高枕安眠耶？釋氏之言魂，以爲世界之初，已在天象中，以其作惡而降之下世，未嘗言太點靈團，未嘗言高尚靈級，雖其說亦誤，究與陳君之意，大相逕庭，乃竟引以爲證，穿鑿之詞，無有過於此者！若儒氏之神祇，卽中庸所謂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也，豈靈團靈分子之謂耶？倘孔子復生，當深斥陳君之謬，而君將無辭以對矣。君又謂他宗教皆謂之神，又曰近世宗教腐敗，有爲多神之說者，其言曰：一室之

中有多神焉，門戶有神，中雷有神，簷有神，竈有神，甚至厠亦有神，人之身中有三尸神，甚至謂五官有神，臟腑有神。已上諸說，我不知指何宗教而言之？若以天主教爲他宗教，則我直告之曰：我宗教從無此說，願世之閱陳君書者，毋誤會可也。夫天主教亦信有神，然靈魂之外，別有一種，爲造物主所生，其忠於天主者，永遠享福，所謂天神是也；其逆真主而不肯服從者，降入地獄，永世受刑，間時來誘世人，使之作惡，與之同罹兇禍，所謂魔鬼是也。雖然，此事別有印證，茲惟約畧及之，欲明其理，請閱教中專書可也。君又有帝律，永生，實驗術，世中世，我中我，諸說，洋洋數千言，口若懸河，不憚煩瑣，予一言以蔽之曰：君杜撰，全

出胸臆，不外拘泥乎質料，將道德之昭彰，靈神之妙運，一概抹煞不論，亦可慨也夫！君乎！君乎！幸勿祇知形下，與畜類同歸，形上之學，別有妙義，欲得爲人之道，不得不更上一層也。

### 九十六 人死爲鬼辨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未言鬼爲何物。祭義說文韓詩外傳爾雅釋訓列子天瑞篇等，皆有人死爲鬼之說，由是儒者累世相傳，奉爲至論，至今日咸以人死爲鬼，不知別有所謂鬼矣。愚不敏，非謂人死必不可稱之爲鬼，蓋字由人造，名由人定，稱鬼不稱鬼，原無輕重於其間，特是爲崇厲，下殃禍，徒牀結草，換帖盜箋，出奇大之力，作怪異之行，以眩人耳目者，斷非人魂

之所爲，而世人不察，鹿馬誤指，亦足異已！人魂之所以受生也，附身合體，內外相依，使身之不能獨爲者，魂助之，魂之不能獨作者，身扶之，姑弗論魂所能行者爲何事，而凡操作行運之工，吾知魂必不能舍身而獨任。何則？人當生活之時，魂固在其身也，而凡有象之物，魂必藉身以摸觸，不能憑空而遠引，故一足之跛，已不便于行，數日之病，已不能舉重，況當物故而後，官骸化土，骨殖歸灰，魂既無憑依之具，又安能用大力，移大物，作怪怪奇奇之事，以遺害于人間乎？難者謂：魂之於身，猶人之於縲綫中，左支右絀，有技莫施，一經物化，則飄蕩自然，精神純一，正可盡展其所長，而獨神其變化，不知大造生材，各因其用，無是

用卽無是才：當魂身相合之時，動靜起居，非力不辦，故魂有助身之力，以補身之不足，迨至瞑目之後，魂與世絕不相關，不虞匪類之抗撓，無需衣食之奉養，則推移之力，亦何爲而虛設哉？况賞罰之公，冥世尤嚴於陽世，魂有功而厚賞之，魂有過而重罰之，皆各因其分，各得其所，安有遊蕩半空，專事妖禍之理？吾故曰：爲祟之鬼，非卽人死之鬼，蓋別有所謂鬼也。或曰：人死不能用力，卽他鬼亦當束手，何得奪於此而與於彼？曰：否，是亦有說：魂之生也，所以附身，故附則有力，不附則無力；若他鬼之受生，原所以扶世，無論其爲善爲惡，而舉重之能依然不失，不失而惡用之，則恒見其爲厲矣。然惡鬼何自得生乎？曰：不受生者，



主宰之外，別無他物，則惡鬼亦必受生於主宰耳。然主宰何不化生善神，而獨生此惡鬼也？曰：善與惡皆由自主，從無相強之理，則鬼之爲惡，亦其自欲之而自爲之。曰：既知其爲惡，何不嚴禁之而力除之？曰：此又不然大德非磨折不成，大功非困苦不立，惡鬼百計圖維，明謀陰害，正所以磨折人，困苦人，俾日進於功德而弗倦，故主宰之仁，往往任鬼之所爲，而未嘗禁絕之也。

### 九十七 鬼無形聲說

鬼無形乎？見之者未嘗無人也；鬼有形乎？欲跡其所在而又不可得也。昌黎氏原鬼謂無形與聲安有氣？此一語，實爲明論。著述家揚厲鋪張，如張載有古人載鬼吞鬼等事，而常人不知

分辨，遂以鬼爲真有形矣；殊不知鬼而有形，則夏葛冬裘，章身之具不可無，水漿升斗養身之需不容緩，而何以此等事物，從未一見其取攜也？鬼而有聲，則嬉嘻咄咄之音，當必充盈于道路；笑啼咳吐之聲，應亦習聞于鄉里，而何以此等音聲，從未一聞其響應也？夫神與鬼，原屬一類，魯論記孔子祭神曰：「如在，其所以不言實在者，蓋以縹渺虛無，莫能窺測，故但渾言其如在，而不欲妄言其必在，以愚惑後人也。」人之所以別於鬼者，以其有身耳，鬼果有身，則人與鬼，混無區別，人卽是鬼，鬼卽是人，持此論以告天下，孰不笑其狂哉？鬼之爲物，不甚異於人魂，魂無迹象，盡人所知，何獨於鬼也而昧之。或謂歷時旣久，鬼崇終當

消滅，此一說更屬無稽，令人噴飯。何者？物之生於二氣五行者，歷久終當蕭索，而鬼則無氣質也，安有消散之理？然則妖異萬狀，人所親見而親聞者，何以致此？曰：是有二說：鬼之才能，遠勝於人力，故不待外物以呈形，自能印象於髓海，於是外無物而羴羊驢鼠，儼然寓目，外無聲而蛇鬪石言，宛若入耳，此一說也；鬼又能囊括清氣，頃刻塑成物象，欲牛卽牛，欲馬卽馬，或飾美貌以悅人，或顯醜容以驚衆，僞態惑人，比比皆是，此又一說也。如此僞象，亦生活如人，而有脉理五臟乎？曰：否，身必合於魂而後能生活，無魂則不能生活，此自然之理也；鬼當塑象之時，惟求外貌以愚人，非求內體以行事，故脉理肺腑無所用，卽不必

塑矣。由此觀之，鬼本無形，而昌黎氏無氣一言，可謂千古不磨之定論。

九十八 論惡鬼多能

自古人情，喜異而好怪，凡一事一物，少出尋常之外，人皆樂道之，鋪張之，趨視之，喧傳之，一唱百和，舉國若狂，不辨是非，不分邪正，怪之所在，卽以爲神靈之証；惡鬼知其然，故用其法術，施其伎倆，顯炫世之功，作惑人之事，使鄉民陰受其愚，而不知返悔，殊可痛也！鬼之爲物，心甚惡而力甚猛，天地間形形色色，苟非大造力阻之，鬼皆得移易其位置，變化其形狀；雲生於氣，能集氣以成雲；雨出於雲，能蒸雲以下雨；冰生於水，能凝水以

成冰；玉出於山，能裂山以露玉；由是遞推，如發風也，降雹也，震地也，凡一切可驚可愕之事，皆鬼力所能爲，而其傾一厦，沉一舟，殺一人，戕一命，猶其小焉者矣。往古之事，人所不能知也，而鬼則知之，五帝三王之世，人物秀靈，功業宏大，史籍未盡載，民衆未嘗聞，而鬼獨緬懷陳迹，歷歷告人，使聞之者如受垂拱之治，洵足異焉。凡人耳目所能及，遠不過數里，而鬼則不然，無論蠻夷華夏，苟有所爲，俱瞬息知之。何則？鬼之爲體，原無跡象，山陵不能隔其路，洋海不能阻其行，欲東卽東，欲西卽西，倏忽之間，遊歷萬國，雖火車電報之捷，亦不能比擬其萬一。嘗閱猶太史，載埃及國中有某巫者，擲杖於地，頃刻變爲大蟒，舉朝爲之

驚駭；又羅瑪史，載有術士名馬者，一日於衆人前，騰空直上，幾及雲霄，既而隕折足，旋即斃命；此二事爲西人所共知，絕無疑義。吾中國神仙怪誕之書，汗牛充棟，雖所述半皆虛妄，而事之眞足駭聞者，未必絕無而僅有，則鬼祟多能，無庸疑也。或問惡鬼亦能生物乎？曰：否否，生物之權，惟操諸大造，鬼而生物，鬼亦大造矣，安有是理？然則投杖於地，而遽變爲大蟒者，何以致此？曰：非生此大蟒也，惟取諸川澤之中，置之朝廷之上，不知其由來，遂以爲鬼所生耳；且不特大蟒爲然，卽巨如鯨魚，猛如虎豹，皆得呼之使來，揮之使去，而鬼之所以惑人者，不外乎是。若正神之奇功，其迹或有類是，而其實自有分辨。吾故嘆世之通鬼

崇者，其愚實甚。蓋聖人之教，損友猶當遠避，况鬼之立意，專在害人，豈有親炙之，交接之，而不受其愚哉？

九十九 邪鬼誘人作惡論

人生之讐，莫大於邪鬼。其他毀我者，所損惟名譽；奪我者，所取惟資財；殺我者，所傷惟性命；若邪鬼之迷人心，惑人志，引人於惡，阻人於善，其害又在心術，較名與財與命，所關尤重。吾故謂人生之讐，莫邪鬼若也。夫惡之成也，往往物誘之，勢迫之，慾激之，朋助之，初念以爲不可爲者，轉念而以爲可爲；乍思之以爲可畏者，繼思之而以爲不必畏；馴致故拂天良，汨沒元善，奮然起，貿然決，小而好勇鬥狠，大而作亂犯上，皆不顧後患而行。

之矣。竊意惡之始生，由於邪鬼之煽惑者居多。何則？間有時焉，目無所見，耳無所聞，人慾未嘗動，朋比未嘗親，專精學問，篤志功修，而倏忽之間，惡念自萌，屏絕之不去，力拒之復來，一若形影相隨，欲離間之而不可得者，此等意念，既不生於外物，又不出於本心，其爲邪魔陰誘，無容疑矣。鬼之誘人，本無一定之則，就尋常而言，則傲者誘以名，貪者誘以財，淫者誘以色，惰者誘以逸，饕者妬者強者弱者，各因其所嗜而誘之，苟非病風蒙昧，一無所知，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無一人不受其誘，曠觀古今，誰能免之？嘗見困苦之人，生計既艱，遭逢亦窘，鬼乃誘以短見，以爲生世實難，不如速死爲愈，於是顰眉蹙額，



日事躊躇，今日思懸梁，明日思投水，日復一日，時復一時，初惟存之於心，繼且出之於口，親戚戒之不聽，朋友勸之不從，卒至一有所激，卽等性命於鴻毛，或縊或沉，溘然而逝；甚有一線繫頸，並未緊束，而人已氣絕者；溝渠之水，僅足沒脛，而人已長往者；是不特陰惑其心，而且顯戕其命，鬼崇之害，可勝言哉？今天下大憝極惡，動以萬計，如此之人，爲邪魔錮蔽，固難望其改悛；然以常人而言，意馬心猿，日無寧晷，時而忿心生，時而怨心起，時而淫志萌，時而貪念作，百慮叢生，往來靡定，凡此不中不正，不公不義之想，溯厥由來，多半出於惡鬼；則鬼之爲害，何其深且大歟！說者謂：萬事操持於大造，不應任此魍魅，擾攘夫人心；

不知非也，大功非艱困不成，大德非積勞不立，主宰之未禁惡鬼也，正欲人盡力抵抗，不爲沾染，乃可成大功而立大德，卒致萬世無疆之福，故人不患有是讐，惟患有是讐，而不能抵禦之耳。

一百 論鬼病

夫人氣體不和而有病，推原其故，或生於寒，或發於暑，或飲食不時所致，或積勞太甚使然，或濕氣溢而瘡瘍作，或精力疲而筋骨衰，此等疾病，盡人皆染，自黃農歧伯迄於今，奇訣方書，汗牛充棟，固不煩贅及。至今世所謂鬼病者，不知昉於何代，西海各大邦罕有所聞，而中國廿二省無地蔑有，犯此病者，非以

氣血之不充，實因鬼祟之陰害。予曾因事遠行，往還數千里，隨在留心，時加訪問，知鬼病之情形，實不一轍。有不見鬼而徒覺其摸觸者，有親見鬼而與之笑語者，考其來現之時，夜間爲常，日中爲罕；跡其憑依之象，男子所見，女狀居多；女子所覩，男容爲最。方其初來之時，每出一可口之物，強人飲食，力拒而嚴却之，鬼必遠遁而去，受而飲食之，則百計凌辱，筆難罄述。其間污淫狎昵之舉，十之八九。愚少時，聞同里有某姓女者，年逾及笄，已許字某氏子而未嫁，忽患鬼病，日夕昏迷，其母灼慮焦思，寢食俱廢，求治於醫藥，醫藥罔效；求助於釋道，釋道束手；於是燒楮焚香，供神佞佛，幾於無廟不入，無巫不問，而一鬼未消，二豎

如故，卒至殞命而後已，此一事也。由是類推，實難枚舉。染此病者，往往少壯士女，雖當年富力強，一有此疾，則精神日耗，心志日憊，遲則五六月，速則數十日，莫不奄奄牀褥，慘然瞑目。或問邪魔依附，本無成見，然一家之中，此人附而彼人不附，一人之身，今年病而去年不病，其故何歟？曰：予不謂染此疾者，均非善類，然古有明訓，妖由人興，凡人品行穢鄙，邪淫無度，則鬼亦隨之而至。關尹子有云：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此之謂也。嘗聞之，此等怪疾，惟天主教堂獨能療治，予非故大其言，以眩人耳目，蓋事有可憑，不難印證，姑不論他處之事，而祇以吾省江陰宜興、溧陽等處言之，患是症者，實繁有徒，一奉是教，鬼即退去，其

驗有捷如影響者，無他，邪不勝正，理當然也，謂予不信，請質諸親嘗試者。

一百零一 論畜鬼

畜果無魂乎？曰：否，畜有魂而不與人魂相媲美，亦不能脫然而獨存，故附物則生，離物則散；其爲用也，生長形軀，其爲功也，藉資知覺；而其所以爲知覺者，可驗之於三：一曰物有形而無生者，土石是矣；物有生而無覺者，草木是矣；有形無生，則闕其無聲，塊然罔覺；有生無覺，則挺生有向榮之象，去留無自主之權，此皆品物之至下者也。若夫翔於林者爲鳥，泳於沼者爲魚，走於壙者爲獸，蟄於垤者爲虫，時而奔逐東西，時而叫囂南北，

意之所之，無往不宜；昔人有云：萬物靜觀皆自得，非虛語也；試觀其或戾於天，或躍於淵，向之上下有殊，而其易地則一也；或日行千里，或日行百步，行之疾徐各判，而其前往則同也；然同此官骸，依然羽翼，而一經氣絕之餘，則遺棄在地，寂無運動，不特呼之不復至，抑且撼之不復行，此以見畜類之生，賴有魂以陰助之也。二曰鳥獸與人形體雖殊，而五官相似，故平時則抖擻以取樂，攫疾則嗒喪而若失，饑雀覓食，倦鳥投林，傍籬夜走，犬見之而必嗥，植篙波心，魚見之而知避，鷄司晨，鼉守更，中外原無二致；蠶吐絲，蜂釀蜜，千古莫或更張；無知鸚鵡，能效人言；馴狎家禽，自堪卵翼；若此類者，習見以爲常，一經細察，則殊覺

其奇，設無附身之魂，安能變動運行如此？三曰大造之生物也，必因其類而與以資生之具，亦視其物而畀以趨避之方，故龜有甲，象有鼻，所以護身也；蛇有螫，牛有角，所以遠害也；尤可奇者，怒鷹下翔，而雛鷄遠遁；狸奴躡影，而穴鼠紛遷；驚弓之鳥，不待再彈而先颺；漏網之魚，未及垂綸而已去；牛過屠門，兩行落汨；蛙當捕捉，雙足抱頭；雀知恩，獺知祭，居然揖讓之風；鳥反哺，羊跪乳，儼有倫常之理；鴛鴦凡鳥也，而伉儷之情偏篤；蜂蟻微蟲也，而君臣之分獨昭；虎狼猛獸也，而父子之情殊切；推而至於忠犬保家，老馬識路，種種利人益人之事，尙難悉數，豈無魂也而能然哉？嗟乎！世人昏昧，不思造化之奇，試一再思之，不得

不歎爲神妙莫測已!

一百零二 畜魂無靈論

或曰：畜之爲物，能知君臣父子之分，夫婦長幼之序，是畜之魂，亦儼然有靈之物也？予曰：否，不然，此似也，非真也，非靈也。大造生物，窮微極妙，錫之以趨避之能，予之以去留之識，使之變化從心，操縱由己，而後類可以傳，身可以養，用可以周，害可以免；至於虛靈之質，穎悟之資，則揆諸理而知其必無，又驗諸事而悉其未具。何則？蓋靈明者知理達義之謂也，而鳥獸魚蟲之類，惟知耳目之需，莫辨從違之向，饑則食，渴則飲，不問其義與否也；虎噬人，蝨賊稼，不問其仁與否也；堂前舊燕，不以易主而



更鳴；戶外驚彪，不以遇堯而免吠；舉一反三，比比皆是，此頑蠢無知之證一也。大凡有靈之物，必能用其靈於將來，故人之生也，幼則無知，長則聰明，畢生之舉止不同焉；匠之於技也，始爲拙工，繼爲巧匠，先後之造就不同焉；若畜之所爲，則一成而不易，食息飛鳴，老與小初無異致；趨叢走壙，強與弱絕無殊科；燕以社至，雁以秋來，未聞偶有愆期；鳥惟棲林，魚不出水，未聞互陷於險；由一類以推衆類，由上古以迄來茲，從未有易轍改弦者，此頑蠢無知之證二也。夫物有慧心，必欲達意，故南方馱舌，北鄙蠻聲，喋喋多言，終不能安於緘默；然羣羊聚於牢，萬馬行於途，既無片語以通情，又無外象以示意，此頑蠢無知之證三

也。夫人居莊嶽者言莊嶽，居荆楚者言荆楚，朝夕與處，一唱百和，所謂芝蘭之室，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香臭者，與之俱化矣。乃畜與人羣居雜處，目染耳濡，而終未能一傳衆咻，消息與通，此頑蠢無知之證四也。或難曰：公冶長通鳥鵲之言，介葛盧知牛鳴之意，畜自能言，人苦不知耳。予曰：否，此附會之辭，不足信也。凡人鼓舌以成聲，張吻以成韻，其間必有婉曲高下之音，而後可成語句疾徐之節。若雀之啾啾，牛之喘息，既無音韻於其間，安得成文以寓意？又况解人代出，機括日精，畜果有語，人必早已悉之矣，何以他人不知，而獨二人者，能別有會心也？噫！人與畜之懸殊，正在此幾希之地，安可以吾人至貴之體，擬諸飛

潛動物之儕？世之自忘其品位者，盍再三思之！

一百零三 畜魂無形論

畜者有生而自動者也，魂者附於物而使之動者也，畜之動不一，而使之動者則一。說者謂動者非他，精氣與陽氣而已，精氣旺則濁氣沉，濁氣沉而物自輕，陽氣盛則陰氣衰，陰氣衰而物自動，是故畜魂亦二氣之變化耳。是說之妄，不難別白。蓋氣者蠢而無覺者也，而魂之爲物，視聽行爲，實利賴之，則二氣不能成魂可知也。又氣之爲物，可以分上下，區左右，而魂則渾然一體，無形可擬，既非并合而成，不可分析以滅，渾居一體之中，全附百骸以內，則二氣不能成魂，又可知也。夫有形之物之承

他物也，以左就左，而左不知其右之所爲；以上承上，而上不知其下之所觸；譬諸鏡，形物物也，吾之面目，受於鏡者也，鏡之上，鑒我之額，而不知吾額之在下，鏡之下，照我之頸，而不知我眉之在上，凡爲形物無一不然，獨畜魂異於是，擊蛇首，則蛇尾自掉；策馬腹，則馬足自行；執蜻蜓之右翼，其左翼自撲；箝蝦蟇之後足，其前足自縮；此無他，魂無上下左右之分，而絕無阻隔於其間也。且不特按於身者爲然，而其耳目所觸，亦無或不然。吾嘗觀鳥雀之棲止深林也，刷羽紛鳴，自適其性，若偶彈以丸，則羣起而飛，捷於瞬息，此非雀魂純精之明徵乎？不然，魂之在耳者，聞聲而懼，而在翼者，安知丸至而遠引也？又嘗觀羣犬之環

聚戶庭也，行臥自如，絕無驚擾，偶投以骨，則羣起而爭，頓形喧擾，此非犬魂純精之實驗乎？不然，魂之在目者，見骨而羨，而在足者，安知骨在而往噬也？或曰：蒼蠅去首而仍飛，毒虺斷身而各活，苟非具有數魂，安能分身而各活？予曰：是不足證，蒼蠅之去首仍飛者，腠理未弛，片時踴躍，而究不能歷久飛舞也；毒虺之斷身各活者，既分二體之後，造物畀以他魂，而二者乃各自游行也。審如是，則畜魂純精之說，似新闢而實至理，雖細微而具真機，既非游移無據之談，何敢任逞臆憑虛之咎？人若重思而尋繹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 一百零四 論畜魂始終

或問魂與畜孰先？曰：畜無魂不能生，不生則無畜，曷先乎魂？則又曰：魂與畜孰永？曰：畜無魂不能覺，不覺則無畜，奚永乎魂？然則魂之始先於畜，而魂之終後於畜乎？曰：是又不然，夫火焚物者也，無物則不焚，不焚則無火，是火也，物也，焚也，不可分焉者也；今魂之於畜，有類乎是，畜魂必知覺，知覺必以身，是魂也，身也，知覺也，不可分焉者也，不可分而乃知魂不先身以生，亦不後身而死，魂之始，即畜之始，魂之終，即畜之終，初無先後之殊。且天下事事物物，有所長，即有所用，從未聞虛生天壤間一無所用者，乃畜魂之爲物，惟爲依附畜身，使之視聽言動，未生畜而先生魂，斯時之魂無所附，即無所用，曷貴先事而圖？畜既

死而魂猶存，斯時之魂無所依，卽無所能，何事永存不滅？況鳥獸魚虫，蠢頑無識，無善可賞，無惡可罰，旣無賞罰之可加，何爲存留於斯世？孰是說也。廣異記載畢杭殺鼠而遇害，前燕錄載慕容皝射兔而墜馬，厚德錄載宋庠渡蟻而登第，此皆附會之詞，不足信也。何則？畜旣死，而魂已滅，又安有復報之一日？或問畜魂果何自而生？曰：魂雖無形，不外乎氣質，旣係氣質，殆亦父母之遺體，其死也無疾病之纏綿，無軀體之朽敗，要惟泯泯滅滅，消歸無何有之鄉。嗟夫！世人不察，以爲畜雖死而魂猶存，或飄蕩於幽冥，或輪迴夫物類，甚謂好殺生者，無論生前身後，必受擊報，某也以屠牛而凶終，某也以嗜鱸而慘死，言者津津聽

者唯唯，直至千百年而執迷不返，亦可慨也夫！

一百零五 巫說

巫覡之術，始於三代，盛行於炎漢。當是時，多以疾病殘廢之人爲之，故荀子有偃巫跛擊之稱。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災，則帥巫而舞雩，恒或疑周禮一書爲漢人僞撰，予初不之信，及觀司巫一職，始歎斯言之不謬。蓋三代聖人設官制治，原以仁義爲本，道德爲宗，而乃以吞刀吐火之妖民，列入國家正典，賢如周公，豈肯爲此？雖然，古之爲巫者，未必皆一無所知，故孔子謂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若今之所謂巫者，曰太卜，曰師娘，曰神婆，曰扎仙，曰跳仙，曰關亡婆，曰看鬼娘，種類



紛歧，稱名徑鄙，而察驗其爲人，要皆愚夫愚婦，不識之無，或求術於父兄，或受法於鄰右，或自爲好事，大言欺人，凡童男幼女，生而異狀，目似重瞳者，尤易欺愚惑衆，以爲斯男也，必能見鬼，斯女也，可以通神，一唱百和，闔里譁傳，若輩乃假飾其音容，故神其氣象，始焉閉目凝神，喃喃誦咒，旣而信口雌黃，任情謬說，謂某鬼在斯，索楮鏹若干，某神在斯，索齋飯若干，與之則人健家安，不與則疾病死亡，無所不至，鄉民無知，堅信不疑，出其數月之糧，質其禦寒之褐，倒篋罄囊，貿貿入市，買香燭，購楮馬，備酒食，訂期指日，邀集朋儕，請巫覡至家，自朝及夕，一日喧闐，將阿堵數千，頃刻歸於烏有，而所謂某鬼某神者，並未一形其效。

吐，此愚人之愚，真可惜也！予猶憶少時，讀書於某姓家，主婦有一少子，年四齡，頗聰慧，婦甚愛之。一日携酒食五六簋，錢四百文，往訊師娘。時予猶未知問鬼之謂何也。尾之行，約三里許，始至其家，見堂上設有觀音像一座。俄頃一老嫗出，訊所從來，婦具答之。嫗令出其酒食，供諸像前，三拜後，長跪不起。嫗乃高聲向像曰：某嫂在此，問其子能生長成人乎？言已，有唧唧數聲，不知其何自來。嫗回首謂婦曰：神已告予，爾子必能長大，惟明年正月間，當以其庚帖來，寄名於神乃可。婦聞言忻甚，取所携酒食及錢盡與之。至明年正月，果如所言，又往祭奠，而酒食酬資，更豐於前，度自是以後，幼子之身，有恃無恐矣，豈知未及二年，

此兒竟死，巫言之不足憑，從可知矣。夫巫之真能通鬼者，不數數覲，其所以揭人隱，知往事者，皆預訊之鄰人，默識於寸衷，及至作法之時，鑿鑿言之，不差累黍；若告之者，故誤其詞，鹿馬混指，則巫必支吾妄應，不合機宜，令旁觀聞之，羣相非笑，不知未通神，而徒事賺財，其害猶淺；既通神而惑人心志，其害更深；吾故謂假巫不可容，而真巫更不可使長也。嗟夫！當今之世，邪說橫行，安得西門豹復生，將天下妖巫，盡投之溝壑，使大道得以廣行而垂久，不亦懿歟？

一百零六 萬國文字同異考

凡人心有所思，而欲出之於口，則有言，言蓋心之聲也；惟言

之爲用，可以致近，而不可以達遠，於是有文字以補言之不足，以之通問訊，道性情，講文學，紀事功，周旋管接，日用尋常，幾無一事不需文字，則文字之於人，其功用亦大矣！夫文字乃人力之所爲，而非出乎天性之同然也；以故地各一方，人各一體，而天下文字，亦因人地以變遷。西人綜核五大洲聲音懸絕，而文義不甚區別者，多至二千餘種；其語言迥不相侔者，亦得七百餘種；若以其彼此相類者統分之，則亞洲得九，歐洲得六，斐洲得五，美洲得三，澳洲得二，凡二十有五；其中有一字成音，一音成意者，如中華、埃及、安南、暹羅等國是；有數字成音，數音成意者，如法、英、俄、奧、意、美、班、葡等國是；有僅以言語相通，而無文字

可紀者，如斐美南境諸番民是；又有以本國之言，音以西國文字者，如印度各小邦是。文字既殊，其繕寫之序，亦因之而異焉。中土文字直書而始於右，滿蒙文字直書而始於左，亞拉皮文，橫書而自右及左，泰西各國橫書而自左及右，古者希臘國文，首尾銜接，甲行自右迄左，乙行由左達右，蜿蜒循環，令人目眩。大抵數字成音者，詞繁而字寡，故西海各國所用惟二十五字，相傳此二十五字者，昉於佛尼西國，厥後迭相倣效，幾遍寰區。吾華人有淺視乎西文者，曰：彼國文字，祇有二十有五，從事於斯，豈不甚易？殊不知字固易知也，而聯爲句，讀則實難，句讀猶易聯也，而融會其意則更難。何則？字雖同而音韻不同，音或同

而文法必不同，意文，法文，音易而法難者也；英文，德文，音難而法易者也；西人生長其地，耳濡目染，非力攻五六年，不能握管，況本非土著之人，而能輕心掉之乎？所可喜者，西文無雅俗之分，筆之於書者，無異出諸於口，一人坐誦，闔坐瞭然，非若華文之邃奧典麗，聞人誦讀，而不能盡知其所指也。今者中外交通，遐邇相接，邦交之雅，極盛一時，而商賈往復，非西文不能通；政事端倪，非西文不能明；太西格致之學，推算之法，軍營之規，機器之緒，皆非西文不能譯其義；吾願諸鉅公，廣延教師，徧設學館，使紳宦子弟，皆得就學西文，而後明洋務者，人才輩出，蒸蒸日上，豈非極盛無倫也哉？

## 一百零七 釋夢

凡人精力疲乏，血氣重滯則睡；睡而酣者，耳無聞，目無見，頽然僵臥，心志昏沉，至其時不自知，亦無所思矣；淺睡不然，靈明雖不能主持其動靜，而髓海之中，時有虛形幻像，往復其間，此夢之所由起也。夫夢之爲類亦夥矣，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云：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箴夢，三曰咸陟。以予觀之，夢之類雖夥，而夢之所由成惟二：一曰外入，二曰內感。外入者神靈所託，鬼祟所投，爲吉爲凶，茲不具論；內感者，生於人之意象，而其所以致之者有四：一曰感觸，人有覆衣於身，

而夢人重抑其軀，力不能支，又有寒侵於足，而夢褰裳涉水，冷氣刺骨；嘗聞某以握髮而眠，遂夢蛇蝎入手，驚竄而醒。某以燈光射目，夢人失火，勢等燎原，此皆有所觸，而夢隨之也。二曰念切：昔孔子志切行道，夢見周公；杜甫詩詠懷人，夢見李白；張敏夢尋高惠，中道而迷；韓愈夢見元協，音塵如接；熱中之士，屢夢彈冠釋褐之榮，嗜利之徒，每夢滿筐盈箱之貨，甚有窮極思慮，文稿未脫，而夢中反能奮筆疾書者，此皆意念切而夢隨之也。三曰氣窒：凡人高枕而臥，其氣偶塞，則易夢，是故手按胸上則易夢，飲食失宜，艱於運化，則易夢，勞乏過甚，營衛難和，則易夢，總之致夢之由，不勝枚舉，而究其故，大抵氣有所塞耳。四曰意



合人當三更巷柝，一枕華胥，昔歎今情，一時並集，當年遊釣之區，宛然再至，曩日悲懽之會，儼若重逢，李青蓮詩人也，而夢遊天姥，宗文少高士也，而臥訪名山。或問夢境之呈，果孰使之然？曰：凡人於思念之後，必有意像留於髓海，歷久不遺，有感始生，人於睡時，髓海之精氣流行，斯意念之前痕偶觸，觸於此而此念生，觸於彼而彼念起，循序相承，音容如昨，此意合之所由成也。周禮所謂六夢三夢之法，舉皆類此。而世之神其說，述其驗，占夢有書，祈夢有時，或襪被而往忠肅之祠，或書籤而粘通衢之壁，憑虛幻妄，何其惑之深，愚之甚也？噫！

### 一百零八 釋魘

說文謂驚夢曰魘，愚謂夢不必驚，凡狂呼起舞手足動行者，皆謂之魘。魘之所以異於他夢者三：夢中之事，多能省記，而魘則茫無端緒，絕不知覺，一異也；夢而呼之，倦眼初開，心神清明，魘而醒之，則驚惶無措，易於殞命，權德輿謂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無非危機，二異也；人當睡夢之時，虛形幻象，往復於心，究其實，則樓閣空中，毫無形迹，魘則不然，時而端坐於床，時而疾行於地，時而詠歌詩什，描繪丹青，三異也。余友某素性謹飭，曾述其少時同學有張生者，每自夢中起，入塾拈毫，草詩詞，撰文，披閱一過，重加改竄，如常課然，既而入室登床，酣睡如故，比醒詰之，絕不記憶，且疑人之給己也；又有李生者，中宵下榻，繞

室狂奔，間或排戶以出，升屋而登其巔，若有寇讐踵其後；又聞某生夜夢驚起，推窗一躍，自上墜下，折其二足；如此者皆魘也。或問人於魘時，耳目之官，不能視聽乎？曰：否。問之而答，授之而受者有之；附耳語之而不答，手近其目而不瞬者亦有之；惟夢寐之間，血氣沉重，五官爲其封錮，雖或聞見，不若寤時之分明耳。又問魘者，雖能動靜言爲，而不能自主，抑又何歟？曰：是亦有說，魘亦夢也，髓海之精氣失，斯靈性之思懷無序，當是時，意象紛馳，思念專一，意象紛，故能指使形骸，驅役手足；思念專，故能窮極穎悟，超越尋常；惟此意象與思念，不能融會貫通，是以既專於一，不能轉念夫他，何異病狂之徒，心神昏憤，欲其行走言

語則可，而欲其知理達義，則不可也。今之歧黃家，言魔之爲疾，皆緣心神怔忡，氣血兩虧，法宜培其虛弱，安其心神，理或然歟？世人不察，目爲妖夢，亦失之遠矣。

一百零九 教瞽食力說

瞽者之苦，盲於目，不盲於心；其手足猶人也，其飲食猶人也，苟不令之自食其力，則斯世生一瞽者，適多游手好閑之人，其日用所需，不幾取有用之金錢，而歸諸無用之地歟？西國於養瞽之法，精益求精，前有人推攷瞽數，約每百萬人中七千七百六十瞽，每百瞽中，生而瞽者三十，因病瞽者七十，於是泰西各國，有養瞽院，其資由捐助而成。近來諸西國知非善策，求一使

瞽自食其力之法，遂教瞽習技藝，其法由美人勘伯述於英京，謂美有教瞽作樂，俾之撫琴者，爰在英之拿握得地方，立一教瞽院，院外設園，有草無樹，令瞽童習行不相觸之法，園外築高土，令不外越，初教之練力，後教以手藝，幼者學編竹籃，壯者學製木器，繼教以讀書，書用字模壓紙凹凸，手捫之即可識字；又教以本國言語，兼通他國之言，並于諸樂器能調和，而又能脩理；近日該院瞽人，出外作事者，年可得資六萬兩，在院之瞽，工作所出，可供院費十分之八。東瀛日本，効法泰西，邇于京都，亦創瞽院，可知良法美意，習而用之，可爲王者增一利益。中國未設養瞽院，凡鄉村鎮市之瞽者，率習算命測字揣骨諸法，或有

學僧道，喃喃梵唄，業此不經之事，似索隱行怪之流，雖自食其力，皆耗民間之財，無益於世。考古者成王之世，矇瞍奏公，朝夕諷誦，故師曠以知音聞；其後師慧師涓，各能獻善於君王。秦漢而下，瞽者半屬無名，而此擿埴索塗冥行瞠目之人，率呼籲俱窮，遁爲無益之事，亦勢之所必然也。今值時和世泰，四海昇平，舉瞽者而涵煦之，導以得爲之事，開以獲益之方，其可招致者，設院以訓迪之，其不願來者，令民間自行習藝，毋作無益如其故違禁令，訪出或告發，照律懲辦，如是則納民於軌物，卽措天下于乂安，一夫無不獲，而萬姓從風，爲民增一食力之道，使瞽者得遂其生長，享無窮之福，豈不懿歟？

一百十 閱書宜知辯理說

大抵閱書如觀劇然，隨目所至，神爲之移，閱聊齋誌異，則怪誕之事，充斥於胸中；閱金瓶梅，則淫蕩之思，萌發於方寸；閱仙真梵佛之書，心爲之迷；閱至正大中之史，志爲之勇，甚矣，習俗可以移人，而卷籍動情，其效尤速也！夫所謂卷籍者，報章其一類也，近數十年來，萬國盛行，靡然一轍：英法俄意荷奧美巴等邦，多至數千餘家，無論工商士庶，若能稍識之無，莫不日購一紙，聊資消遣；至於立論之曲直，述事之真偽，譏評之得失，文詞之雅陋，皆不知辨，要惟渾然茫然，隨所見以易其想像，故同一報也，其宗旨純正者，固可引人於善，其不純正者，反致引人於惡，

誘人於叛，一唱百和，萬口同聲，君不能有其權，而下反得以凌上。今西國頗多民主，世風丕變，密教廣傳，原其初，報章爲之先聲，而考其繼，亦報章爲之媒灼。我中國雖少日報，此弊亦已叢生。最可畏者，閒雜諸書，私行遐邇，媒褻之語，密布城鄉，道家重尙空虛，佛氏遵循六道，其說最不足憑，披讀其書，自當慎所取擇也。若夫諸子百家，爭鳴千古，其立論每多詭譎，求其和平中正，足饜人心者，十不得二三。鸚冠子博辨洪肆，穿鑿頗多；鬼谷子言奇道隘，術無証據；淮南子妄擬天文，語言附會；抱朴子酷信符籙，荒誕不經；管子立論偏歧，絕無妙奧；宋儒專論理學，將神靈主宰之尊，抹煞不齒，而祇以無聲無覺之氣，爲萬靈萬妙。



之根原，人苟思之，曷能信此？清季士子，首重文章，掌故經史之學，皆次之，甚有讀書多載，埋頭几案之間，工書多識，名重一方，而問以萬物之由來，人生之終末，善惡之報應，修省之工夫，真教之所在，皆茫茫然，不知所答。此何以故？祇知讀書，未嘗辨其理也。近今穢褻小說盛行，學子工商，莫不手置一編，隨時閱誦，不久，淫情勃發，越理犯法，風俗爲之蕩然，誠可慨也！竊意閱書，當如觀射，射者多，中者寡，射發由人，是非在我，我不見的，而隨人呼中，直瞽目若矣，烏乎可？是以怪誕之書亦觀，所以廣見聞，非敢信也；二氏之書亦觀，所以闢謬妄，非敢從也；諸子之書亦觀，所以益識見，不盡信也；報章之類必閱，所以知時事，非以爲

信史也；他如文詞詩賦，史乘雜學，皆文人所當知，而孰是孰非，胸有成竹，不可人云亦云，如觀劇之同聲喝彩，洵如是，則閱書能獲實益，不爲書所惑矣。

一百十一 多設公書室議

夫人知理達義，諳事通經，出於天姿者半，出於人力者亦半；人力缺，天姿不能顯其長；天姿少，人力可以補其短；是二者雖貴能兼，而究其實，人力更要於天姿也。所謂人力者何？父訓一也，師教二也，友助三也，博聞四也，廣見五也，閱歷六也，考古七也。七者罕能全備，而誦書可以代之。何則？父訓以忠孝爲先，而見於書者靡窮；師教以文學爲重，而舍書無從進業；友助每在

講論，而書理勝於人言；聞雖博，未必精詳；見雖廣，殊難周徧；閱歷世情，尤易受人欺誦；惟名人載籍，爲能兼擅衆長，其間精理名言，古人往蹟，名山大川，一披閱而恍然在方寸之間，宛若與天下古今，互相對待；由此觀之，文人讀書之益，可勝道哉？古人知其然，萬事先重勤學，周公朝讀百篇，易言多識，往行，董仲舒下帷講誦，目不窺園，劉向專志羣經，晝誦書傳，匡衡鑿壁引光以讀書，孫敬閉門懸梁以阻睡，粵考名儒，大都如是，宜其名聞四海，學富五車，至今思之，猶令人稱羨不置；然其所以能讀書，以其有書故也。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皆藏書之室；南史謂張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釋手；沈約好墳籍，

聚書至萬卷，都下無比；隋有許善心之徒，唐有蔣韋述、李磻、蘇升、田宏正之徒，五代時有羅紹威、師範之徒，宋有沈立初、鄭樵之徒，藏書均夥，史冊留傳，此外鴻儒購書，不惜重值者，不勝枚舉。予亦知古之文獻，少於今日，一卷一軸，非多金不辦，民間寒士，斷不能家置百編，隨時握覽，然其好學之心，殆加於今人一等。今之所謂讀書者，初誦教科書，又繼則學體操、樂歌等類，苟能考得證書文憑，昂然自居民上，而問以史籍、經義、掌故、測算、地理、天文、形性、律法等學，未必盡知也。豈今之人，不愛讀書耶？不愛讀者，固有其人，然大半欲讀書而苦於無書，故不得讀耳。欲出資購買，則高坐臯比，歲得數十金，不足以供事畜，又安能

後口腹而先學問乎？如欲借觀於人，則藏者少，而肯借者更少，終於不讀而已。自予思之，有一法焉，每鄉每邑，以一百或五十人合爲一會，每人出二金，綜計百金，或二百金，可買書籍不少，嗣後歲出一金，逐漸增多，務使架上充斥，十年之後，歲出五百錢，爲易舊求新之費；會中公舉司書二人，首事二人，每至新正，衆人集議，視司事之勤怠，以去留之，一切事宜，均由在會之文士任之；欲閱何書，向司事索取，限一月後歸還，不准污穢遺失，違者，勒令償價，不顧私情；此舉若成，可卜城鄉士子，不數年而學飽胸中，不亦美哉？不亦快哉？

